



READERS

# 读者®

第一次投稿

上班这件事

毕业歌

爱，从头开始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 201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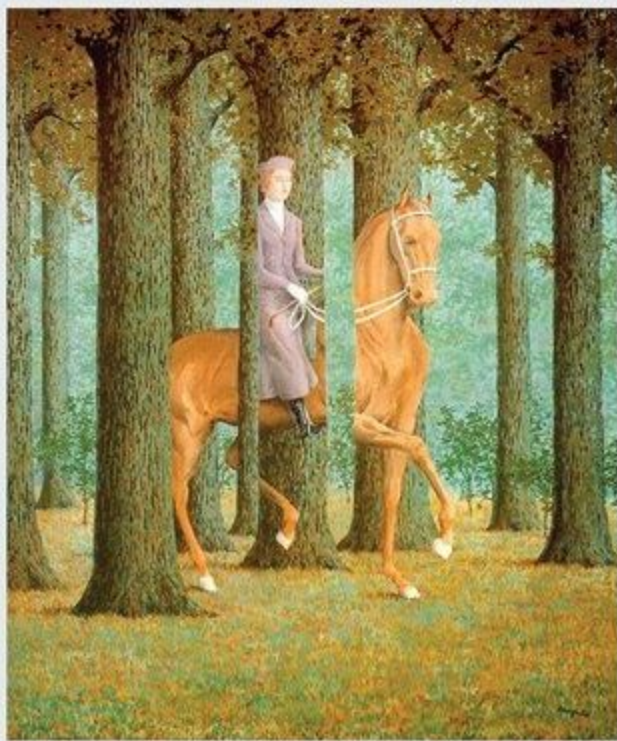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19期 七月下



## 虚幻不实的美

◎林清玄

记得十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住在屏东市一家满是臭虫的旅店。为了看内埔乡稻田的日出，我凌晨四点就从旅店出发，赶到内埔乡时天色还是昏暗的，我就躺在田埂边的草地上等候，没想竟昏沉沉地睡去了，醒来的时候日头已近中天。



《Le Blanc Seing》雷尼·马格利特绘

我捶胸顿足，想到走了一个小时的夜路，难过得眼泪差一点落下来。正当这时，我看到田中的秧苗反射着阳光，田地因干旱而显出的裂纹，连绵到天边，有非常之美，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我立即转悲为喜，感觉到如果能不执着，心境就会美好得多。

这时，一位农夫走来，好意地请我喝水，当他知道我是来看日出的美景时，抬头望着天空出神地说：“如果能下雨，就比日出更美了。”我问他下雨有什么美，他说：“这里闹干旱已经两个月了，没有下过一滴雨——日出有什么好呢？”我听了心里一惊，非常惭愧，以一种悔罪的心情看着天空的烈日，很能感受到农夫的忧伤。

后来，我和农夫一起向天空祈求下雨，我深切地感悟到：离开真实的生活，世间一切的美都显得虚幻不实。

（林冬冬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心有欢喜过生活》一书）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陈天竺

编辑 贾 真 李 霞 李秀娟

孙烈举 蔡 喆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14期

文苑

【卷首语】 1 / 虚幻不实的美 林清玄

【文苑】 4 / 第一次投稿 陈忠实

6 / 诗二首 卢齐安·布拉加 木 心

22 / 补鞋能补出的幸福 李 娟

28 / 不要取媚于世 林语堂

32 / 钓鱼 北 岛

44 / 猎人们 朱天心

54 / 毕业歌 肖复兴

【书林一叶】 46 / 关于打架的记忆碎片 张立宪

人物

【人物】 30 / 金克木先生的“独奏” 钱文忠

68 / 一个王朝的挽幛 吴光辉

【名人轶事】 10 / 不约大醉侠 三 毛

20 / 启功的问与不问 倪西赞

48 / 两回事 邓清波

社会

【杂谈随感】 7 / 自由和秩序 悉达多

8 / 上班这件事 伊 北

14 / 人为什么会恐惧自由 吕 峥

16 / 餐厅如剧场 梁文道

21 / 如此逆境之痛 陈文茜

37 / 恨铁不成钢 刘荒田

43 / 哲思录 顾 城

【话 题】 40 / 通缩与通胀，对你影响有几何 刘植荣

【社会之窗】 50 / 中国人网购的7个真相 王 鑫

人生

【人世间】 34 / 两万个穷孩子的“富爸爸” 陈 墨

【人生之旅】 18 / 多年以后 袁山山

26 / 一直在这里等你 徐海鹰

【婚姻家庭】 57 / 女人发火时，男人该怎么办 村上春树

【两代之间】 11 / 我的三毛是“纸人” 缪进兰

15 / 父亲的严厉 莫 言

56 / 爱，从头开始 野 兔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mailto: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mailto: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总第619期) 七月(下)

人生

【青年一代】 12 / 像我那样傻的孩子 和菜头

生活

【心理人生】 53 / 优势谈判 罗杰·道森

【理财】 62 / 懂得存钱 大塚寿

【经营之道】 63 / 钱心跟着人心走 冯仑

【生活之友】 36 / 找一个迷人的理由 丹尼斯·魏特利

文明

【在海外】 60 / 狱友记 克里斯托弗·奥康纳

64 /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张佳玮

【风情录】 67 / 不能忘记的书店 詹宏志

【科海览胜】 66 / “虚拟现实”其实可以很务实 王飞跃

【趣味科学】 71 / 紫色为什么成了王室专用色 蕙子

【文化茶座】 52 / 桌与案 马未都

悦读

【幽默小品】 45 / 还有一半的路程 道格·李普曼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24 / 人生不过是一个梦 Ali Jardine

【话与画】 58 / 书香海报

点滴

【意林】 29 / 老辣 刘墉

29 / 火气 李碧华

29 / 痴绝 蒋勋

29 / 真爱 张亚凌

【点滴】 31 / 君子之争 王鼎钧

33 / 理发的故事 尤今

42 / 信任 陈丹燕

49 / 耳醒之地 韩少功

51 / 万能中介

70 / 鸟窝 戴文采

互动

【互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38)

艺术

【封面】 绚烂(摄影作品)





# 第一次投稿

◎ 陈忠实



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顶奢侈的时候是买一点儿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唯有冬来防寒的一顶单帽，是出自现代化纺织机械的棉布制品。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于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抵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

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我却喜欢文学了；而喜欢文学，在一般同学的眼里，往往被看作是极浪漫的人的极富浪漫色彩的事。

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姓车，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第一次作文课，他让学生们自拟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我以前从未遇过的新鲜事。我喜欢文学，却讨厌作文。诸如《我的家庭》《寒假（或暑假）里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些题目，从小学写到中学，我是越写越烦了，越写越找不出“有意义的一天”了。新来的车老师让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有兴趣了，来劲儿了，就把过去写在小本上的两首诗翻出来，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我第一次感到了对作文的兴趣，写作文不再是活受罪。

我萌生了企盼，企盼尽快发回作文本来，我自以为那两首诗是杰出的，会让老师震一下的。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表扬，更没有被当作范

文在全班宣读。我企盼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而且我感觉机会正朝我走来。

车老师抱着厚厚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我的心无端慌乱地跳起来。然而四十五分钟过去，要宣读的范文宣读了，甚至连某个同学作文里一两个生动的句子也被摘引出来表扬了，那些令人发笑的错句、病句以及因为一个错别字而致使语句含义全变的笑料也被点出来，终究没有提及我的那两首诗，我的心里寂寒起来。离下课只剩下几分钟时，作文本发到了我的手中。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车老师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倒有不少好话，而末尾却加上一句：“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

我愈想愈觉得不是味儿，愈觉不是味儿愈不能忍受。况且，车老师给我的作文没有打





分！我觉得受了屈辱。我拒绝了同桌以及其他同学伸手要交换看作文的要求。好不容易挨到下课，我拿着作文本赶到车老师的房子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获准进屋后，我看见车老师正在木架上的脸盆里洗手。他偏过头问：“什么事？”

我扬起作文本，说：“我想问问，你给我的评语是什么意思？”

车老师扔下毛巾，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说：“那意思很明白。”

我把作文本摊开在桌子上，指着评语末尾的那句话：“这‘要自己独立写作’我不明白，请你解释一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独立写作。”

“那……这诗不是我写的？是抄别人的？”

“我没有这样说。”

“可你的评语这样子写了！”

他瞅着我，冷峻的眼神里有自以为是的得意，也有对我的轻蔑和嘲弄，更混合着被冒犯了的愠怒。他喷出一口烟，终于下定决心说：“也可以这么看。”

我急了：“凭什么说我抄别人的？”

他冷静地说：“不需要凭证。”

我气得说不出话……

他悠悠地抽烟，说：“你不要凭证就可以这样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歌……”

我突然想到我的粗布衣裤的丑笨，想到我和那些上不起

伙的乡村学生围蹲在开水龙头旁边时的窝囊……凭这些就瞧不起我吗？凭这些就判断我不能写出两首诗来吗？我失控了，一把从作文本上撕下那两首诗，再撕下他用红色墨水写下的评语。在要朝他摔出去的一刹那，我看见一双震怒得可怕的眼睛。我的心猛烈一颤，就把那些纸用双手一揉，塞到衣袋里去了，然后一转身，不辞而别。

我躺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属于我的这一块床板是光的，没有褥子也没有床单，仅有的是头下枕着的一卷被子，晚上，我是铺一半再盖一半的。我已经做好了接受开除的思想准备。这样受罪的念书生活再加上屈辱，我已不再留恋。

晚自习开始了，我摊开了书本和作业本，却做不出一道习题来，捏着笔，盯着桌面，我不知做这些习题还有什么用。由于这件事，期末我的操行等级降到了“乙”。

打这以后，车老师的语文课上，我对于他的提问从不举手，他也不点名要我回答问题，在校园里或校外碰见时，我就远远地避开。

又一次作文课，又一次自选作文。我写下一篇小说——《桃园风波》，竟有三四千字，这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取材于我们村子里果园入社时发生的一些事。随之又是作文评讲，车老师仍然没有提到我的作文，于好于劣都不曾提及，我心里的火死灰复燃。作文本发下来，我翻到末尾的评语栏，见连篇的好话竟然写

满两页作文纸，最后的得分栏里，有一个神采飞扬的“5”，在“5”的右上方，又加了一个“+”号——这就是说，比满分还要满了！

既然有如此好的评语和如此的高分，为什么评讲时不提我一句呢？他大约意识到小视“乡下人”的难堪了，我这么猜想，心里也就膨胀了，充满了愉悦和报复后的快感——这下该可以证明前头那场是说不清的冤案了吧？

僵局继续着。

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是夜间降落的，校园里一片白。早操临时被取消，改为扫雪，我们班清扫西边的篮球场，雪底下竟是干燥的沙土。我正扫着，有人拍我的肩膀，我一扬头——是车老师，他笑着。在我看来，他笑得很不自然。他说：“跟我到语文教研室去一下。”我心里疑虑重重：又有什么麻烦了？

走出篮球场，车老师就把一只胳膊搭到我肩上了，我的心猛地一震，慌得手足无措了。那只胳膊从我的右肩绕过脖颈，搂住我的左肩。这样一个超级亲昵友好的举动，顿时冰释了我心头的疑虑，却更使我局促不安。

走进教研室，见里面坐着两位老师，一男一女。车老师说：“‘二两壶’‘钱串子’来了。”两位老师看看我，哈哈笑了。我不知所以，脸上发烧。“二两壶”和“钱串子”是最近一次作文里我的又一篇小说中两个人物的绰号。我当时顶崇拜赵树理，他小说的人





## 诗二首

忧 郁

●〔罗马尼亚〕卢齐安·布拉加

◎高 兴译

流浪的风擦着窗上  
 冰冷冷的泪。雨在飘落。  
 莫名的惆怅阵阵袭来，  
 但所有我感到的痛苦  
 不在心田，  
 不在胸膛，  
 而在那流淌不息的雨滴  
 里。  
 嫁接在我生命中的无垠的  
 世界，  
 用秋天和秋天的夜晚，  
 伤口般刺痛着我。

白云晃动着丰满的乳房向  
山中飞去。

而雨在飘落。

（优 优摘自花城出版社  
《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一书）

梦中赛马

●木 心

成名，好像梦中赛马  
 再要无名已经不可能了  
 回想过去的三十年、四十  
 年  
 每秒钟穷困，每步路潦倒

阴霾长街，小食铺  
 几个难友用一只酒碗轮流  
 喝

那种斯文，那种顾盼自雄  
 屡败，屡战，前途茫茫光  
 明

每秒钟、每步路都穷困潦  
倒

三十年、四十年过去了  
 成名，好像梦中赛马  
 再要隐姓埋名已经不可能  
 了

（岸芷汀兰摘自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云雀叫了一整天》  
 一书）

物都有外号，极有趣，我总是  
记不住人物的名字而能记住外  
号，于是我也给我故事里的人  
物用上外号了。

车老师从他的抽屉里取出  
我的作文本，告诉我，市里要  
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中学  
要选送两篇。本校已评选出两  
篇来，一篇是议论文，初三的  
一位同学写的，另一篇就是  
我的作文《堤》了。

啊！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知  
该说什么了。

“我已经把错别字改正了，  
有些句子也修改了。”车老师  
说，“你看看，修改得合适不  
合适？”说着他又搂住我的肩  
头，搂得离他更近了，指着  
被他修改过的字句一一征询  
我的意见。我连忙点头，说修  
改得都很合适。其实，我连一  
句也没听清楚。

他说：“你如果同意我的修  
改，就把它另外抄写一遍，  
周六以前交给我。”

我点点头，准备走了。

他又说：“我想把这篇作  
品投给《延河》。你知道《延  
河》杂志吗？我看你的字儿不  
太硬气，学习也忙，就由我来  
抄写投寄吧。”

我那时还不知道投稿，第  
一次听说了《延河》。多年以  
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  
的大门并且在《延河》上发表  
作品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  
地想到车老师曾为我抄写并  
投寄的第一篇稿。

这天傍晚，住宿的同学有  
的活跃在操场上，有的遛大街  
去了，教室里只有三五个死  
学习的女生。我破例坐在书桌  
前，摊开了作文本和车老师送  
给我的一沓稿纸，心里怎么也  
平静不下来。我感到愧疚，想  
哭，却又说不清是什么情绪。

第二天的语文课，车老师  
的课前提问一提出，我就举起  
了左手——为了我可憎的狭隘  
而举起了忏悔的手，向车老师

投诚……他一眼就看见了，欣  
喜地指定我回答。我站起来  
后，却说不出话来，喉头像塞  
了棉花似的。主动举手而又回  
答不出来，后排的同学哄笑起  
来，我窘急中涌出眼泪来……

我上到初三时，转学了。  
暑假办理转学手续时，车老师  
探家尚未回校。后来，当我再  
探问车老师的所在时，只听说  
他早调回甘肃了。当我在报纸  
上发表处女作的时候，我想  
到了车老师，觉得应该寄一份  
报纸给他，去慰藉被我冒犯过  
的那颗美好的心！当我的第一  
本小说集出版，我在开列给朋  
友们赠书的名单时又想到车  
老师，终不得音讯，这债就依  
然拖欠着。

经过多少年，不知我的车  
老师尚在人间否？我却忘不了  
那淳厚的陇东口音……

（安格尔摘自时代文艺出版  
社《生命对我足够深情》一  
书，刘程民图）





# 自由和秩序

◎ 悉达多

伟光家里有三个哥哥和东南亚面积最大的甘蔗林，偌大的别墅里住着一家十几口人。虽然客居海外，但家里还保留着潮汕人的传统，进门烧香是免不了的，家规更是请著名书法家写好了挂在中堂。

伟光小时候有一次从外面玩耍回来，迟了10分钟进门，一家人已经坐在桌前准备用餐，但因为少了他，没人拿起筷子。饭桌上母亲的脸色有些沉重，大哥安静地站起来，走向伟光，轻轻地吐出一个词：“跪下！”从进门就满脸煞白的伟光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板上。

二哥从桌子另一边绕过来，拿出一根甘蔗，还有一根通火炉的铁条，对他说：“选吧！甘蔗10下，铁条一下。”伟光虽然年纪小，但他能领会其中的差别：10下虽然肉体伤害轻，但持续时间长，还要自己一下下数出来，明显羞辱程度更高；铁条那一下之后有可能一个星期不能出去玩耍，但能彰显男子汉的气概，而且速战速决，这从来就是他的风格。

“铁条！”伟光低着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吐出这两个字，然后稍微抬头偷瞄了母亲一眼。母亲穿着一件定制的香云纱裙，素雅之余更映衬出一脸庄严。从进门开始，她的目光从未离开过伟光，眼神里没有责备，反而有一丝慈悲。有时候伟光觉得墙上的家规只是摆设，面前坐着的才是活生生的。

三哥在四兄弟里个子最高，也最孔武有力，他把椅子往后一推，大步走了过来，接过二哥手中的铁条，举到一定高度，准备挥舞下去。

伟光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之前无数次挨打的情景。从后脑勺开始，三个哥哥时不时就拍他一下，让他总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说做什么都是不对的，而有时夜里12点在床上睡觉，突然就被三哥揪着耳朵，整个人提溜起来做作业。这种骤然而至的暴力让他从小就学会了小心翼翼地配合别人。在学校，他也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从不得罪任何人，但跟每个人都保持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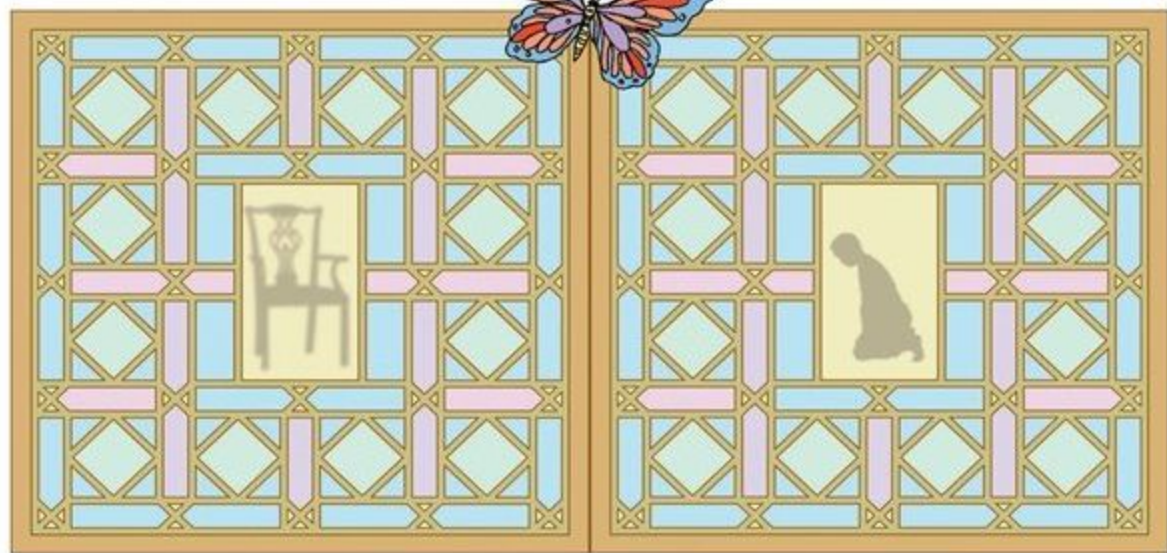
三哥看了母亲一眼，母亲还是一声不吭，但眼神告诉他可以开始了，于是铁条向下抡去，直击背部。伟光本想叫喊，可是这股力量太过强大，连声音都被敲碎，堵在了喉咙里；眼泪也没有顺理成章地流下来，而是封存在了眼睛里。

20年过去，伟光的眼泪再也没有流出来过。尽管从事艺术创作，他的油画和装置作品在全世界展览过，但他内心的小孩却永远封存在了那一刻，以一种跪下来的姿势。

“祠堂”是他最新的艺术装置，他想在一种无比坚实的确定性里寻找不确定性。美术馆墙上挂满了他从南方各地搜集而来的祠堂牌匾，它们不规则地摆放着，有点像俄罗斯积木，每一块都代表一座被拆毁的祠堂和一个消散在历史尘烟中的家族。

有一次去澡堂洗澡，伟光脱下了衣服，我看见他的左臂上文着“秩序”，右臂上文着“自由”。他说这两股力量一直在他的身体内打架，告诉他活着的意义。

（余娟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8期，杜凤宝图）







## 上班这件事

●伊 北

上班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它多少有些像旧式婚姻，明明谈不上喜欢，但还是得长相厮守。寻常白领，朝九晚五是定规，只是，九点上班，对于住得远的人来说，意味着六七点就要起床。早起太难，闹钟狂作，人如大梦初醒，于床榻辗转，终究不得不蓬头垢面地坐起，短时间内，必须完成洗漱、如厕、用餐，讲究点的职场女性，还需留出时间描眉画眼——上班是去做事、做人，面目憔悴如黄脸婆，不适宜在办公室出现。因此，女人往往比男人起得更早。夏天还好，而冬天早晨五六点钟出门，晚上七八点钟归家，真正应了“披星戴月”四个字，上下班都显得有些凄凉。

上班的路不好走，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场征途。面目黧黑，神情憔悴，步履匆匆，公交站、地铁站上，一群一簇，好像工蚁、工蜂，但求上车。上班族赶时间，赶得心急如焚，广州人喝早茶那类悠闲与他

们是不相干的，地铁站里拥挤的队伍，让人望而生畏。车来了，下的少，上的多，但还是得往上挤。好不容易上了车，免不了皮贴皮、肉贴肉，一车人仿佛一听巨大的午餐肉罐头。挤得密的时候，时间仿佛静止了，没人上车，没人下车，没人说话，没人大声喘息，每个人都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扎根，任凭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终于，有人被挤得嗷嗷叫了，“我的腿”“我的腰”“我的肚子”“我的妈”……脾气不好的吵起来，那真是急火攻心，什么难听话都说得出来。地铁虽挤，好在按时按点，如开车出行，遇着早高峰，堵车基本难免，若再加上天阴下雨，路面湿滑，道路几乎像个中风病人。交管部门动用全部力量，指挥、疏通、协调，可全没用，因为“路栓”太多，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上班迟到、缺勤不是闹着玩的，一说扣钱，人人神经紧绷。

上班偶尔是吃不上早饭的，可一旦忙起来，午饭谁又能保证呢？白领上班，大多是直接切入主题，进了办公室，大脑就必须保持高速运转，只要不是临产的孕妇，必须面对电脑辐射，做得不好，还得承受老板的责骂。偶有应酬，胃和肝需要遭受二手烟和酒精的折磨。上班对心理的考验从来不小，即便你坐着读书看报，假装没事，可随时随地都需要动脑子，即便眼不观六路，耳也要听八方：越是没事的地方，越充满杀机，闲适的地方人际关系更复杂，每张报纸后头的眼睛，都在滴溜溜转。轻松的工作，体现不出成绩，谁上来，谁下去，就成了大学问，不修成千年的狐狸，没法在职场立足。因此，无论是繁忙还是轻松，上班，除了做事，更在做人。老板、上司，需要仔细应对，他们是你的生活来源、衣食父母；对同事、对下属，你同样不能掉以轻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集体里的每个人都各司其职，随时都能上演一出宫斗戏。对外则更不能大意，无论甲方、乙方，只有合作愉





快、各取所需，才能皆大欢喜，这需要历练，需要智慧。因此，班上得好的人，处事能力占三成，处世能力占七成，你得了悟上班哲学，它与中国人做人的哲学相通，归根到底一句话：小心驶得万年船。

普通白领痛恨上班，上班对他们是身心压迫——给别人打工，自己拿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但为了糊口，为了父母、爱人、孩子，却不得不硬着头皮一天天做下去。成功人士热爱上班，上班带给他们人生价值和幸福感，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工作狂，自己做，也迫使别人做。下班了还不走，拉长时间一直做，便成了加班。偏偏成功人士多喜欢标榜：我总能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可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早就全面攻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全部快乐就在于——工作。亚洲职场流行加班，下了班，老板端坐着，一杯咖啡摆在眼前，一副要打持久战的架势，普通职员在侧，尽管已如坐针毡，但还是得勉为其难地仰人鼻息——比老板先走，不但是大不敬，还是自己不认真工作的证明，枪打出头鸟，不冒险为上。西方人不理解东方人的加班文化，认为加班不应该，加了班不给加班费更不应该。直线条思维的西方人，竟不明白，“平等”二字，在一个组织机构里，原本就不存在——下级对上级，服从是天职，何况还有愿意拍马屁的呢。

日本企业的加班文化在全世界闻名，日本男人的下班时间晚得吓人，下了班，还要去应酬——喝酒，侃大山，唱歌……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在一个团体中，你不但得做好本职工作，还得与群众打成一片，真累！可久而久之，竟成自然。灯火阑珊，努力加班。夫妻之间也形成默契，日本太太在家上班，据说她们不期待丈夫早回家，丈夫夜里十二点前回来，她们反倒诧异、慌张，生怕丈夫工作得不够努力。这是夫妻之间的配合，男主外，女主内，为家庭负责。日本男人往往在退休后，彻底“下班”。“熟年离婚”在日本大行其道，原因很简单，丈夫退休了整天在家，妻子不适应，两人无法磨合，最终离婚——上了一辈子的班，该是各自休息取乐的时候了。

上班也有上班的好处。如果没有能力开创

事业，上班也不失为认真生活的好办法。上班可以扩大社交圈，昨晚的狗血电视剧、忽而暴涨忽而暴跌的股票、某个明星扑朔迷离的恋情、欧洲某国人宁愿破产也不愿努力工作……只要有话题，就可以在上班过程中，见缝插针地与同事交流。办公室是八卦的集散地，不愁没有知音。

上班可以赚钱，还可以节省能源，尽管工作地方的网速总是比家里的慢。上班方便收快递，中午有人一起边吃边聊，同事之间，不管真的假的，哪怕是逢场作戏也能给人营造出一种假象——你和大家是一起的。过生日，同事帮着吹蜡烛；遭蚊虫叮咬，总有人雪中送炭递来风油精；手割破了，手机没电了……创可贴、充电器、数据线……总会不失时机地出现，还有偶尔为之的旅行、聚餐……

人是群居动物，上班为人提供了最佳的群居理由，那些稀薄的暖意，尽管不治本，但还能治治标，给你一些心灵的按摩，是不错的保健。上惯了班的人突然没班上，会感到恐惧。年轻时失业，失去的是每个月固定会来的钞票，生存压力让你焦虑；退休后回家，失去的是每天都去的地方，习惯被打破，不再被需要，让人烦闷。位高权重者尤其不能忍受退休，上班带给他们的辉煌，随着彻底下班而一夜逝去——曾经是众星捧月，转眼成为一轮孤独的月亮，多少有些凄凉。可铁打的职场流水的职员，谁都有不再上班的时候。过去街上有人卖小松鼠，装在一个圆形的铁笼子里，松鼠一跑，笼子跟着转，永无尽头，看得人哈哈大笑。可对松鼠来说，却是西西弗斯般的永恒奋斗，颇有些滑稽、悲壮。上班，其实与松鼠跑笼异曲同工，和婚姻一样，都不是人的天性里必要的东西，可有了它，人多少觉得安全些。人生本苦，一叶障目固然可悲，可有上班这事挡一挡，一天八小时，我们就可以忙忙碌碌、浑水摸鱼地过去了。上班之于我们，就好比在悬崖间走钢索的人手上的那根平衡竿，我们借着它，摇摇晃晃，带着喜乐悲欢，从这头，战战兢兢，走去那头。

（筱竹摘自《散文》2016年第5期，本刊有删节，黎青图）





## 不约大醉侠 ●三毛

如果说，朋友的来去，全靠缘分，那么今生最没有一丝强求意味的朋友，就算蔡志忠了。

当蔡志忠还在做大醉侠的时候，我们曾经因为一场机缘，在电话里讲过一次话。那次是蔡志忠打电话找人，我代接了，他叫我也一同去吃晚饭，说是他请客。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天我没有时间去，对于这位漫画家，就此缘慳一面。

虽然彼此拥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可是谁也没有刻意想去认识对方。总认为：该来的朋友，时间到了自然而然；该去的朋友，如果勉强得吃力，不如算了。

抱着这种“无为而治”的心情去对待人际关系，发觉那是再好不过的。不执着于任何人与事，反倒放心。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有时翻到蔡志忠的漫画，就看看，想到某年某月某一天，曾经跟这位作者通过话，心里很快乐。

去年，蔡志忠的漫画书《自然的箫声——庄子说》悄

悄地跑到我的书架上来。在封面上，蔡志忠画了一张漫画，又写了：“请三毛多……指教。”发现他用这种漫画形式表现我挚爱的哲人，先是一喜；再看见这么谦虚又极有趣的“多……指教”，心里感动。

打了电话去谢蔡志忠，那是第二次跟他讲话。最后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绝对不刻意约定时间、地点见面，一定不约，只看缘分。”

就此真的没有约过。

约的就是——不约。

没过几天，我回家，母亲奔出来迎接，像孩子一般喊着：“快来看，蔡志忠请人送



来一个好古怪的坛子，还附带送来了一大把长长的树枝。妈妈是看不懂，不过你一定喜欢的。”我往餐厅跑去，桌上放的，正是一只我深深喜爱的老瓮，不是普通的那种。我绕着它看了个够，惊叹一声：“哦，窖变！”妈妈说：“这只坛子扭来扭去的，一定不是平凡的东西，你说呢？”

我对妈妈一笑，说：“从此以后，当心小偷！”说完冲去打电话给蔡志忠，说不出有多感谢。他那边，淡淡的，只说：“喜欢就好。”

当我们全家人都欣赏过这只带给我巨大快乐的瓮时，还是没有见到送瓮的主人。

直到插在瓮里的那一丛银杏已经开始发芽的时候，我都没有再打电话去骚扰这位忙碌的画家。那时候，他的《列子说》也开始在《皇冠》上连载了。我当心地守住双方的约定——随缘。

一天，我有事到皇冠艺文中心去。由四楼下来时，想到画廊就在三楼，于是顺路下去看看有什么展出。当我跨进画廊时，见那个能干的黄慈美经理背对入口坐着，她正跟一个头发长长的青年很专心地说话。

我看了一眼那个青年，发觉眼前的人正是蔡志忠。而他，也突然看见我，两个人同时跳了起来。我尖叫一声他的名字，用手向他一指，好似正要出招，而人还悬在半空中。就在同时，听见另一声惨叫。那个背对我而坐的黄慈美，受意外惊吓，人先往后倒去，紧接着再扑向桌前，捂住胸口，



我丈夫从事诉讼类职业，他跟字打了一辈子交道。我女儿三毛跟她父亲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

以前她写作，总是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写。我这当妈妈的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见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

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然的眼神来回应我。夜间她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她旅行回来，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变得很不好，突然又发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却在一个半月里写出了17篇文章，变成了完全不讲一句话的人。她不讲话叫人焦急，可是她文章里又都是对话。

等到她终于开“金口”了，却是在我身上找资料。什么上海的弄呀、舞厅呀、跑马场呀，法租界和英租界隔多远呀，梅兰芳在哪里唱戏呀……不厌其详地问个不休。我

眼看就要被吓昏过去。

我无法向黄慈美解释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她不知道蔡志忠和我，讲好了是只碰不约的。这一回，老天叫我们不期而遇，我那个尖叫，出于自然，而且是漫画式的。

蔡志忠和我见面，加上黄慈美的居中大惊，使我笑痛了全身。漫画大师的出场，笔墨



## 我的三毛是“纸人”

◎ 缪进兰

随便回答，她马上抓住我的错误。对于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甚至问我洞房花烛夜时是什么心情。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放弃人生乐趣，就钻到写字这种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可是她那颠颠倒倒的生活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写了，她反问我：“那我用什么疗饥？”天晓得，她吃的饭都是我给她弄的。她总是

无以形容，只有漫画能够画出那种效果。

前几天，为了蔡志忠的画和我的儿童诗配合展出，我去了一次他的工作室。在那品位和格调都跟我个人家居布置十分接近的房子里，我悄悄地观察了一下，发觉蔡志忠将他最好的一只瓮送给了我。

这一来，对于他的慷慨，

胡乱找个理由来搪塞我。有时候她也叫“不写了，不写了”，这种话就如“狼来了！狼来了”，她不写，很不快乐，叫了一个星期，把门砰地一关，又去埋头写文章。

那年她肌腱发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哭了一次。医生说：“从此不可伏案。”她说：“只有写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发狂的痛。”她一字一痛地写，一放下笔就躺下沉默不语，说：“痛得不能专心看书了，只有写，才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个半月写的17篇文章，就是痛出来的成绩。

我的朋友们对我说：“你的女儿搬回来跟你们同住，好福气呀。”我当时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的文章里，什么都看得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我晓得，除非我飞到她的文章里也去变成纸，否则她看见的还只是我的“背影”。

（天堂飘雪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我有话要说》一书，苑明琨图）

我又感激又愧疚。这位朋友，当是我的好榜样。

虽然这么说，这只美瓮，我还是当成性命一样珍爱着，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学蔡志忠，将它送给任何人。

蔡志忠，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田文英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的宝贝》一书）



网上流传一份儿童日程表，制作者是一位毕业于北大的母亲。每周7天，天天晚上11点睡，早上5点起，所有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我试着想找一下玩耍的时间，在那张表里并没有任何体现。据那位母亲说，现在让孩子辛苦一点，为的是将来孩子能过得轻松一些。

有位母亲反问我：“什么是玩？难道学习就不是玩？”吓得我立即回想了一下自己认为是玩的项目，结果里面并不包括学英文、学拉丁舞、学演奏乐器。

我反问她：“如果这是玩的话，为什么你自己不去？”

她很骄傲地回答我说，她参加了她儿子的亲子学习班，一起学习了英文、绘画，觉得非常快乐。于是，我不得不撕

破脸皮，问了一个问题：“你也一天花16个小时学习这些东西？”她终于对我绝望，回了一句：“好吧，你赢了。”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什么才是玩？

美国脱口秀大师乔治·克林给过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给那个该死的孩子一根该死的棍子，让他站在该死的泥地里。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童年，简直是一模一样。时至今日，我并没有显示出智商衰退的任何迹象。在我看来，这跟我童年整天拿着根棍子站在泥地里有很大的关系。

我的英文还算不错，和朋友出国旅行，一般都靠我问路、点菜。

而我没有在小学时上过英文班，事实上，我对英文的兴

趣是从高中才开始的，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才开始正式学习英文。

说到我的口语，全靠英语角和盗版DVD。如今我也可以坦然承认，我去英语角并非为了提升口语能力，主要是为了泡妞。妞没有泡到，但是口语练成了。

我的美术素养也还成，但我没有上过一天美术课。

我的阅读量不错，还能写书评，很多人看了还很喜欢呢。可我依然没有上过任何文学欣赏课。

在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读一切可以读的文字。从四大名著到地摊文学，我不加任何区别地阅读。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小黄书”里面的一句描写：“在冬夜里，那撕裂棉质内裤的声音在风中瑟瑟发抖。”我觉得很

## 像我那样傻的孩子

●和菜头







生动，并运用到了很多文章里，只是绝大多数人看不出来而已。任何文艺理论书，都不会教你这种生动的写法，不会教你如何让人在阅读里感觉到欢欣和震撼。

我没有上过钢琴课、小提琴课，而我在很多女孩子的客厅里喝着茶，听她们演奏这些复杂的乐器。但我听得出，很少人能处理对节奏和停顿，更少人能演奏出她们对乐器的喜爱。

刚刚去世的葛存壮老爷子曾经教导儿子葛优说：“如果真心喜欢音乐，吹口哨都可以。”

我有生以来玩乐器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春天的河边，嫩而薄的柳叶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放在唇边足够吹出宫商角徵羽。

### 三

我不认为我在以上各项做得有多强，但我也要老实说，自己比许多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的人强很多。

更重要的是，我比他们有趣得多。我的人生未必比他们成功，但我的人生算得上自在而有趣。

在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的家教非常简单：

1. 每天 21:00 之前回家。
2. 保证学习成绩，其他的事自己安排。
3. 不准撒谎。
4. 说过的话要做到，答应的事要做到。
5. 买书不限预算。
6. 别跟烂人混，和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

7. 自己惹的麻烦，自己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再找家长。

也许还有别的几条，但是大概就是以上几点。许多今天看起来了不得的儿童教育，在我家都非常简单。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可以读的书很少，每天只能翻阅《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过瘾。有天在报纸上看到抗日战争专题，说日本人在中国传播梅毒。

我拿着报纸去问我父亲：“什么是‘梅毒’？”父亲看了我一眼，告诉我说：“梅毒是一种性病，通过性交传染。”我脑袋里嗡了一下，还没来得及想“你怎么可以这么跟我这样纯真的儿童说话”，他又扔过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来，让我自己去翻有关性病的章节。

相反的是，当我问起彩虹的原理时，我父亲专门去打了一脸盆自来水，将一面镜子斜插入水面，让阳光经过镜子和水形成的三棱镜，在墙上打出一道人造彩虹来，然后跟我讲光的构成和折射的原理。

对于世界是什么、世间万物如何运转，我们家非常乐意在上面花时间帮我理解，并且努力将其做成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上大学之后，发现“流体力学”让无数同学头痛不已，但我只需要回忆一下当年和父亲一起制作各种纸飞机并试飞的N个下午，哪怕我并不知道如何推导，我也知道正确答案的方向。

直到今天，我都不觉得我

是个聪明人。从童年开始，我就是个傻孩子。但是，我有足够时间一个人拿着根棍子，站在泥地里，想着去做点什么有趣的事情，学会了和自己相处。

同时，我的父母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把我扔给兴趣班老师就撒手不管，他们激发了我对阅读和外部世界的兴趣，尽管方法可能简单粗暴，但我就像一颗种子，在合适的土壤里，会自行生长。

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对我实施精细化管理。我们家的家规大而化之，简单讲，出发点只是为了避免我成为一个小流氓，避免我对自己不负责任。

在这种相对消极的管理方式下，我获得了一种相对积极的人生。而且，我心中始终保有对世界的好奇心，这让我可以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游荡。

### 四

我并不是说北大毕业的那位母亲的教育方式不好，李嘉诚也需要一个这样经过精英化教育成长起来的孩子当秘书、做高管、翻译文件，闲暇时来一段肖邦的钢琴曲养神助兴下红酒。

可对于我这样的傻孩子而言，拿着一根棍子，站在泥地里，可能更加称心如意。我没有比较的意思，只是说这里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在这种可能里，一个傻孩子每天能睡足9小时。

（夏素红摘自微信公众号“槽边往事”，李小光图）





●  
吕  
峥



## 人为什么会恐惧自由

我看过一部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房间》。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乔伊的女孩被变态者诱骗，她被囚禁在一间十平方米带密码锁的房子里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她遭到强奸，生下了儿子杰克。杰克长到五岁都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不知道落在天窗上的枯叶是什么东西，分不清电视里真人和动画之间的区别——乔伊无时无刻不想挣脱牢笼，但她却给儿子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童话，使其幸福快乐地成长。

但一次停电促使乔伊下定

决心自救。她先后让杰克装病、装死，试图骗过来探视他们的变态者。然而，杰克非常恐惧，不愿合作。于是乔伊亲手粉碎了由她缔造的童话故事，告诉儿子墙外的世界很精彩，以此引导他对自由的向往。可惜结果不尽如人意。杰克陷入巨大的恐慌，不相信一墙之隔的那个世界是真实的，一口一个“不可能”，甚至说乔伊是“骗子”。

乔伊很痛苦，把自己被拐的经历讲了出来，谁知儿子怒吼说“这个故事太无聊”；乔伊又说“你已经五岁了，应该

帮我一起改变现状”，儿子说“我想回到四岁”。

看到这一幕，我想到的是社会学名著《逃避自由》。人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本能的恐惧，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持有本能的怀疑，在“得不到”和“已拥有”之间往往更珍视后者。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人很多时候会害怕自由，为什么《肖申克的救赎》里被监狱驯化好了的犯人，即使被释放出狱，也哪儿都不想去。

自由从来就不是一种最迫切的人性需要，懒惰和贪婪都比它更有市场。只有在比较当中，自由的重要性才能显现出来。

我们身处一个互联网恐慌的时代，电商抢了实体店的生意，新媒体断了很多纸媒的活路。移动互联网砸掉了许多蓝领的饭碗，人工智能又将消灭更多白领的工作岗位。技术狂飙突进，信息空前爆炸，人是不是比以往更自由了呢？

自由曾经是一种解脱，现在却带来新的枷锁。我们以为互联网打破了权威，以为钻进吹嘘商业模式、贩卖互联网思维的社群便融入了移动互联时代，殊不知这只是为了满足虚幻的安全感而主动放弃思考后的媚俗与无知。

所有人都只看穿越网剧和所有人都只看八个样板戏同样可怕，因为放眼望去，皆是一望无际的文化沙漠。并且，前者的迷惑性更强，它让你误以为那是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选择，大脑缴械投降，谎言长驱直入，在你的意识领域占山为





## 父亲的严厉

◎莫言

20世纪60年代，父亲40多岁，正是脾气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在我们兄弟的记忆中，他似乎永远板着脸。不管我们是处于怎样狂妄喜悦的状态，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顿时就浑身发抖，手足无措，大气也不敢再出一声了。

父亲的严厉，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都是有名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撒野忘形，每当此时，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你爹来了”，我就会打一个寒战，脖子紧缩，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半天才能回过神来。村里的人都不解地问：“你们弟兄几个怕你们的



爹怎么怕成这个样子？”是啊，我们为什么怕父亲怕成这个样子？父亲打我们吗？不，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骂我们吗？也不，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他既不打你们，也不骂你们，那你们为什么那样怕他呢？”是啊，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怕父亲。我们弟兄长大成人后，还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但谁也说不清楚。其实，不但我们弟兄几个怕父亲，连我们的那些姑姑、婶婶也怕我父亲。我姑姑说，她们在一起说笑时，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便都噤声敛容。用我大姑的话说就是：“你爹身上有疼人毛。”

如今，我父亲已经80岁，是村子里最慈祥和善的老人，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其实，自从有了孙子辈后，他的威风就没有了。用我

母亲的话说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我大哥在外地工作，他的孩子我父母没有帮助带，但我二哥的女儿、儿子，我的女儿，都是在我父亲的背上长大的。我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见了爷爷，还要钻到他怀里撒娇。她能想象出当年的爷爷咳嗽一声，就能让爸爸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吗？

后来，母亲私下里对我们兄弟说：“你爹早就后悔了，说那些年搞阶级斗争，咱家是中农，是人家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他在外边混事，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家族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

（李中一摘自春风文艺出版社《写给父亲的信》一书）

王。

对比早期的BBS和现在的微信公众号，不难发现：理性深入的探讨越来越少，段子、鸡汤文和软文越来越多；直面现实的勇气越来越少，反智主义和消费主义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浸泡在娱乐至死的糖罐里，除了工作和购买，最好一个多余的想法也不要。

自由的真谛是免于恐惧，很多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依旧活在对未来的忧虑之中，他们还不如乡野村夫自由。唯有当

生命的价值不必用外在的成就来衡量时，唯有当个人不必受到权力和金钱的操控时，唯有当人的良知与理想不是出于满足任何人的期望，而是自发的、独特的主观能动时，自由的光辉才能洒满人间。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回归内心，多问问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弗洛姆认为：“一个所谓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远不如一个所谓人类价值角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健康。前

者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其代价是放弃自我，以便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相反，精神病患者则可以被视作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身份习俗、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主义，只要能使个人与其他人联系起来，就能让人逃避其内心深处最惧怕的一件事——孤独。长此以往，即使人的心灵会愈发空虚，人的真我会濒临灭绝，也在所不惜。

（麦子摘自《中国青年》2016年第5期，邝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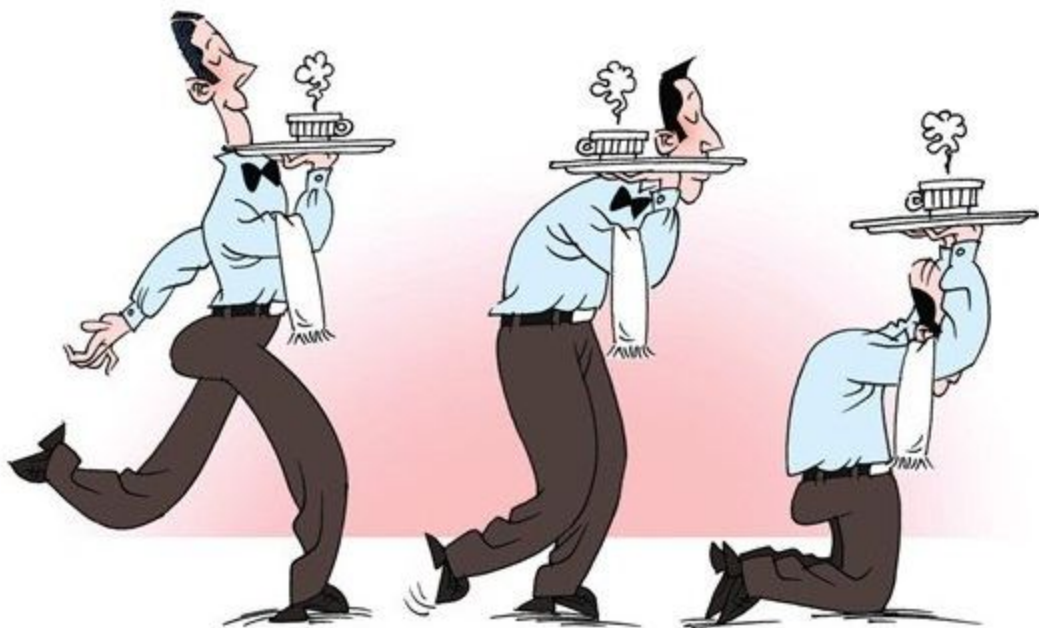
# 餐厅 如剧场

◎梁文道

除了家里，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餐馆和书店，久而久之，开始特别注意不同餐厅、不同书店的待客之道。比起餐馆那五花八门的侍应手法和格调，书店店员要掌握的基本技巧就简单得多了，无非就是效率、礼貌和宁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宁静，说话不大声、动作别夸张、尽量让书店看起来更像图书馆。但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最主要的还是店员要懂得自己卖的是什么，并且爱上它。

形容餐馆的前场（相对于后头的厨房），英文里常用“剧场”这个词，意思是餐厅好比剧场，看待者来回穿梭，上茶撤碟，就宛如看戏一般。不同的剧场有不同的戏码、不同的风格，每家餐厅的“演出”也都有自己的花样，带给观众独特的感受。

在好些顶级的西餐厅里面，或许是因为地毯够厚，侍者们可以来去无声，甚至几近隐形。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回你有需要的时候，他都会恰巧出现在桌前，微笑着等待指示，甚至你还没开口，他已经及时地满足了你的要求。举个例子，镇在冰桶里的白酒要是放得太久，喝起来温度就会低得过头。但在一家真正高档的餐厅里，当你刚刚觉得白酒入口有点冰时，一抬头或许就会



发现那瓶酒已被取出，放在一旁静待。如果不是彻底地从客人的角度出发，不是真正了解酒、热爱酒，又怎可能有这种妙到毫巅的精湛演出？此时你会感到这家餐厅、这座剧场对观众、对饮食的关爱，简直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地步。

有一些中餐“剧场”上演的是热闹大戏，人声鼎沸，堂倌们来去如风。你拿起菜单点菜，却被白衣大佬很不客气地训斥了一顿：“这些东西没什么特别，第一次当然要叫×××，还有×××！”好吧，就乖乖听他的话，看看是否言过其实。后来当你夹起一箸大佬推介之菜入嘴，面露惊讶之色时，那个说话和动作都略显粗鲁的堂倌或许会一脸威风自得地站在身旁道：“怎么样，是不是很好？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如果不是对自家出品有十足的信心，他的演出又怎可能如此有说服力呢？

现在在北京这些大城市，即使在最好的餐厅吃饭，有时还是会觉得不大对劲。虽然侍应们礼貌周全，嘘寒问暖非常

体贴，但硬是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好像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他们并不真的喜欢自己的工作。直到看见一个财大气粗的大款扬声高喊：“喂！服务员！快上菜！怎么搞的？这么慢！”我就懂了，因为这些侍应都是“服务员”。我曾亲眼见过餐馆的侍应被人训练成奴隶，居然半跪下来给客人点烟；也曾见过飞机头等舱里的空姐被人一杯热开水照头淋，只因那杯水不小心烫着了贵客。

今天的中国服务业也流行“顾客永远是对的”这类口号，但享受服务的人却觉得一切天经地义——只要老子有钱，有什么不可以？餐厅是剧场，但演员不只是侍应，演出也从来不只是独舞。只有尊重侍者也是种专业的顾客这一理念，才配得上专业的服务；只有把自己也完全投入食客的角色，才能和最好的演员演出完美的戏码。❁

（从容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味道》一书，喻梁图）





没道德的广告用谎言欺骗公众，有道德的广告用事实欺骗公众。

——加拿大北极探险家、人类学家维尔希奥米尔·斯特凡松对广告的评价

以前社会很纷扰，有的人逃到网上喘喘气；现在网络很纷扰，有的人逃回社会里，埋头做事去了。

——豆瓣用户“三鲜”

炒股是“90后”大学生首要理财行为，他们参与理财的最主要动机是“积累社会经验，提升个人投资技能”。

——清华大学《中国青年财商认知及行为调查报告》显示，40.2%的受访“90后”大学生参与过炒股，36.7%的受访人买过基金

韩国公务员履历不再填学历。

——韩国政府人事部门日前说。同时，与公务员行政能力相关的一些个人信息将被突显，如外语专业水平和其他职业技能认证

青春期受严重情绪困扰的人易失业。

——英国斯特林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磨蹭也是准备开始的一部分，阅读和听音乐就是我的磨蹭方式。听音乐既让我精力旺盛，又让我心神不定，让我对不写作产生愧疚感。



——苏珊·桑塔格

中国年轻人网购频率在亚洲称冠，近七成人每周网购一次。

——日本经济新闻社近日以亚洲主要城市20至29岁的年轻人为对象，就消费动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首次跃居榜单第二名，仅次于美国。德国和英国分列第三位和第四位。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其全球存在感在2015年有所减弱。

——西班牙智库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近日公布了《全球存在指数》报告。此报告根据各国参与和塑造全球化进程的贡献，对80个国家进行排名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东野圭吾《白夜行》

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柴静《看见》

对不工作的成年人征收“寄生税”。

——俄罗斯劳动部副部长普多夫表示，借鉴白俄罗斯的经验，对达到劳动年龄，但不参加任何工作、不缴纳任何保险的人收税，直到他们同意接受提供给他们的工作

就业率最高——财务管理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钱”途最好、满意度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最稳定——土木工程专业。晋升比例最高——艺术设计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由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的《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日前发布

中国家庭财权63%由女性掌握。

——汇丰人寿对17个国家和地区数万人的调查显示。在全球其他国家，家庭财务的决策者中有65%是男性。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内地仅有1%的女性了解专业的财务规划知识，专业程度在受访的国家和地区中排位最低

我喜欢女儿。

——2016年5月24日，越南胡志明市，美国总统奥巴马参观当地最受游客欢迎的寺庙玉皇殿，玉皇殿内的僧人告诉奥巴马，如果要“求子”，得拜特定的神像，奥巴马如此快回应

（摇曳生香、齐齐哈尔、筱筱、郭巍等摘）





## 多年以后

◎裘山山

也许，时间才是修正我们眼光的精密仪器。这样的经验，我估计每个人都有：多年以后，发现某个人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坏，或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好。甚至，因为曾粗暴地对待过某个人，心生愧疚。

记得是我30岁出头的时候，当时孩子小，工作重，过得很辛苦。有个黄昏，我从幼儿园接回孩子，忙着做饭。正炒菜的时候，来了一对中年夫妻。他们说是经朋友的朋友介绍来找我的，我只好关了火，请他们进屋坐。原来，他们的儿子马上要从军校毕业了，他们想托我帮忙把儿子分到成都，不要去偏远的部队。我一口回绝，我说，我没这个能力。这是实话，同时以我当时非黑即白的性格，很厌恶这样的事。我说既然考了军校，就应该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去部队锻炼一下没什么不好。我

一边说一边开始烦躁——锅里是炒了一半的菜，地上是浑身脏兮兮的儿子，真恨不得他们马上离开。可他们就是不走，反反复复说着那几句话：“儿子身体不好，受不了太艰苦的生活……请你帮帮忙。”我看不松口他们是不会走的，只好说我去问问。他们两个马上眉开眼笑，立即从地上拿起旅行袋往外拿东西，仿佛交定金一般。我一下就火了，估计脸都涨红了，大声说不要这样。可是大妈把我按在沙发上，大叔往外拿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其实，就是两瓶白酒，七八个砀山梨。他们走后，一个

梨从茶几上滚了下来，我满腔怒火，上去就是一脚，把梨踢得粉碎，儿子也被吓哭了。故事还没完。第二天我去服务社看了下酒的价钱，然后按他们留下的地址写了封信，义正词严地说，我不会帮这个忙的，也希望他们的儿子勇敢一点，不要再让父母出面做这样的事。然后把信连同钱一起寄了出去。

过了这么多年，想起这事，我真的是心生愧疚。不是说我当时应该帮忙，而是后悔我的态度，我太不体恤他们了，那么生硬、轻蔑。我至少应该安抚他们一下，多给他们





一些笑容。他们很可能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来的，从很远的郊区坐公交车赶过来，东问西问问到我的家，拎着那么重的东西，厚着脸来求一个年轻人，可我却“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我对20多年前那个“义正词严”的自己，实在是太不喜欢了。

为什么要过这么多年，我才能明白？

若干年前的秋天，我应邀去一个小城采风。采风结束时，主人让大家留下“墨宝”，我连忙闪开。作为一个毛笔字写得很臭的人，遇到这种场合，除了逃跑别无他法。可是，那位负责接待的先生，却三番五次地来动员我，我再说我不会写毛笔字，他就是不信。也许是我的钢笔字误导了他，我给他送书时写的那几笔，让他认为我的字不错。他说，你现在不愿写，那就回去写了寄给我。我以为是个台阶，连忙顺势而下，答应了。

哪知回到成都，他又是写信又是发短信，一再催问我写了没有。看来他不是客套，是真的想要。我看实在是躲不过了，就找出笔墨试着写了几个字，真不成样子。可他继续动员：“我们就是想做个纪念，你随便写几个字吧，写什么都行。”我便临时抱佛脚，练了三五天，然后找我们创作室的书法家要了两张好纸，并问清了应该怎样落款、怎样盖章，总算勉强完成了任务，寄了出去。过了十天，他来短信问我寄出了吗。我说寄出好多天了，他说没收到。又过了一

周，他告诉我还是没收到。我说，也许是寄丢了吧。他说那太可惜了。好在，他没让我再写。

过了好多年，去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认真学写一下毛笔字，就找了个教学视频来看。一看才知道，我当初写的哪里是毛笔字，完全没有章法，就是在用毛笔写钢笔字。于是忽然明白：那年我寄去的“墨宝”肯定没丢，他肯定收到了，只是打开一看，出乎意料，根本拿不出手。为了维护我的面子，他只好说丢了。虽然我没去跟他确认，但心里已确定无疑了。

生活中藏满了秘密，而答案，往往挂在我们通往未来的树上，你不走到那一天，就无法看到。

再说个长点儿的故事吧。

1983年夏天，一个17岁的女孩儿跑到我刚刚就职的教导队来找我，告诉我她考上大学了。她是我大学实习时教过的学生，只教过40天。1982年秋天，我到一所县中学实习，教高二。我当时24岁，说一口普通话，充满了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热情和浪漫。比如会利用晚自习时间，给全班学生朗读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希望他们珍惜生命、珍惜青春；还比如，晚自习时，发现教室外的晚霞非常美丽，就停下讲课，让所有同学走出去，站在长廊上看晚霞，直到晚霞消失，然后让他们就此写一篇作文；我还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一定要走出家乡去看

看外面的世界。当时我的这些做法很对高中生的胃口，学生们因此都喜欢我。特别有几个女生，总围着我转，一下课就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这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儿，就是其中一个。据她后来告诉我，当时我看她穿了一身很破旧的旧衣服，非常着急，问她：“你就穿这个去上大学吗？”她说她只有这身衣服，家里四个孩子，父母务农，生活很困难。我便把她带回家，从自己不多的衣服里找了几件给她。

这件事我完全忘了，只记得她来看过我。20多年后的某一天，她突然打电话找到了我，她在电话里激动得语无伦次：“裘老师，我好想你啊，我一直在找你。裘老师，你知道吗，我上大学时你送我的那几件衣服，我一直穿到毕业。后来我们家情况好些了，我就把你送的衣服洗干净包起来，放在柜子里。每次搬家我妈妈都说，这是裘老师送的衣服，不能丢。我们搬了五次家，这包旧衣服还在我们家柜子里。”

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我来说不啻是领到了上天的奖赏。

而这个当年的小姑娘、如今的高中数学老师，仍在源源不断地奖赏我：她亲手剥花生米寄给我，亲手灌香肠、做腊肉寄给我，亲手绣十字绣寄给我……无论我怎么劝说，都挡不住她做这些事。

最让我感动的是2013年元旦，当时我正经历着一生中最寒冷的日子：父亲罹患重症，母亲身体也不好，一个在医院，一个在家。由于每日来



## 启功的问与不问

◎倪西赞

书法大师启功面对求字的人几乎有求必应，很少拒绝。但启功在题字时有两件事一直非常慎重，不敢马虎。

一件事是在给别人题字时，他总要先问一下对方：“你要简体字还是繁体字？”直到对方确定了，他才下笔书写，并且写好后让对方也检查

一下有无疏漏。有人不明白，问启功：“启先生，你想写简体就写简体，想写繁体就写繁体，何必麻烦呢？”启功说：“写别人喜欢的才让别人更喜欢，这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第二件事是求字之人要启功题写书刊或牌匾时，启功必定不问对方“你要简体字还是

繁体字”，直接写简体字。对方想让启功写繁体字，启功也不写。有人不理解，问他：“启先生，你是不是爱写简体字？简体字好看？”启功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月月鸟摘自《大江晚报》2016年5月5日）

回奔波，天气寒冷，我也病倒了，发烧，头痛。晚上躺在母亲身边，一边安抚母亲，一边忍受着感冒带来的折磨，心情实在是阴冷到了极点。

忽然叮咚一声，我接到了一条短信：“裘老师，偌大的地球上能和您相遇，真的不容易。感谢上天让我们相识于1982年。您让一个从未奢望上大学的穷孩子有了上大学的梦，并最终实现了这个梦想。从此她的家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她的弟弟妹妹也努力学习，一家四个娃都上了大学。他们的父母几乎是一字不识，这是一个奇迹。感谢您，裘老师！元旦来临，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您的学生罗花容。”

我的眼泪瞬间涌出。我知道她并不了解我当时的情况，她只是在表达她的感情。而在那一刻，这份感情之于我，实在是太重要了，是寒冷的冬夜里最温暖的一束火光，让我的心重新热起来，亮起来。我忽然明白，原来30年前20多岁的我，给30年后50多岁的

我，留下了一根火柴。

很多感情和心境，我们总要在多年以后才能体验。有的，或许已转化成生活的礼物；有的，则铸成一生的遗憾。

今年1月里的某一天，阳光明媚，气温却很低。我参加完军区部队的转隶交接仪式，一个人穿过操场，走向办公大楼。四周很安静，我知道这安静里正孕育着风云激荡，中国军队将面临全新的格局，我们充满期待。但一个有61年历史的军区也将因此消失。而我，在这个军区里整整服役了40年的老兵，也将面临转身离开。那种心情，真无法诉说。

我一个人走着，忽然想起了父亲，父亲是在1985年那场百万大裁军中离开部队的：他所在的铁道兵被成建制撤销了，他因此提前离休，脱下了军装。那个时候父亲曾无限感慨地对我说：“我读的北洋大学没有了，我当了一辈子的铁道兵也没有了。今后我都没有老部队可回了。”而我，只是

随口安慰了他一句：“提前退休不是更好吗，辛苦了一辈子，正好早点儿休息。”

30年后的今天，我忽然明白了当时父亲的心情。因为我此刻的境遇与父亲当时完全相同，我此刻的年龄也与父亲当时的年龄，完全相同。虽然到了今天，我也没想出更熨帖的话来安慰父亲，但我仍为自己当初的漫不经心感到内疚。

等我今天明白时，早已物是人非。对于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我还能说什么呢？人生的很多遗憾，就是这样留下来的吧。也许，当父亲生发出那样的感慨时，我最应该做的，就是陪着他一起沉默。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很多感情，难以言说。

也许人生就是不断失落和释然的过程。那些失落和伤怀让我们更能理解他人，而那些释然和感动，则让我们活得更加开阔。

（丁强摘自《文汇报》2016年2月19日，本刊有删节，刘志刚图）





# 如此逆境之痛

◎陈文茜

星云法师幼时家境贫困，母亲忍痛含泪把他送进庙里。在扬州的寺庙待了一段时间，师父把年幼的星云带至南京，交给一名大和尚，并告诉星云：“这里才是你习佛的好地方。”

师父刚走，大和尚即开始考问星云：“你为何来此地？”星云答：“我师父叫我来的。”大和尚将他一阵藤条鞭打，怒斥：“一个习佛的人没有自己的归心，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吗？”接着

大和尚又问：“你为何来此地？”星云想了一会儿，改口答：“我自己想来这里习佛。”大和尚藤鞭落得力更大，骂：“出家人，岂可说谎！”大和尚再问：“你为何来此地？”星云想，第一次答案不对，第二次也错，于是沉口气回：“我师父叫我来，我自己也想习佛，因此来了此地。”藤鞭垂落数十下，打得星云痛不欲生，满地打滚，大和尚斥：“如此幼小，竟如此滑头！”

当天夜里，满身是伤的星云想不透疼爱自己的师父为何把他带到这个如地狱般的地方。想起妈妈告别时的眼泪，他忍不住放声大哭。

突然，大和尚推门进来，星云吓得跪在地上。大和尚与下午初见面时表情截然不同，满脸慈祥，带着药，来为星云涂伤。他告诉星云：“孩子，你下午说的，没有一句话是错的……我教你的这门功课叫逆境。什么是逆境？就是生命无常。你遇到了困苦、灾难、不平、劫杀、死亡……那都是命运。不因为你做

对了什么，就可以逃开；不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才受到惩罚。接受逆境，才能克服命运带给你的痛苦。”

星云大师将此经历写出，我读后至今难忘。我们太执着于相信命运的公平，也太执着于自己的得失。我们经常看到“生命无常”四个字，却从未真正体会其中的深奥道理。人那么有情，那么肯定，那么慷慨，却又对命运那么苛求。人的世界，最缺的是豁达——豁达地与命运相处。

现在每天早晨，我都提醒自己，生命短暂而美好，没时间纠结，没时间计较。每个人每天都可能遇上烦心的事情，但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此时所谓快乐，绝非名利或身份，就是信手拈来：给蔬菜，一点点眷恋；给窗户，一点点盼望；给当季的食材，一点点温柔；给不起眼的阳台，一点点花样年华；给平凡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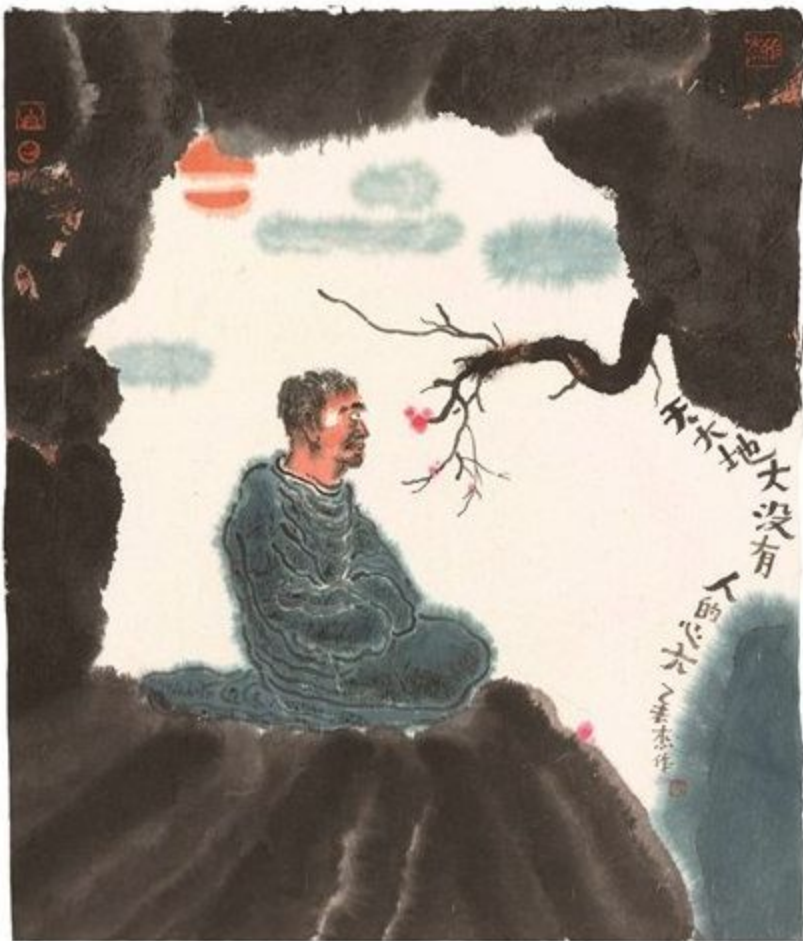
一点点点缀。

一直没有遇见逆境的人，所谓“人生胜利组”的人，愈到生命尽头，会活得愈危险。一个人一生都是顺境，他如何接受死亡？如何接受消逝？如何接受无我？多半在晚年时，他只能恐惧地活着。

你以为脚踩的是地狱，其实是天堂的倒影；而我唇角的皱纹，其实是智慧的积累。毕竟人生最终的逆境叫死亡，谁也逃不过。

（一叶知秋摘，刘春杰图）

（刘春杰图）







# 补鞋能补出的幸福

●李娟

我妈进城看到市场里补鞋子的生意好，也想干。可别人说干这行得先当徒弟，至少得跟师一年。她一天也不愿意跟，说：“那还用学吗？看一看就会了呗！”于是她跑到乌鲁木齐把补鞋的全套工具搬回了家，往那儿一放就是一整个冬天，没法启动——她嫌人家鞋子臭。

还是我叔叔厉害，他不怕臭，而且他才是真正的无师自通。我叔叔在把我们全家人的每一双鞋子都钉上鞋掌后，就自认实践到位、功夫到家了，张罗张罗便领了执照开了张。可怜的喀吾图老乡们不明真相，看他头发那么白，以为是老师傅，信任得不得了，纷纷把鞋子送来供他练习。看他煞有介事、叮叮当地又敲又砸，一点儿都不敢怀疑。这么着混了一个多月，零花钱赚了几个不说，对补鞋，叔叔还真摸索出了那么一套经验来。于是我妈又踌躇满志准备再去一趟乌鲁木齐，再买一批皮渣、鞋跟、鞋底、鞋掌、麻线、拉链等回来，要像模像样大干一场。她想让我去提这批货，我才不干呢！一个女孩，背上扛个破麻袋，左手拎一串鞋底子，脖子上还挂几卷麻线，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未免有些……反正我一开始就反对补鞋子，嫌丢人。

对于我叔叔，最丢人的事莫过于别人把补好的鞋子又拿回来返修。好在村子小，人情浓，就算干得不令人满意，大家也不好意思说，照样付了钱，谢了又谢，悄悄拿回家自

己想法子修改。哪怕是连我叔叔自己都看不过去的某些作品，也能被面不改色地穿走。

至于第二丢人的，则是手脚太慢——这个也不知被我妈唠叨过多少遍了，可我叔叔就是没法提速。要知道我和我妈都是急性子，眼瞅着他老人家左手捏着鞋子，右手持着锥子，抖啊抖啊抖啊，瞄半天终于瞄准了，修表似的将锥子一点一点小心翼翼扎进皮子，在皮子另一面摸索半天才准确地套上底线……把面线抖啊抖啊抖啊地套上，再抖啊抖啊抖啊拉进底线线圈……我妈实在看不下去了，索性抢过鞋子，三

下五除二就缝上了一针，干净利索地做了个示范，然后又更快地扔了鞋子跑去洗手。老实说，她要是干这一行，保准是个人才。

推开我家商店门一看，满屋子都是拎着破鞋子的人，一个挨一个靠在柜台上等着补鞋。聊天的聊天，打牌的打牌，碰杯的碰杯，奶孩子的奶孩子。补的人不慌不忙，等的人也是如此。

不急的时候，大家都不急。但要是急呀，赶巧都急到一块儿去了——这个急着要上班，光着一只脚跳着蹦着不停地看表；那个急着赶车，一会







儿探头看一眼，冲着司机高喊：“再等十分钟！”还有几个牧民老乡急着要在六点之前进山回家，说还有三个多小时的骑马路程，怕天黑了看不到路……这个嚷，那个喊，纷纷把自己的臭鞋子往叔叔鼻子前面凑。

我叔叔手上正补着的那一只鞋，鞋帮和鞋面只差一厘米就完全分家了（也亏了那人，能把鞋穿成这样还真是不容易）。正在比来比去研究，思量着从何处下手呢，旁边一位直嚷嚷：“师傅，先给我缝两针吧！喏，就这个地方。喏，已经给你对好了——两针，就两针！”

我叔叔便往那边瞟了一下。

这边这位立刻急了：“先来的先补，排队排队！”

那边大喊：“两针！我就只缝两针而已，而你至少还需要缝一百针！”

“只缝一针也要排队！”

“不行，等不了啦！”接着，他突然做出惊人之举，把我叔叔手上那只“需要缝一百针”的鞋子一把抢走，挥手扔出门去，迅速递上自己的，“只一点点，看，两针就好……”

我跑出门一看，那只可怜的鞋啊，原本还连着一厘米，这下鞋底和鞋面彻底分家了。

鞋主人当然不愿意，拾回来后奋力扎入人堆，大喊：“排队排队！先来的先补！”差点拿鞋去敲我叔叔的脑袋。

有一个人更缺德，为了加塞儿，悄悄把一双本该排在自己前面的鞋子偷藏了起来。害

得那个倒霉蛋到处叫苦连天地找鞋子，还趴在地上，往柜台底下使劲瞅。

一个女人的嗓音无比锋利尖锐，刺得人耳膜疼：“师傅啊，我就只敲几个钉子，就只敲几下，先给我弄吧！”

我叔听得心软，正打算放下手中的活伸出手去，谁知另一位用更快的速度把那个女人的鞋子抢过来：“不就几个钉子嘛！我来给她敲，师傅你别停……”然后他打开工具箱，找出榔头，往那儿一蹲，像模像样地抡起榔头钉了起来。

另一边一个毛头小伙一看，大受启发，立刻无师自通地摇起了我叔叔闲在一边的补鞋机器，蛮专业地在自个儿鞋上打起补丁来，针脚还挺整齐。看样子补鞋匠人人都能当，这个生意往后可是不太好做了。

看吧，房子里一片混乱，有人笑，有人叫，还有小孩撕心裂肺地哭。

有的人见缝插针，我叔叔刚放下锥子去拿剪刀的那会儿工夫，他把鞋子递过来，要我叔叔“抽空”钉个钉子。等我叔叔再放下剪刀去拿锥子时，又被要求再给钉一个钉子。于是我叔叔就晕头转向地给这个钉一下，再给那个敲一敲。弄来弄去连自己原先修着的那一双该修哪儿都给忘记了，最后干脆连放到哪儿都不知道了……

更多的人则铆足劲儿齐声大喊：“快点，快点，快点……”

我妈常说：“这生意还是

别做了，钱没赚几个，又臭又脏，又吵又闹，何苦来着！”我叔叔说：“那么机器怎么办？买都买回来了，放在那儿干啥？”我妈说：“给娟儿留着呗！有朝一日……”

其实我真的很乐意接受和保留这么一件礼物，将来有自己的家了，一定会把它放在显眼的位置，让我时时想起曾经的生活——那时我们有那么多的梦想。我们整天在一起没完没了地憧憬着，描述着——外婆想回家乡，想吃对面街上的小吃；叔叔也想回老家，过熟悉而踏实的日子；我想有漂亮的衣服，想去遥远的地方看看；我妈心更野，想骑自行车周游全国，想在城市里买房子，想把房子像画报上那样装修，想老了以后养花养狗逛街，还想住那种每年都能去海滨疗养一次的敬老院……好半天才畅想完毕，我满意地舒口气，扭过脸对正为补鞋子忙得鼻子眼睛都分不清楚的叔叔说：“好好努力吧！为了这个目标……”

补鞋子的确赚不了多少钱，更何况是我叔叔这样笨手笨脚的人在补，但那毕竟是在做有希望的事呀。我喜欢并依赖这样的生活，有希望的，总是能够发现乐趣的生活，在我自己家里的生活——我想我永远不会失去这种希望和乐趣。我妈不是说了嘛——补鞋子那一套家什谁也不给，就给娟儿留着。

（小草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我的阿勒泰》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 人生不过是一个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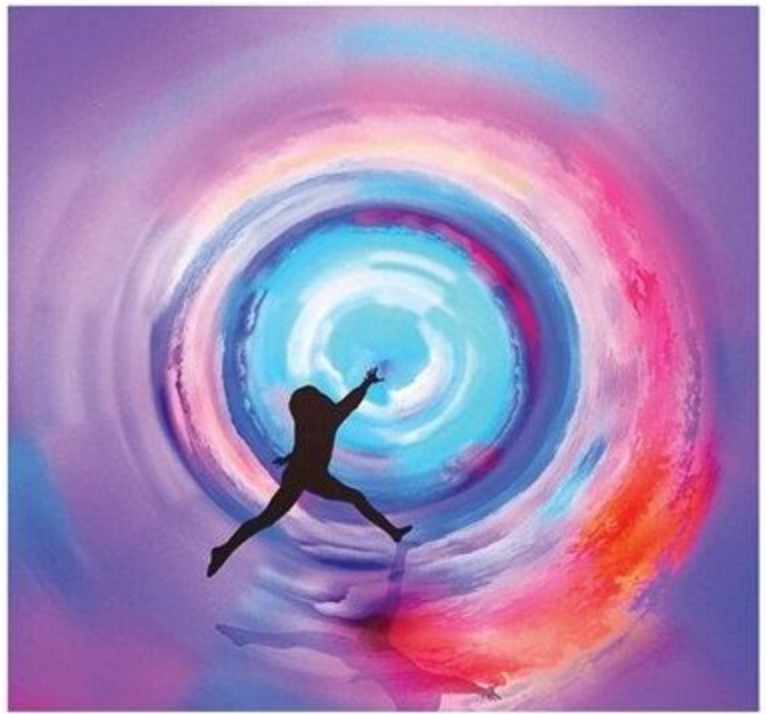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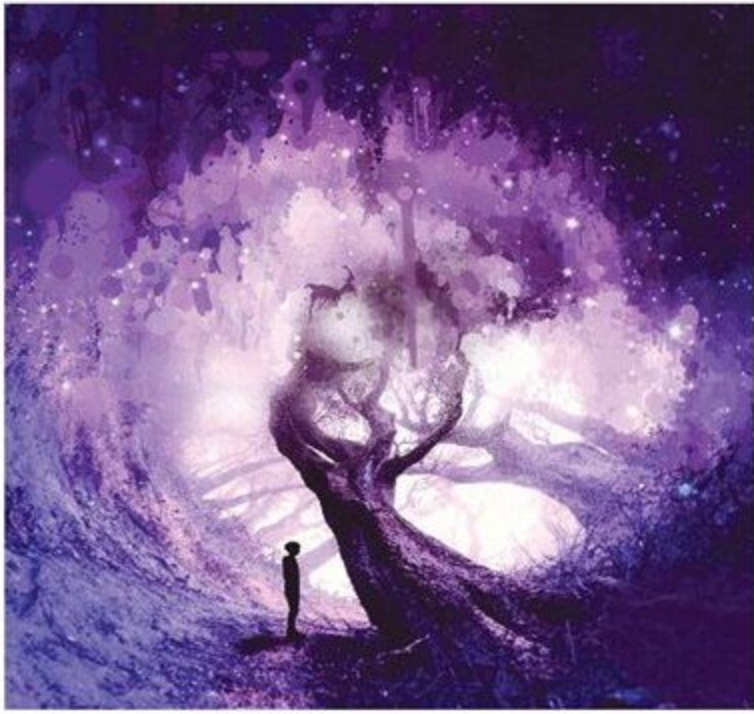
◎ [美] Ali Jardine

Ali Jardine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iPhone 摄影师，也是一位全职妈妈。Ali 以独具慧眼的观察视角和创意方法，将自然景观的拍摄和后期软件处理相结合，创造出天马行空、极其唯美的童话般的意境。

照片里的孩子是她的女儿和儿子。在 Ali 的个人页面中有这么一句签名——“Life is but a dream.”（人生不过是一个梦）这可能是她对自己作品最好的诠释。









# 一直在这里等你

●徐海鹰

她叫凤姐，我们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同属一个村庄。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回琼北澄迈山口老家读小学三年级，那年头乡下的学校整天是劳动多于学习，隔三岔五就来一次大规模劳动。一天，我所在的学校接到公社通知，全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自带被褥和大米，随全县几个公社的社员，到30多里外一个地方去参加“土地平整大会战”。

“会战”时间是一周，奶奶给我准备的被子、草席子、大米、水桶和工具什么的，足有30斤重，用簸箕装着。我很瘦小，挑着这30斤的担子走30里的山路，对我绝对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凤姐主动来到我身边，对奶奶说：“奶奶别担心，我来照顾鹰子。”巧合的是，我和凤姐被分到同一个劳动小组。

在我心里，凤姐美丽大方，成熟冷静，而我仍是懵懂少年。凤姐实在是漂亮，她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虽然才16岁，可发育得像个大姑娘，高挑丰满，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稳重，脸上天天挂着笑容。她心地善良，整天像一只欢乐的燕子。她常常帮助别人，乡亲们对她总是赞不绝口。

在村子里，只有我父母是在国营企业“拿工资”的人，十分受人羡慕。村子里的女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嫁到一个拿工资的人家，以此跳出农村。村里有女儿的人家，就常向我父母表露出结亲的愿望，父母都以孩子小为理由婉拒。我不知道凤姐对我关心的背后是否有特别的想法，只觉得凤姐平时在校对我多了一份特别的宠爱和关心。

早上出发时，同学们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有说有笑，还一路唱歌给自己鼓劲。走了不到10里地，行军队伍变得稀稀拉拉了，大家走走停停，不停擦汗，有些同学实在走不动，干脆蹲下不肯走，老师跑前忙后，帮这个，携那个。我也已是气喘如牛，满身大汗。我的双脚肿了起来，走一步都疼得揪心，迈不动脚

步。凤姐帮我挑起全部东西，陪我慢慢走，太阳把她的脸庞烤得绯红，汗水浸透了她的衣服，衣服紧紧贴在她身上，她丰腴迷人的身材倒成了路上的美丽风景。

我们在一个叫铜鼓的村庄扎营，村子才30多户人家，每家都住满人。我被安排住进村会计家，凤姐住在隔壁。所有人打通铺睡在客厅地上，会计家的客厅住了10个人，我睡在通铺最边上。由于我的脚肿得厉害，脚底全是一个个小血泡，疼得钻心，凤姐就忙着烧水给我泡脚。她让我坐在高椅子上，她蹲下身子，把我的脚放在她腿上轻轻揉捏。这时我想起了妈妈帮我揉腿的样子，顿觉心头泛起一股暖流。

次日，天刚亮，我们就去工地劳动。劳动任务是落实到人头的，由于我没力气，凤姐总是把自己的任务做完，又帮我干。其实，我每天的任务基本上是凤姐帮我干完的，凤姐劳动惯了，比较熟练，也勤快，每天都提前完成任务。工地上天气炎热，凤姐会给我买来冰棒解渴。吃饭时，她不舍得吃掉那仅有的一块手指大的猪肉，全部留给我。干了两天，很多学生累得受不了，哭闹着要回家。受情绪的影响，我也崩溃了，凤姐于是来哄我，陪我吃饭，打水让我洗澡，帮我洗衣服，极力安抚我的情绪。

一个下午，天气炎热，我们刚出工不久，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雨把我们浇成了落汤鸡。夜里，我发起了高烧。这里离最近的卫生院也有20里，黑灯瞎火的，也没有车子可以送我去医院。凤姐知道后，找房东在屋后挖来草药煮水给我喝，用温水毛巾给我敷头降温。有一阵子我怕冷，她用被子裹住我，又把我抱在怀里。怕我出意外，凤姐一直守在我旁边，不敢离开我半步。那晚，凤姐没有回她房间睡觉，而是在我身边轻轻地躺下。半夜两点多，我突然头疼得厉害，双手不由自主地胡乱抓起东西来。黑暗中她呻吟几下，我感觉是我抓疼了她的手和大腿。用力抓东西似乎使我感到痛快许多。迷糊中，我隐隐听到她在我耳边轻轻说：“能减轻疼痛你就捏吧，我不怕疼。”双手挥舞中，我感觉到我一只手抓到了她高耸而有弹性的胸部，但她不躲不闪。抚揉中，我如一头小鹿坠入了一个梦幻的深渊，不断挣扎，几乎窒息，





心底升腾起一股最原始的涌动。我停止了所有的挥动，失声痛哭起来，我抱着她抽泣着，竟然伏在她胸上安然入睡。

天亮了，昏昏沉沉的我隐约想起昨晚的事，几次欲问又止，而凤姐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为我忙前忙后，依然像一只欢快的小鹿。

那年夏季，我13岁，她16岁。从那时起，我感到凤姐眼里有了一种别样的目光，我知道，凤姐喜欢上了我。

工作后，凤姐给我写过不少信，说家乡的趣事和变化，有时也有意无意地谈情感，向我表露出一种朦胧的爱意。有一年，她来我单位看我，当她风尘仆仆赶到时，我已被紧急派往北京出差，她在我宿舍等了三天，走时仍未

见到我。

凤姐初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了，而我继续外出求学。我听说在我大学毕业工作的日子里，十里八乡有好多媒人上凤姐家提亲，都被她拒绝了，气得父母要撵她出家门。也许是绝望了，一年秋天，年纪已不小的凤姐终于嫁人了，嫁到县城边上的一个农村。她结婚时曾托人给我捎话，我当时正在外地出差，没赶上参加她的婚礼。听说她嫁了个木匠，木匠是老实人，对她很好。他们婚后生了一儿一女，虽然生活不是很富有，但凤姐相夫教子，一家子过得开心快乐。

我曾细细思忖：要是我与凤姐结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春节回家过年，我惊喜地遇见凤姐回娘家。20多年不见，凤姐头发已有些许白丝，却增加了几分端庄的韵味。我们漫步来到村后当年放牛的小溪边，凤姐紧紧攥住我一只手，问长问短，像当年那样，让我没有任何的防备。她哀怨地端详着我，继而不住地用手捶我，埋怨：“这么多年，你怎么都不来看我呀？”她两眼淌泪。我静静地站着，任凭她所为，就像她当年任我在她身上所为一样。对于被我忽略过的爱情，我还能说啥呢？良久，她轻轻地说：“我们的爱情真单纯，可惜已失去。”

晚风中，我们就这样站着，凤姐轻轻说：“知道吗？我心里一直盼望你能娶我。嫁给你，我就可以跳出山村，就可以过上好生活。”她停了一会儿，又自嘲地笑笑说，“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好生活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啊，真幼稚。”

“那些年，那么多人提亲，你为什么迟迟不肯嫁呢？”我问。

“你抱过我，所以我等你。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做什么，我那些年一直在这里等你啊！”





社会十大俗气：一、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二、每与人言必谈及贵戚；三、遇美人必急索登床；四、见到问路之人必作傲睨之态；五、与朋友相聚便喋喋高吟其酸腐诗文；六、头已花白却喜唱艳曲；七、施人一小惠便广布于众；八、与人交谈便借刁言以逞才；九、借人之债时其脸如丐，被人索偿时则其态如王；十、见人常多蜜语而背地却常揭人短处。



我向来不劝人做文人，只要做人便是。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过：“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你们要明白，不做文人，还可以做人，一做文人，做人就不甚容易。如果不做文人，而可以做人，也算不愧父母之养育、师傅之教训。子夏所谓贤与不贤，“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行”字的重要性在“文”字之上。文做不好有什么要紧？人却不可不做好。

我想“行”字是第一，“文”字在其次。行如吃饭，文如吃点心。单吃点心，不吃饭，是不行的。现代人的毛病就是把点心当饭吃，文章非常庄重，而行为非常“幽默”。中国的“幽默大家”不是苏东坡，不是袁中郎，不是东方朔，而是把一切国事当儿戏，把官厅当家祠，依违两可，昏昏冥冥生子生孙，度此一生的人。我主张应当反过来，做人应该规矩一点，而行文不妨放

我清晰地想起了那个晚上。她突然大哭起来，哭得很伤心，肩膀剧烈地抽搐，多年的委屈，此时就让她发泄个够吧。我慢慢掰过她的双肩，帮她捋捋垂下来的几根头发，一把紧紧地拥她入怀，她依然是那么温暖。

逸些。你能一天苦干，能认真办铁路，叫火车开准时刻，或认真办小学，叫学生得实益，到了晚上看看小书，国不会亡的，就是看梅兰芳、杨小楼，甚至到跳舞场拥舞女，国也不会亡。文学不应该过于严肃枯燥，过于严肃无味，人家就看不下去。因为文学像点心，不妨精雅一点，技巧多一点，做人的道理却应该认清。

但是在下还有一句话。我劝诸位不要做文人，因为做文人非遭同行

臭骂不可，但是有人好文学，总要舞文弄墨。既做文人，又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份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袁中郎说得好：“物之传者必以质（质就是诚实，不空疏，有自己的见地，这

是由思与学炼来的），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一人必有一人忠实的思想骨干，文字辞藻都是余事）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这样就可以做文人，同时也可以做人。

（彭根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林语堂散文》一书，丰子恺图）

## 不要取媚于世

◎林语堂

在她的身体上，我仍然能感受到爱的气息。

（小菲摘自《南国都市报》  
2015年12月26日，李晨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 老 辣

●刘 墉

有位学生对我说：“每当我买回新的毛笔，都要把尖细的笔锋剪掉，因为这样画起来比较老辣。”

我听了之后问：“是不是你的功力也已经很老辣了呢？如果你的功力不老辣，而只是笔老辣，画出来的东西，就真能老辣吗？笔就像你的朋友，当你年轻的时候，它也正稚嫩；当你追求纤巧的时候，它也正尖细；当你气势雄厚时，它也正劲挺；当你拙朴蕴藉时，它也正锋藏而力蓄。它随着你功力的成长而变化，跟你配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朋友哪里去找，你又为什么要去伤害它呢？”

（孤山夜雨摘自《广州日报》2016年5月5日）

## 火 气

●李碧华

阿成让我们看他从北京的朋友那里带回的作品，是一批剪纸和画。

这些作品，他都没有好好地裱起来、糊起来，只是随随便便放于椅上，由喜欢的人信手拈来看，看完后又信手扔作一堆。

有人问：“怎么不装裱好折叠整齐呢？”

阿成有很奇怪的论调。他说，新画完的作品，往往“火



## 意 · 林

气”大，不能就此张悬，应该随意由众人拈在手上，把玩把玩，这样传看一阵，待其火消。擅画的人，怕那火气，也不爱用新笔、新墨、新纸。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火气”的见解，不算明白。火气，是不是一种“急躁”的感觉？不醇不化，急功近利。也许不仅是画，任何作品，能够扔在随手可拈的地方，经过把玩、改动、提炼，十年八年，才公之于世，敢情消火。不过这很难办得到，风头火势马上过去了，到头来反情愿一笔勾销。

（清荷夕梦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绿腰》一书）

## 痴 绝

●蒋 勳

美，不是遵奉与模仿。美，是一种叛逆——叛逆俗世的规则，叛逆一成不变的规律，叛逆知识的僵化、呆滞，叛逆人云亦云的盲目附和，叛逆知识与理性，叛逆自己习以为常的重复与原地踏步。

美是一种痴。知道了知识的不足，知道了理性的贫乏与脆弱，知道了一切定义与条理的荒谬。痴绝的生命，长啸而起，山鸣谷应，在文明的绝境使历史迸溅出血泪。

痴仿佛是更深情的一种理性，一般知识达不到的理性，一种专注，一种凝视，一种命中注定、无法逃离的纠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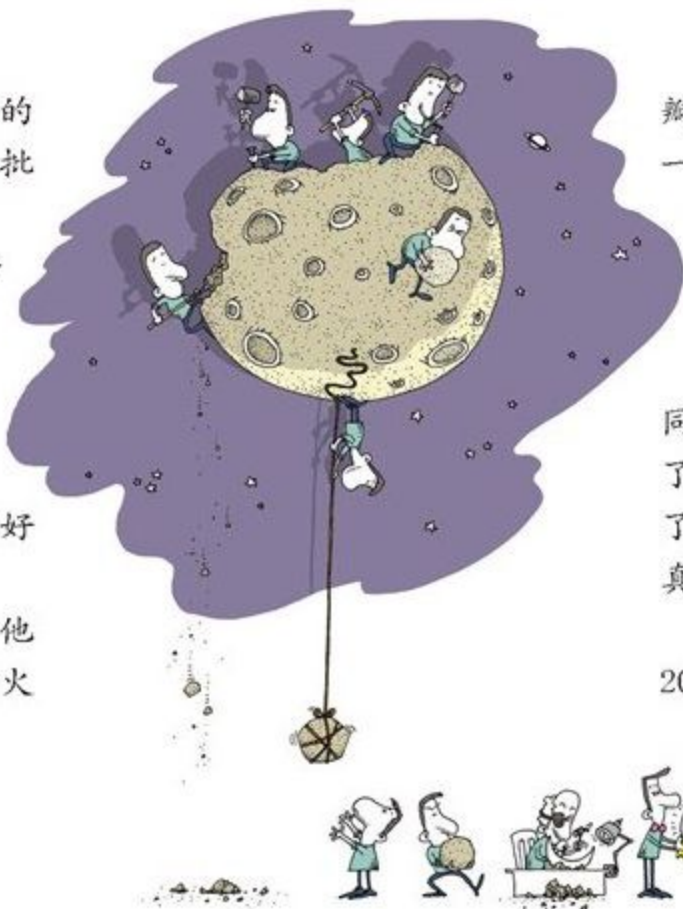
（夕梦若林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舍得，舍不得》一书）

## 真 爱

●张亚凌

那棵白玉兰滚圆饱满的花瓣让你喜爱。可它的枝头挂着一个塑料袋，大煞风景，你想法把它弄走了吗？没有，就不是真爱——真爱，就是让它更美好。那株繁花满枝的木槿，奇迹般开着不同颜色的花瓣，你一下迷恋上了。但别人要折枝时，你制止了吗？没有，就不是真爱——真爱应伴随着守护。

（若 子摘自《今晚报》2016年5月10日，小黑孩图）





## 第一次见面

金先生是在1948年由汤用彤先生推荐给季羨林先生，从武汉大学转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自此以后，季、金两位先生的名字就和中国的印度学，特别是梵文、巴利文研究分不开了。我是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梵巴文的，当时季、金两位先生都已年过古稀，不再亲执教鞭了。季先生还担任着北大的行政领导职务，每天都到外文楼那间狭小的房间办公。金先生则似乎已经淡出江湖，很少出门了。因此，我和同学们见金先生的机会就远少于见季先生的机会。

我第一次见金先生，是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奉一位同学转达的金先生命我前去的口谕，到朗润湖畔的十三公寓晋谒的。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在东语系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万言的论印度六派哲学的文章。不知怎么，金先生居然看到了。去了以后，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里甫一落座，还没容我以后辈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20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绝对没有一句客套或鼓励，全是“这不对”“搞错了”“不是这样的”。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教训中不时夹着英语、法语、德语，自然少不了中气十足的梵语。直到我告辞出门，金先生还一手



# 金克木先生的“独奏”

◎钱文忠

把着门，站着讲了半个小时。最后的结束语居然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 “百科学”教授

这通教训倒也没有使我对金先生敬而远之。因为，我再愚蠢也能感觉到“这不对”“搞错了”的背后，是对反潮流式来学梵文的一个小孩子的浓浓关爱。后来，我和金先生见面的机会还很多。每次都能听到一些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态，有符号学、现象学、参照系、格式塔、边际效应、数理逻辑、量子力学、天体物理、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这些我都只能一头雾水地

傻傻听着，照例都是金先生“独奏”，他似乎从来不在乎有没有和声共鸣。

他几个小时一人“独奏”后，送我到门口，照例是一手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说自己几乎全部的重要器官都出了毛病。结束语照例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当然不会像初次见面那样多少有些信以为真了，于是连“请保重”这样的安慰客套话也懒得说，只是呵呵一笑，告辞。

我没有在金先生那里看到过什么书，除了一次，绝对就那么一次。金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比32开本还小得多的外国书来，指着自己的铅笔批注，朝我一晃，我连是什么书都没有看清楚，书就被塞进了抽屉。

慢慢地我发现，除了第一次把我叫去教训时，金先生谈的主要是和专业有关的话题，还说了一些梵语，后来的谈话全部和梵文、巴利文专业如隔霄汉，风马牛不相及，天竺之音自然也再无福当面聆听了。金先生似乎更是一个“百科学”教授。每次谈话的结果，我都是一头雾水之上再添一头雾水。金先生在我这个晚辈学生的心中越来越神秘，越来越传奇了。

## 梵文吟唱

课堂上是有点有点庄严的，但是同学们不时也会忍不住向任课的蒋忠新老师打听一些有关金先生的事情。蒋老师





是非常严谨的，更不会议论老师。不过，被一群小孩子逼得实在过不了关，也说了一件事。他们念书的时候，主要课程由季先生、金先生分任。季先生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照计划讲课，下课铃一响就下课，绝不拖堂；金先生则是拿一支粉笔，口若悬河，对下课铃声充耳不闻，例行拖堂。

学生是调皮的，好奇心自然会延伸到想探探祖师爷的功夫到底有多高的问题上来。班上有位姓周的北京同学，是被分配到梵文专业来的，一次课上，他提出一个蒋老师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虽说梵文是死语言，但毕竟是能够说的呀，蒋老师是否应该请季先生、金先生各录一段梵文吟诵，让我们学习学习？蒋老师一口应承。下节课，蒋老师带来一盘带子。放前先说，季先生、金先生都很忙，不宜打扰。这是一盘金先生从前录的带子，大家可以学习。带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我至今记得金先生的吟唱，可是至今无法描绘那种神秘、苍茫、悠扬、跌宕……带子放完，教室里仍是寂静。最早出声的是周同学，却只有两个字：“音乐。”

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听完吟唱后，同学们都垂头丧气。我们平时练习十分困难的梵文发音时，其他专业的同学都嘲笑我们，还拜托我们不要制造噪音。我们一直认为梵文

是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梵文是圣语，为什么梵文有神圣的地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啊，“此音只应天上有”，要怪也只有怪我们自己实在凡俗。

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对1984级梵文班同学学习梵文的自信心真是一次美丽却沉重的打击。大家不再抱怨什么了，梵文不仅不难听，相反她的美丽是那么撼人心魂，但是谁都明白了，这种美丽又是那么遥不可及。1984级梵文班过半数同学要求转系，就发生在这场吟诵之后不久。今天的结果是，1984级梵文班近乎全军覆没了。谁也无法，也没必要为此负责，但是我相信，金先生是预见到了的。

### 文化传奇

不久以后，我就到德国留学去了。一直到金先生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此前，我还一直辗转听到金先生的消息。知道他一如既往地开讲，知道他一如既往地结束，心里总有一种蔚然的感觉。有一天，听一位刚见过金先生的朋友说，金先生用上电脑了，“一不留神就写上万把字”。不用那位朋友解释，我就知道这是原汁原味的金氏话语，心里更是高兴。

金先生的文章也确实越来越多，在报刊上隔三岔五地发表。思路还是那么跳跃，文字还是那么清爽，议论还是那么犀利，语调还是那么诙谐。金先生的名声也随之超越了学术界，他几乎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了。大家喜欢他的散文随笔，喜欢他的文化评论，其实也就是一句话，被他字里行间的智慧迷倒了。智慧总是和神秘联系在一起，金先生也就渐渐成了一个文化传奇。

在公众眼里，一个学者的名声超越了学术界，有了不少传奇如影相随，那么此人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全是智慧，似乎也就和学术没有什么关联，至少不必费心去考量他的学术了。

每每在夜深人静寂然独坐的时候，脑海中都会无来由地涌出一些飘飘忽忽却勾人魂魄的问号，我的心就陡然一紧。看看窗外，夜也更深了。 ❀

（黄煜摘自中华书局《中国文化老了吗》一书）

## 君子之争

●王鼎钧

生于今世，“忍”的修养固然重要，“争”的训练也不可少。首先要辨明可争与不可争，然后要争得心平气和，争得辞充气沛，争得圆融贯通，化敌为友。

传统的处世哲学中对“忍”说得太多（我们并不厌其多），对“争”说得太少，因此许多人不知道如何通过争执来解决问题。而人生又不能无争，结果，争执的唯一作用无非是制造问题而已。很可惜，这样恐怕难以适应今后的社会。 ❀

（享云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开放的人生》一书）





# 钓鱼

●北  
岛

第一次钓鱼时我十一二岁。头天下了课，我忙活了一下午。钓鱼工具是自制的：把妈妈晾衣服的竹棍当钓鱼竿，缝衣针被弯成鱼钩，一小截铅笔做浮漂。趁妈妈没注意，我最后往做钓饵的面团里揉进几滴香油。一夜难眠，早起，我扛上钓鱼竿，向德胜门护城河进发。

北京有句老话说：“先有德胜门，后有北京城。”德胜门在元大都时叫健德门。1368年，徐达率领军队破城而入，元顺帝从健德门逃跑，此门遂改称得胜门。明成祖朱棣号称以德治天下，再改为“德胜门”。明代重建北京城，北城墙向南移，修了城门和瓮城，扩展了护城河，奠定了此后近600年北京的城貌。北京内城有9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德胜门是专走兵车的。1644年，李自成在德胜门外打败明军，破城而入，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

从20世纪初起，随着帝制消亡和现代交通的需要，北京城门楼和城墙被一拆再拆，所剩无几。德胜门也越拆越小，仅有箭楼幸存。60年代初的德胜门，周围城墙还在，但破败残缺，荒草瑟瑟，护城河从箭楼前流过。都市与农村以城墙为界，出了德胜门就是北郊，一片荒凉。在传说中，那是孤魂野鬼出没的地方。

从我家住的三不老胡同，沿德内大街到德胜门，大约3公里，按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的平均速度，要走一个来钟头。德内大街很

窄，只够两辆汽车对开错车。14路公共汽车经过这里，终点就是德胜门。那老式公共汽车在这条街上显得有点儿蛮横，震得门窗玻璃哗哗响，喷吐出的一股股黑烟，瞬间被没有遮拦的蓝天吸附。

那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骡车、马车、平板三轮车。黎明时分醒来，我能听见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到近，再由近到远。如果说那年头有什么能代表北京的节奏，就是这马蹄声。

而德内大街行至厂桥十字路口处是个大陡坡，多少改变了这节奏。下坡的车把式要事先勒勒缰绳，骡马收紧步子，马蹄铁在柏油路上打滑；而上坡的要挥鞭吆喝，甚至跳下车来

助威。有一天，为了向雷锋叔叔学习，我帮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师傅奋力推车，再用全部零花钱买了四个火烧送给他，弄得人家莫名其妙。事后我将此事以日记形式写成作文，获得老师表扬。

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钓鱼的早上。到了目的地，我已微微出汗。护城河正值枯水期，水面不过十来米宽，呈黄绿色，浑浊腥臭。我在残败的石桥下坐定，甩出鱼钩。

其实对多数爱好者来说，钓鱼是一种形而上的体育运动：体力消耗量基本等于零，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冥想，最终目的是修身养性。

我在桥下开始坐立不安，担心鱼多饵少，争抢的局面难以应付。这担心显然是多余的——连一次咬钩的机会







## 理发的故事

● 尤 今

那一年，幺弟阿帆只有三岁，属于刚刚学会说话却又“有理说不清”的年龄。

有一天，母亲为他洗澡洗头时，他竟毫无理由地放声大哭。母亲以为自己不慎将肥皂泡沫弄进了他的眼睛，急忙为他冲水、拭干，他倒也止了哭。

次日，母亲见他头发不短

了，加上天气炎热，便对他说：“宝宝，快去穿鞋，我带你去剪头发。”万万没有料到，弟弟一听到“剪头发”这三个字，立刻号啕大哭。母亲不明所以，却也耐心十足地哄、劝、诱、骗，然而，没有一样生效。母亲觉得他无理取闹，当耐性被他磨光后，便抡起了藤条，原本只想吓唬吓唬他，可他一见藤条，便条件反射地钻到桌子底下，死赖在那儿。这可真的触怒了母亲，母亲不由分说，一把将他揪出来，在他小腿上一连抽了好几鞭。凸起的鞭痕，像蜿蜒的小蛇。接着，母亲强行将他拉到理发店去。

理发师傅的理发刨子，宛如铲泥机一样，在他头上铲出

了一片平原，当铲到离耳朵后不远的部位时，原本抽抽搭搭地哭着的幺弟，突然发出了狼嚎般凄厉的哀叫声。理发师傅急忙停手查看，这才看到幺弟头皮上长了一个脓疮，现在，已被铲开了一个小伤口，鲜血淋漓。站在一旁的母亲，在一瞬间突然明白了这个乖巧的孩子为什么在洗头时哭闹不休，又为什么执意不肯理发！

现在，幺弟已当上了专科医生。记忆奇佳的他，对这件事还记得一清二楚，每回提及，便戏谑地“逗弄”一脸赧然的母亲：“好一桩冤案啊！”

为人父母者，在抡起藤条时，能不慎重吗？

（小 门摘自《燕赵老年报》2016年5月2日）

都没有。在鱼线附近，鱼群大摇大摆地游动，吐出一串串泡沫，涟漪交叠，如有形的回声碰撞在一起。我开始心疼我家的香油。

毒日当空，浮漂在其倒影中团团转，晃得人睁不开眼。腥臭的水蒸气升腾着，向四周弥漫。我浑身燥热，嗓子冒烟。忽然间，一条小鱼向岸边漂来，离我如此之近，几乎唾手可得。我急中生智，随手找到一块硬纸板去抄它。它意识到危险，摆摆尾巴向水流中心游去。坐失良机，我懊丧极了。

而这条鱼又奇迹般漂了回来。它随波逐流，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带向岸边。看来大概是病了，或昏睡不醒，只有等纸板接近时它才懒洋洋游走。我从懊丧到愤怒，随而转向冷静。待它再次出现，我计算好提前量，选取角度，终于从后面一下把它抄起来。我的心咯噔下沉，发出胜利者的呼喊。

那条小鱼约莫三寸长，黑黝黝滑腻腻，在纸板上留下的水痕扩散开来。它好像躺在床上，不挣扎不蹦跶，两腮翕动。那凯旋的喜悦骤减，让我惊奇的是我对猎物的冷漠。它似乎也

在观察我，那鱼眼中也有一种冷漠，似乎是对渔夫生杀大权的冷漠。时间在对视中溜走，它死了。

我忘了带饮用水和干粮，这时才感到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日影西斜，我收拾渔具。出于好奇，我掀翻坐过的石头，下面竟有十几条盘缠在一起的褐色蚂蟥，在阳光下游散。我吓得一身冷汗，狼狈逃窜。

回家路上，我把鱼挂在钩上，扛着钓鱼竿，昂首挺胸穿过大街小巷，自以为成了全世界注视的目标。我的影子投在墙上，那钓鱼竿比我高两倍，挂在细线顶端的小鱼在摇晃。炊烟与晚霞一起如旗帜飘扬，向我致意。

到了家，妈妈惊叫道：“儿子你真有出息，居然钓到这么条大鱼。”那正是饥荒时期。她下厨房忙碌，我享受胜利者的慵懒，靠在桌边几乎睡着了。直到妈妈端来大盘子，我看见中间那条小鱼只有铅笔头般大小，金黄脆亮。我先是一愣，随后一口把它吞吃了。

（若 子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城门开》一书，刘程民图）





## 两万个穷孩子的“富爸爸” ●陈 墨

48岁的杜聪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一种生活高入云端：与洛克菲勒的曾孙女喝下午茶；受白先勇之邀，和林青霞一起听昆曲；白天在大到可以打乒乓球的阳台上读书，晚上看烟花在温哥华海港绽放。他的事业得到李兆基和克林顿的支持，他的大幅照片被挂在法国国家巴黎银行总部大堂的墙上。

另一种生活显得过于接地气：带着脸蛋通红的孩子，在满是沙砾的农家院里转着圈跳舞；坐在脱了漆的桌边，操着有香港口音的河南话与老大娘聊天；跟着孩子一起走过枯草满地的乡村土路，和志愿者一起吃塑料袋装的熟食，用一次性杯子喝饮料。

1998年，曾任华尔街一家投行副总裁的杜聪在家乡香港成立了智行基金会，资助了河南、安徽、云南等10个省的2万多名“艾滋遗孤”读书。为此，他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奖。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在一场与合作伙伴的“高大上”见面会后，杜聪与5个前来帮忙的在京受助大学生吃晚饭。脱下笔挺西装，去掉头顶的光环，这个头发稀疏、身材矮胖的中年人挽起袖子，不由分说地把盘底的菜摊派到每个人碗里，要求“光盘行动”。合影时，他喊出惯用口号：“杜聪肥不肥？”大家咧嘴笑道：“肥！”

乐于自嘲的杜聪曾是华尔街的青年才俊。他中学时，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先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毕业后，如愿进入投行工作，29岁便成为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直到

21年前，他调职香港，因项目原因赴内地农村考察，从此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河南农村，他一连走访了好几个村子，有的村子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病人。“我从未遇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竟有这样大的苦难。一户人家老中青三代受到‘贫困’‘疾病’‘歧视’的三重打击。”杜聪回忆当时的情景。

20世纪末，河南一些农村遭遇了一场后来被称为“血祸”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潮。一些贫困农民卖血补贴家用，很多血站非法经营，共用针头，甚至在提取血浆后，把被污染的血液注回卖血者体内，导致许多农民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一位父母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大学生告诉杜聪，小时候，经常见到爸妈和同村人一起进城“献血”。另一位受智行资助的学生忆起儿时说，妈妈每次进城都带回来一个面包，自己在享受之余高兴地和小朋友攀比。后来才知道，这是妈妈卖血后得到的营养品。

做过志愿者的杜聪对艾滋病并不陌生。20世纪80年代，杜聪刚移民到美国，那时还没有HIV和AIDS这两个名称，只知道很多人死于同一种怪病。与他亲近的中学老师因此丧命，患病的学生也被家长联名赶出学校。

令杜聪惊讶的是，时隔10多年，即便在艾滋病多发的河南村庄，依然有很多人没听说过这种病。他担心美国当年的悲剧再次上演，回到香港后，他毫不犹豫地成立了智行基金会。后来他干脆不顾家人反对，辞掉了投行的工

杜  
聪







作，全职做公益活动。

当时，艾滋病仍被视为禁区，杜聪不得不像“打游击”一样去农家走访，运用私人关系低调筹资。

从2002年起，智行基金会开始资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上学，人数从第一学期的127个，很快增加到近400个。他从不预定名额，每到一个村，凡是符合资助条件的家庭都帮，防止家长为了争夺资助名额带孩子“扮惨”。

杜聪要求工作人员家访时不能直接给钱，带人参观基金会为帮扶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而开办的环保袋工厂时，也严格要求来访者不能当场掏钱购买。

在他看来，慈善绝非施舍，“不要剥夺他们的尊严”。从那时起，从没为钱发过愁的杜聪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筹不到钱了，不得不跟孩子说“明天起，你们又没有学上了”。

现在，智行基金会已经获得众多国内外大品牌的稳定支持，杜聪有时仍忍不住在微博上吐苦水：“当你有几千个孩子要养，他们大部分还在读初中或小学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都缺。”

杜聪每年要在高校、公益组织和企业进行四五十场演讲，经常要在全世界飞来飞去筹资。员工们最受不了的是，“工作狂”杜聪白天太忙了，时常在深夜一两点钟组织开会。而杜聪一直坚持的是，亲自面试每一个申请资助的大学生。

“他们将来事业有成时，上学这份钱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但他们或许会记住这次谈话。”他说。

那是个五一假期的夜晚，杜聪的声音有些疲惫，他参加了一整天的基金会迎新活动，还要继续与每位大学生面谈。他希望，“借此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心，继续帮助更多的人”。

从2005年起，每年暑假都有一两百位受助大学生回到家乡，进行家访，并开设兴趣班，

以自身经历鼓励“艾滋遗孤”。

杜聪自豪地说起，现在智行的全职员工，有70%是以前受过资助的孩子，有几个已经做到了项目主管。

他常在微博上“晒幸福”：他曾担心活不下来的孩子学了中医，还监督他控制血糖；以前吃不饱饭的孩子学会了烤面包，还在世界级的烤面包比赛中获了奖；原来上不起学的孩子毕业后回到家乡贷款创业，帮扶受艾滋病影响的老乡……杜聪甚至作为证婚人、“叔叔”、“爸爸”，参加了不少“智行孩子”的婚礼。“对一个没有亲生孩子的人来说，能不断地嫁女儿和娶媳妇，是福气。当然，我宁愿把福气还给他们的亲生父母。”他在微博上感慨。



杜聪坦陈，刚开始做慈善时，压力大于快乐。一位病床上的母亲，瘦得肋骨凸出，眼窝深陷。去世前两三天，她双眼亮亮地盯着杜聪，求他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去年夏天的一天，杜聪坐在咖啡厅，拿着一张格子稿纸，边看边

哭。那是那个被托付的孩子，从监狱写给他的回信。

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本来我刚入狱的时候就想跟您联系，但是我没脸，是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就彻底地变了。我恨，我恨所有的一切，我不愿母亲离开我，我想把她留住。”

他常说：“每一个孩子的失败，也是我们工作的失败。”他眼见那些孩子背负的苦难太重，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太少，一度濒临崩溃，在夜里痛哭。

朋友的开导帮他渐渐摆平了心态，他把智行资助的孩子称为“小海星”，寓意是：海滩上搁浅了数不清的海星，尽管它们无法被一一抛回大海，但每救一个，对被救的那只海星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杜聪说，他在等那个写信的孩子出狱，因





## 找一个迷人的理由

◎[美]丹尼斯·魏特利 ◎陈荣生 译

我给你一只手提箱，手提箱里装着一百万美元。它被放在一栋大楼内，从你此时的位置开车到那里，大约需要一个小时。交易条件是：你只需要从现在起，在两个小时之内到达那栋大楼，我就会把手提箱交到你手上，而你就会成为百万富翁。但是，如果迟到了哪怕一秒钟，你就一分钱也拿不到。没有任何例外！

牢记这个条件之后，绝大多数人会选择立即启程。你很兴奋，跳上车，开始朝那栋大楼驶去。但这时交通却突然瘫痪了。你根本无法在两小时之内到达那



里！

现在，你该怎么办呢？你是放弃，然后回家，还是下车找其他途径，以便按时到达那栋大楼？

现在，让我们假设，你正驱车前往牙医诊所看病。此时，交通也意外中断了，那么你会怎么办呢？也许你会选择放弃，回家，然后重新预约，你根本不会为了去牙医诊所全力以赴！

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就是理由，即为什么。

如果理由足够强大，那么使用的方法通常就不是问题了。这个迷人的“为什么”是你行动的动力。

积极上进的人，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都能设定和利用一个迷人的理由。

（张建中摘自《牡丹晚报》2016年5月6日，Getty Images 供图）

为“每个人都值得多拥有一次机会”。他每天抽时间和孩子们在QQ、微信上互动，帮助他们选专业，帮忙介绍实习机会，甚至给他们传授恋爱心得，为孩子“树立一个正面的长辈形象”。

对低龄儿童，杜聪发起艺术疗伤项目，通过画画、歌舞等方式帮助孩子消解悲伤。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上学前班的小女孩画了一组连环画。画上，她对躺在病床上的妈妈说：“妈妈，不如你卖了我吧。卖了我，就有钱买药来治你的病了。”紧接着的另一幅中，她说：“妈妈，不要紧的，长大以后，我会回来找你的。”

从2005年开始，智行每年组织夏令营。在杜聪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这些农村艾滋病家庭的孩子，有机会来到北京、上海和香港，参观企业、学校、博物馆，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喝咖啡、吃意大利面，第一次在五星级大酒店喝下午茶。

“给穷孩子看富人的生活不一定是坏事，”杜聪说，“让他们知道有人是这样生活的，然后告诉他们，要过这样的好日子，得靠自己的努力去奋斗，给孩子们树立奋斗的目标。”

在现实中，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依然存

在。夏令营时一些孩子曾遭到工作人员的白眼，一家餐厅的老板直接拒绝他们用餐。有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学医的学生在微博上吐槽：“尽管明知不会传染，接诊艾滋病患者后，老师还是让我们赶紧洗手，我也只能把自己的秘密藏得更深。”

杜聪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能够理解那些孩子的心情。刚移民到美国时，读中学的杜聪也曾被排斥，早年间父母离异让他觉得孤立无援。

“我也有各种被歧视的经历。”杜聪大声说，“社会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不只是艾滋病患者，丑、穷、胖、矮、同性恋……每个人都有被歧视的点，勇于面对不代表就不被歧视，而是不被别人的歧视伤害。”

曾经，这位投行副总裁的梦想是，退休后在瑞士林间买一栋小木屋，安静地享受生活。而今，他希望自己的公益理念广泛传播，让公益通过一个环保袋、一个面包，进入人们的生活。

他在微博上转发香港导演许鞍华的一句话，向所有人发问：“你所处的时代，有什么特别看不顺眼的，你去尽力把它改变，那也就接近黄金时代了。你活在你的黄金时代吗？”

（山 高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5月4日）





我和 X，交情超过 20 年。他 70 多岁，早已退休。X 是我一直钦佩的读书种子，他平生无他嗜好，独爱书。家中藏书数万册，客厅里中英文书籍堆至天花板，卧室里，床的

大半也让给了高耸的书山。最近他回国探亲，被国内三个多年没见面的亲妹妹“修理”得灰头土脸，回到旧金山后向我诉苦。如今，他的骨肉至亲就是这三个亲妹妹了。三个妹妹各自有家庭，都已退休，享受着含饴弄孙之乐。见面之后，妹妹们对久别重逢的哥哥招待得周到热情，气氛本来不错，但夜深之时，兄妹四人灯下深谈，爆发了可怕的冲突，焦点是 X 的“失败人生”。

妹妹们一致指责哥哥这么多年“没有争气过”，表现在：没买房子，没有可观的财

产。“人家去旧金山，多少发了财，看你……”知道哥哥回国以后，通过文友自费出版过一本著作，妹妹们更加义愤填膺，批评哥哥“专干亏本事”。妹妹们举出一桩桩事实，诸

## 恨铁不成钢

◎ 刘荒田

如：赴美初期放弃报考当地公务员的机会，多年在中文报馆当低薪编辑，一次买书花美金数百元……妹妹们又回顾父亲生前对独子的期望，越说越激动，声泪俱下。X 低头坐着，冷汗直流。说到此处，他对我叹道：“颈部若加上两双红卫兵的手，就成‘喷气式批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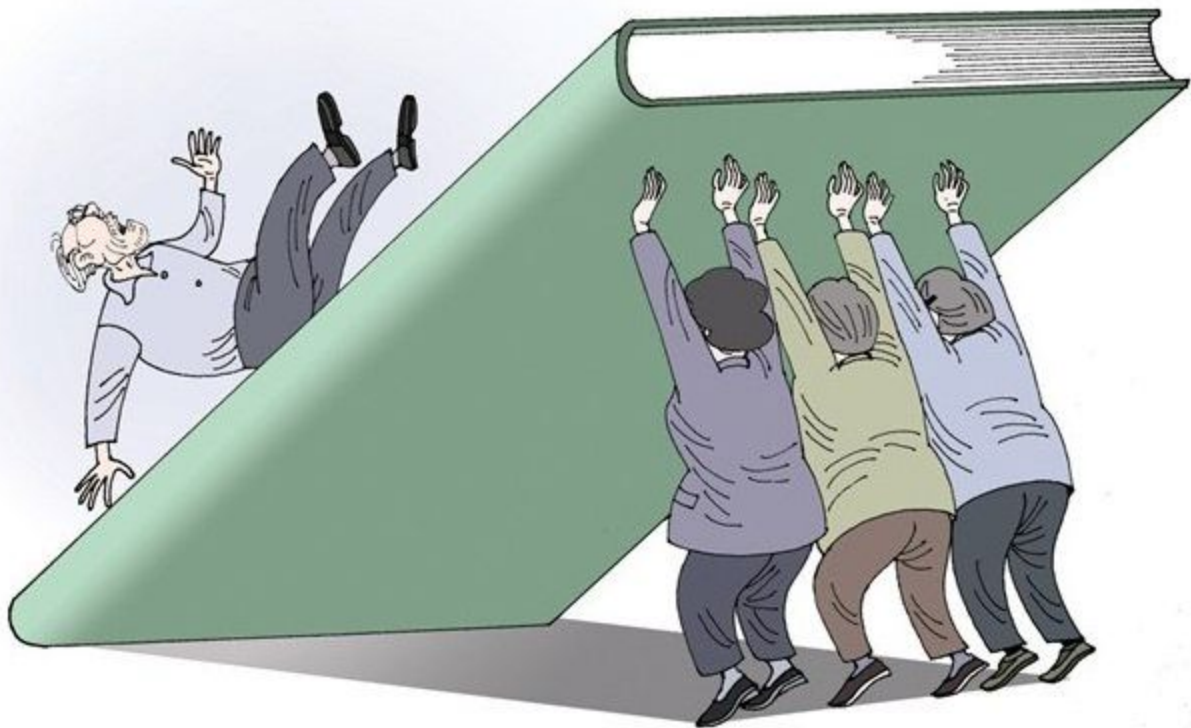
我们都晓得，这三位年过六旬的女性出发点至为光明正大：恨铁不成钢。“要不是为你好，我才不费这么多唇舌，连眼睛也哭肿。”然而，我们可见过，由“恨”锤炼过的“铁”果然“成钢”？尤其是让古稀之年的“铁”，脱胎换骨为她

们所定义的“钢”？别说 X 的价值观和妹妹们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差异，即使 X 确是天下罪人，不“恨”不足以谢天下，也不能不正视一个事实：X 已没有能力和条件，改变生命状态。其实，X 自食其力，从来没有向经济条件比他好的妹妹要过一块钱。他长期居于海外，当“书蠹”是他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妹妹们凭什么单冲着哥哥的“穷”而喋喋不休呢？如果她们具备起码的人生智慧，就会尊重爱书的哥哥，把哥哥通过读书取得的成就视为家族的骄傲，充分肯定哥哥的才华、学识和作品，而不是让远方来的稀客饱受责难，以致失眠。

检讨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亲人关系方面的败笔，大部分都是“恨铁不成钢”造的孽。首先，持此“恨”者坚信自己事出有因，“恨”来自无可非议的爱。其次，他们毫无例外地坚持一己之见，排除一切异议，被批评者必须接受他们所画的从“铁”变“钢”的路线图。再次，他们所认定的“钢”往往比较现实，以物质享受的水平来划分是“钢”还是“铁”，并且将此价值观当成真理，强加于人。结果是可以预见的：被批评的“铁”丢尽自尊，无所适从，双方不欢而散。

我的老友在我的劝说下，终于气顺。他说：“我活下去，靠的是穷书生的傲气，她们偏要在这上面剥夺我。”

（大浪淘沙摘自《今晚报》  
2016 年 5 月 12 日，黎青图）







### 想得美

青年路遇一个乞丐，给了他一块钱。乞丐追着青年说：“先生，您行行好，施舍一顿饭钱吧！一块钱现在真顶不了什么用！”青年听罢，掏出手机，递给乞丐。

乞丐一愣，说：“把手机送给我吗？这怎么好意思！”青年笑着说：“你想得美，只是让你看看我的红包记录。我昨晚抢了五个多小时，才抢到刚才给你的那一块钱。”

### 最开心的事

甲：“在公交车上给小朋友让座，最开心的事就是被叫了哥哥而不是叔叔！”

乙：“开心？这种事我也经历过啊！他说：‘大哥啊，谢谢你给我孙子让座。’”

### 送礼物好难

她：“我提示过你啊，买礼物，一是要选我表现过喜欢的，二是质感要比普通的好，三是目前家里没有的。礼物不用一进门就看见，放在睡觉前一定会打开的地方就好了，这样才能有惊喜。”

他：“我就是这么做的。”

她：“难道你买一块上等五花肉放在冰箱里就算礼物了？”

### 语文水平

富翁在遛狗，一个蒙面人突然跑过来，对准那条狗就是一枪。富翁大惊：“你怎么把我的狗打死了？”

蒙面人道：“有人让我来



取你的狗命。”

富翁激动地说：“你的语文老师是谁？我要好好谢谢他。”

### 委婉的评价

老婆最近疯狂地爱上了编织，第一件作品就是给女儿织的一条围巾。刚放下棒针，她就让女儿过来试一下。

女儿围好围巾，在镜子前左照右照，然后指着正蹦跳着想够围巾的小狗说：“妈妈，这条围巾给小狗吧。”老婆不解地问女儿为什么。

女儿回答道：“我看小狗好像特别喜欢这条围巾。最主要的是，它个儿小，照不到咱们家的镜子。”

### 死因

两个男人在天堂相遇，互相问起死因。

“我是冻死的。”

“我回到家里，开门之前，听到我太太和一个男人在说话。我怀疑她对我不忠，可找遍整个屋子，都没找到那个男人。我觉得不该怀疑我太

太，因为过于自责，心肌梗死了……”

“唉，如果当时你打开冰箱，咱俩就都不会死了。”

### 生日愿望

我生日，面对蜡烛许愿，老婆问：“许的啥？”

我道：“零花钱多点，跪搓板次数少点！”

老婆嘴角微微上扬说：“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哟！”

### 正版字典

女友从小就被家人宠上了天，经常说什么“我字典里没有‘妥协’这个词”……

一天，她又跟我争吵，知道自己不对，但依旧嘴硬：“我的字典里没有‘道歉’这个词！”

我直直地看着她，说：“宝贝儿，咱们换本正版的字典吧。”

### 担心

我考驾照，科三考了一次又一次都没过，教练终于忍不住，对我说：“你是不是怕考过了买不起车？”

### 厕所

我每次下班回家，第一件事都是直冲厕所。昨天，老婆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公司没厕所吗？就真的那么忙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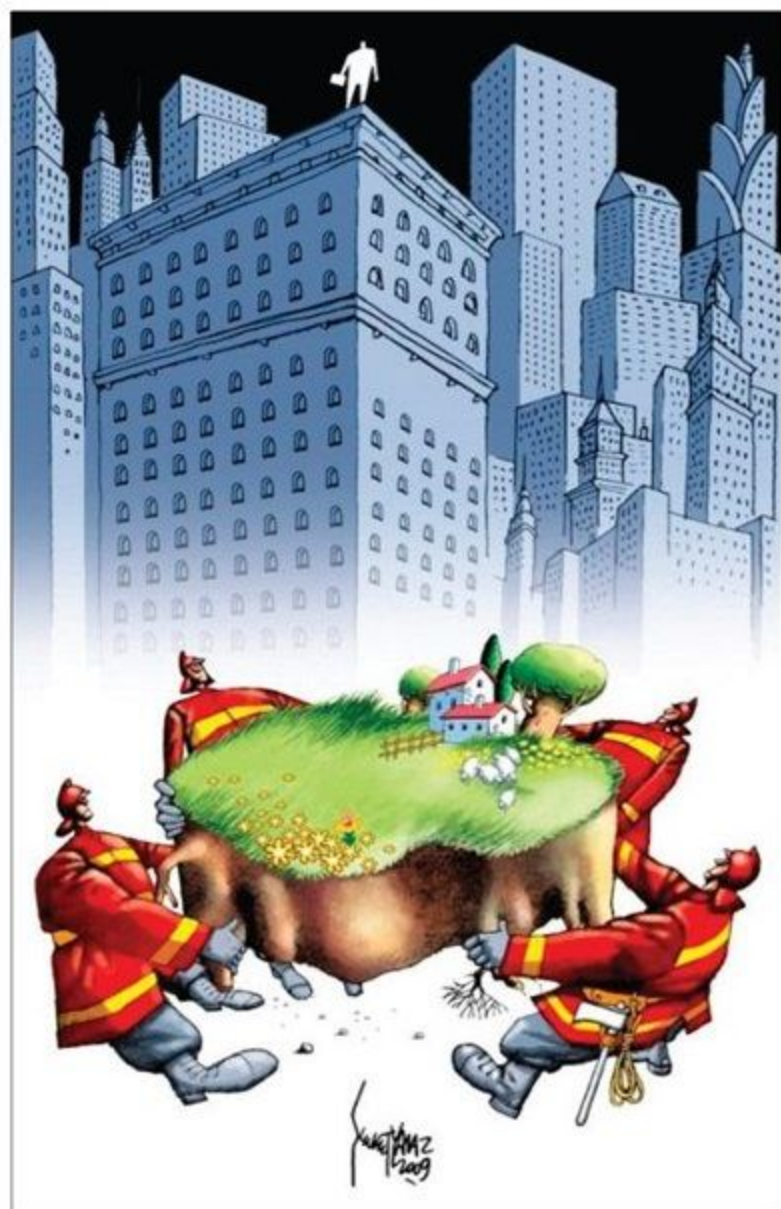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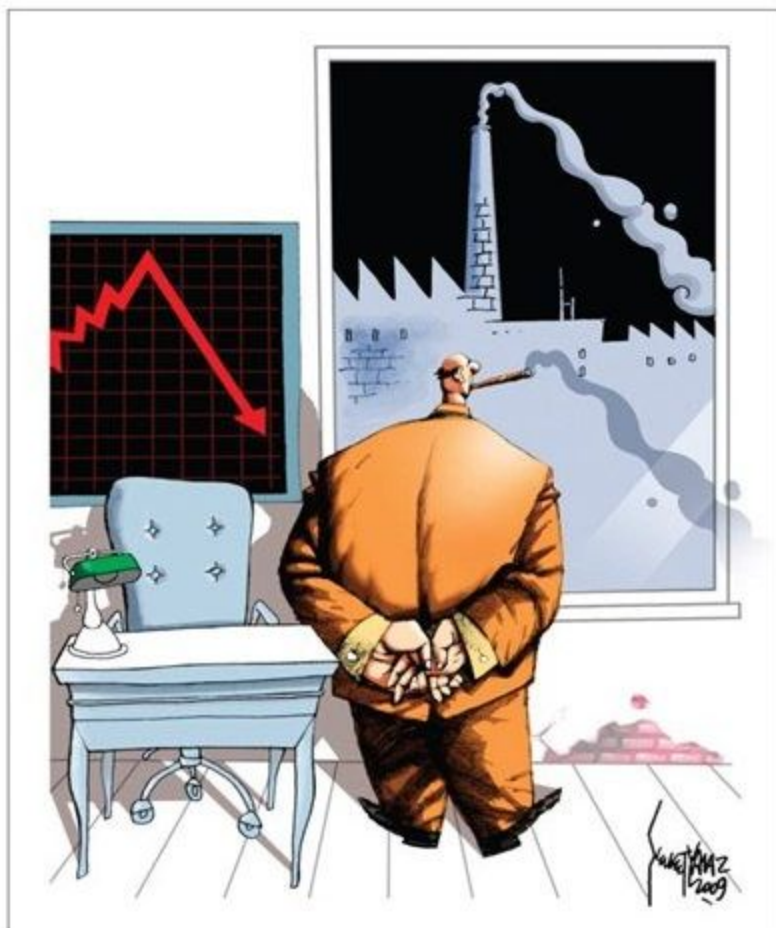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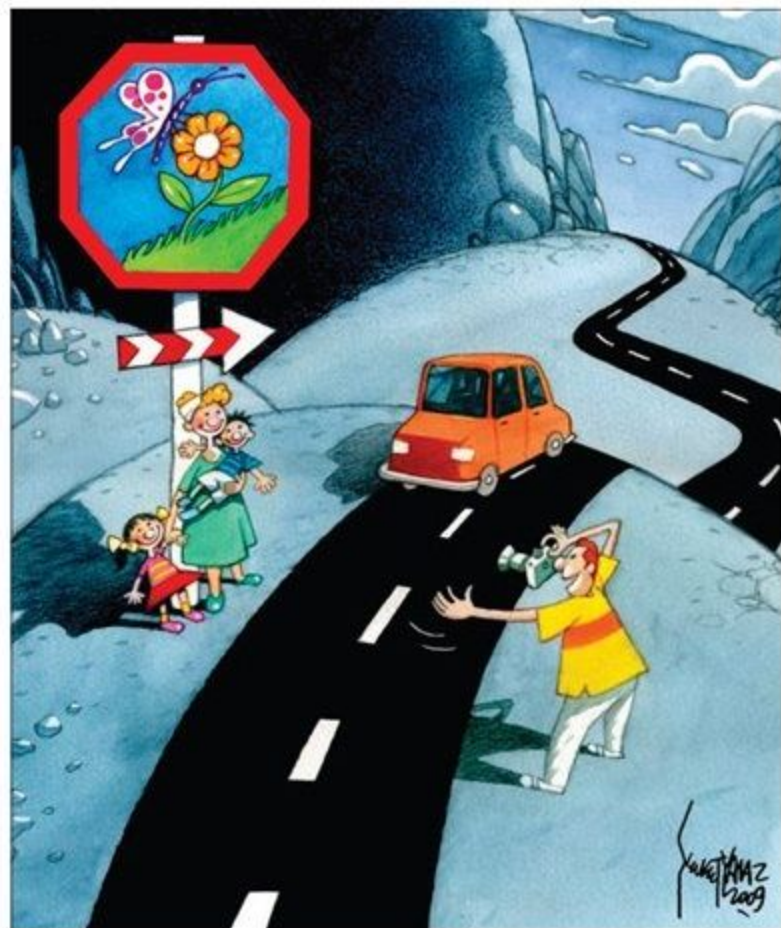
我：“像我这么认真、勤奋的人，会带薪上厕所吗？”

老婆：“说人话。”

我：“公司厕所没Wi-F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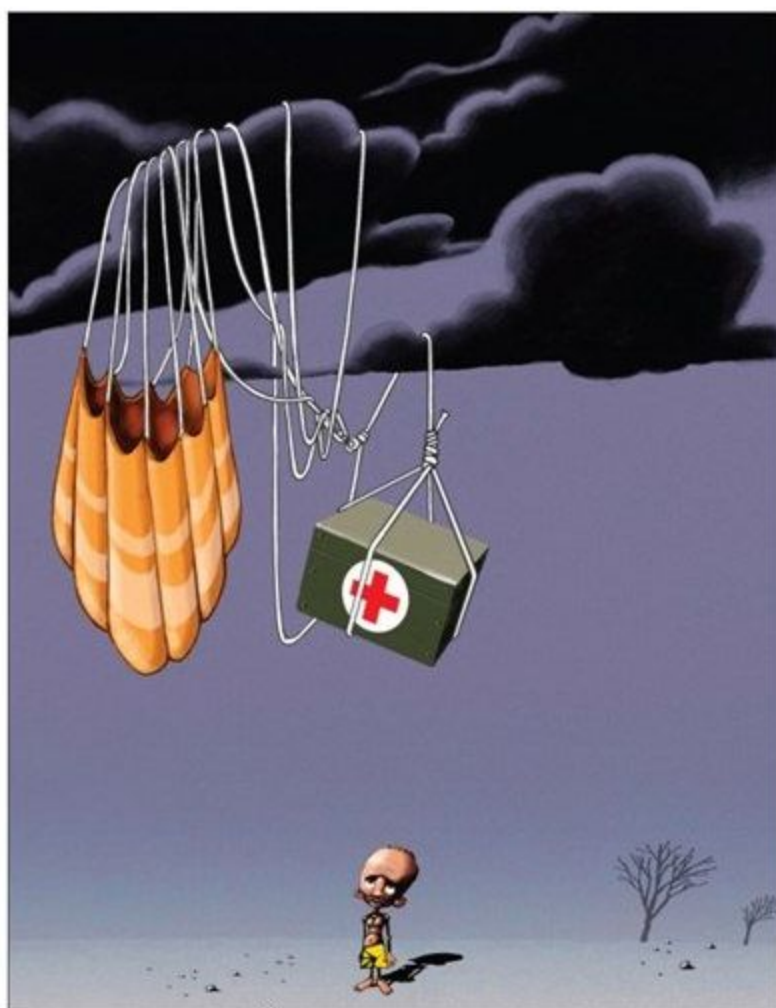
(潘光贤、玉巍、晓杰等摘)





## 漫画作品欣赏

◎ [土耳其] 谢夫凯特·亚拉兹







## 通缩与通胀，对你影响有几何

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是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常见现象。现在，欧元区和日本就出现通货紧缩现象，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就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通货紧缩可以让你的钱更值钱，但通货紧缩的情况并不多见，也不会像通货膨胀那样严重。

通货膨胀可以让你的财富化为乌有。在津巴布韦，如果在1980年有10亿津元，那是一笔巨资，当时可以兑换14.1亿美元；但这10亿津元到2009年1月1日只能兑换1000万亿分之一美元。

严格地说，纸币不能算作财富，因为纸币的购买力会不断发生变化，甚至会变成废纸，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本文就分析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们怎样影响居民的生活。

### 通货就是在一国流通的货币

“通货”就是“流通货币”的简称。各国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本国的通货。例如，中国的通货是人民币，美国的通货是美元，英国的通货是英镑。也有的国家把外国货币作为自己的通货。

对加入某一货币联盟的国家来说，联盟货币就是自己的通货。

### 通缩与通胀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通缩会阻碍经济增长，增加失业，所以，政府不希望发生通缩。一旦有通缩的苗头，政府就开动印钞机印票子，增加货币供应量，以抑制通缩。

央行即使不印票子，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以及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和出售债券或票据，同样可调节货币供应量。

通缩通常发生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此时经济萧条，百姓赚钱不容易，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人们舍不得花钱，消费疲软，很多商品便卖不出去，企业为了回款，只有降价销售，导致物价持续下跌或长时间在低位运行。

目前，欧元区和日本、丹麦、瑞典、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出现了通缩，这才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把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或隔夜存款利率下调为负，试图增加货币供给





量。

通缩的程度用通胀率来表达，如果不是专业统计部门的精确计算，我们可以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幅看作通胀率。通胀率小于零就是通缩，通胀率等于零则表示物价稳定不变，通胀率大于零就是通胀。

那么既然发生了通缩，为什么不开动印钞机印票子呢？要知道，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印钞控制得相当严格，因为货币如猛虎，放出去容易，收回来难，一旦票子印多了，造成恶性通胀，央行的很多货币工具就会失灵，这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

居民希望通缩，因为通缩意味着物价下跌，手里的钱更值钱。

通胀用百姓的话说就是“钱毛了”“票子印多了”。

货币供应的增加量应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一般来讲，货币供应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会出现通胀；反之，货币供应增长率小于GDP增长率，就会出现通缩。

#### 脱离了金本位的纸币更容易通胀

“票子印多了”是通胀的外因。之所以票子能印多，是因为纸币的制造成本低，可以忽略不计，需要多少钱就可以印出多少钞票来。

如果用贵金属做货币，由于贵金属的稀有性，其产量相对稳定，供应量不会突然增多，一般就排除了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除非有关方面作弊，减少铸币的重量或降低铸币的成色。

当然，在金本位下，就算以纸币做通货，也不会出现“票子印多了”的现象。因为此时的纸币就是纸黄金，要印钞票必须增加黄金储备，不然就无法印出钞票来。瑞士在1999年放弃金本位后，世界上再也没有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了。

所以说，通胀的内因是货币的材质——纸。失去金本位的纸币就是政府的信用凭证，它失去了货币的内在价值，仅保留了货币的交换价值。由于信用纸币无任何抵押物，政府让它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

#### 通胀的本质就是征税

假如你今天为别人提供5个小时的劳务，获得100元的报酬，你拿到的一张百元钞票其实就是信用凭证，将来你可以用它换取自己需要的商

品或服务。但这张钞票将来能换回多少商品或服务，就要看通胀率了。由于这张钞票是央行发行的，央行就把发行的货币计入自己的负债，所以说，央行是货币持有人的最后债主。

由于通胀，假定10年后5个小时的劳务报酬是500元，你现在为别人劳动5个小时拿到的100元，10年后如果你需要别人为你提供劳务，这100元只能支付1个小时的劳务报酬，你的财富缩水了80%。这是非常残酷的事实，通胀会吞噬你的劳动果实，让你的财富缩水。

政府的支出基本上来自百姓的纳税。许多国家的征税权被议会牢牢控制，政府增税难度非常大，有时为增加一项税或调整税率要辩论几年。

如果政府绕开议会向央行借钱，就是货币的财政发行——央行这只右手印钞票，然后交给政府这只左手去花。印的票子被政府花出去，由于货币乘数的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数倍于新印的钞票。通货突然增多，而物品和服务却没有相应增加，必然会爆发通胀。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发行了巨量国债，战后，加之战败赔款，德国政府只有靠印钞偿还国债，由此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仅1923年一年，物价就上涨了4.5亿倍，人们取暖、煮饭不用劈柴，就用钞票，因为用钞票换来的劈柴还没有钞票本身耐烧。

德国当时的通胀，对政府最有利，这样，政府就可以轻松地卸掉债务。像德国，当年借给政府的4.5亿元可以购买一家大公司，但后来政府还回来的4.5亿元只能买一个面包。

因此，很多国家干脆就把通胀叫“通胀税”，如果通胀率是10%，就相当于对个人收入增加了10%的税。

#### 通胀把能源大国经济压垮

委内瑞拉是世界能源大国，石油储量世界第一，天然气储量世界第八，煤炭储量也很高，水力资源极其丰富，全国电力供应主要来自水电。但这个自然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经济竟被通胀压垮。





当年，委内瑞拉政府提出很多宏大的发展规划，比如通过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这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货币，于是，政府就大量印钞，引发了通货膨胀。

2008年1月1日，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委内瑞拉实行货币改革，发行强势玻利瓦尔替换玻利瓦尔，新币与旧币的兑换比率是1:1000。

但货币改革未能阻止通胀继续。居民不信任本国货币，纷纷兑换美元，政府开始外汇管制，企业必须把外汇上交央行。企业没有外汇就无法进口商品，而委内瑞拉居民的日常消费品又靠进口，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减少必然造成商品供应短缺。即使有的企业通过黑市搞到外汇进口商品，但通胀也把贸易利润给吃掉，没人会冒险从事无利可图的国际贸易。进口商品稀缺又推高了物价，造成恶性循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4月预测，委内瑞拉2016年的通胀率为481%，2017年将达到1642%。

现在，委内瑞拉的水、电、大米、面粉、牛奶、面包、啤酒、卫生纸等商品都要凭带有指纹信息的供应卡定量获取，食品和生活用品短缺率高达90%，药品短缺率高达80%，疥疮、疟疾、痢疾、阿米巴病等多种疾病发病率蹿升。

委内瑞拉2016年4月26日宣布，为应对电力供应短缺，所有公务员每周工作两天，中小学每周上四天课。

通胀导致的物资匮乏，让委内瑞拉连印钞的原料也没有了。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一直拖欠外国公司的印钞费用，委内瑞拉恐怕将来连钞票都印不出来了，那时本国货币体系必然崩溃，而只能流通美元等外币。

### 通胀导致货币体系崩溃

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时，其经济水平仅次于南非，被誉为南部非洲的粮仓。

由于政策失误，到2005年，津巴布韦人均购买力倒退到了50多年前的1953年。

国民经济日渐萧条，但政府开支却逐年增加。2007年，政府支出占GDP总量的67%。由于政府无法再从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百姓那里征税，便开动印钞机狂印钞票。

1980年发行第一套津巴布韦币时，当年的通胀率为7%。后来发生了恶性通胀，政府不得不于2006年8月1日发行第二套津巴布韦币。

根据研究机构的估算，2008年11月，津巴布韦的通胀率为79600000000%。2009年2月2日，发行了第四套津巴布韦币，一张钞票的面值印到了100万亿元，第四套1津元兑1万亿第三套津元。

2009年4月12日，津巴布韦宣布停止使用津巴布韦币，政府记账货币改用美元。现在津巴布韦的流通货币有美元、南非兰特、欧元、英镑、博茨瓦纳普拉、澳大利亚元、印度卢比、日元和人民币。

一些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众多经济事件和社会现象中，民众最反感的就是通胀。所以说，物价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物价稳定不但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为此，很多国家央行把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伯仲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5月14日，本刊有删节，刘宏图）

## 信任

●陈丹燕

信任一个人就是可以在他面前完全放松，能说自己想说的，做自己能做的，却一直都没忘记自律。不以放松为理由，仍旧收敛自己，这样使得信任感里没那么多要对方包容的成分，这样的信任有些妩

媚，也有些甜蜜。

有时，信任这种感情，一旦被挫败，就许多年都偃旗息鼓——警觉地度过春夏秋冬，时刻穿着盔甲，手握盾牌。要足够幸运，才能突然遇到一个人，使自己卸下武装，放信任出来。有时还要走过千山万水，要在世界的陌生一隅才能遇到。

能穿过一层层被谎言与轻慢切削而留下的伤疤，再说出“信任”二字，好像真的不容易。但是，随之心中感受到的盈盈爱意，那闪闪发光的惊诧与甘美，自由与轻盈，感激与勇气，却证明这种感情竟然可以死而复生。

（晓菊摘自《新民晚报》2016年5月1日）





## 1

我喜欢安徒生童话。

它告诉我：生活像一件大大的不可思议的礼物。

我喜欢它说的生活。我要用太阳花、微笑和七颗星星的夜晚去交换。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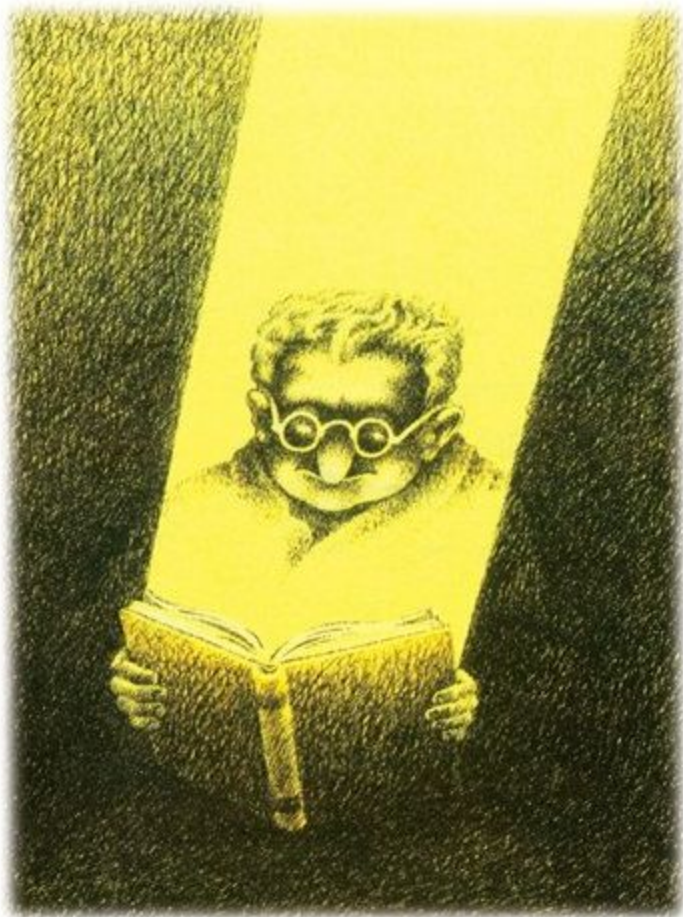
许多年前，我喜欢昆虫，我走很远到书店去找关于虫子的书。这种书很难找，这种书也很怪，总要把虫子分成有益的和有害的，活像一个法庭，根据虫子的若干表现就加以判决，凡对人不利就要处以死刑。

会不会有别样的书，用别样的方法讲昆虫呢？不会，因为书也跟昆虫一样，早被分了类，凡是不能让土地多产粮食的书，都进了造纸厂。

## 3

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听音乐也就听到巴赫，而谁谁谁（也是一个朋友）已经听到西贝柳斯了。我就很吃惊，我说：“这还有个等级吗？好像经过千山万水才能听这个西贝柳斯啊？”对我这惊讶呢，我这朋友就很不以为意。读书也是这样，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或是亨利·米肖，好像标志着不同的级别。我就叹气，这人还真是不知道自己的脚有多大，非得靠尺度告诉不可呢。我也喜欢看书，但是我不太喜欢看

文学史，我就不太信那个“史”和分类。我看书就像看一只漂亮的昆虫似的，看进去了，我就是那只昆虫，随它过上一段它的生活；看书呢，我好像就成了那里边的一个个人，作为这个人、那个人，再经历一次人生。我看《德伯家的苔丝》，我就是那个女孩



## 哲思录

◎顾 城

子。所以我看一本书，差不多就是多获得了一种生活，多经历了一个生命过程。

## 4

我比较喜欢崔健和王朔的作品。我和他们的性情十分不一样，这可以一目了然。但是从敢于表露真性情上说，我是喜欢他们的。很多人，包括

我，对现实失望的时候，就寻找思想的支持；对生活失望的时候，就寻找文化的支持；对现代失望的时候，就寻找历史的支持；对人失望的时候，就寻找自然的支持。但是像崔健、王朔，他们在这点上勇敢的、诚实的，就是说，我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什么能代替这个，也不指望什么来支持这个，它不垮就是这个样，垮了也无须救，因为没什么救得了。

## 5

真性情无好无坏，它就是：是这样。

如果究底的话，它是跟人的自在的本性一致的。至于好坏，是从世界的位置看它而生出的问题，世界的位置大体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利益的位置。如果从审美角度看，我相信只有单纯的才是美的，单纯的就是本质的，就是真性情的。所以有美或者不美，喜或者不喜，而没有好坏的问题。

荷兰有本书《小约翰》，说两个蘑菇在那儿说话，一个小孩儿过来插嘴说：“你们是有毒的！”蘑菇听得莫名其妙。因为人想要吃它们，才会有“有毒”的看法，而对于蘑菇来说，就没有这个问题。好和坏是人间功利的问题，而纯粹的人的本性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聃 尘摘自重庆出版社《顾城哲思录》一书，（俄罗斯）瓦伦丁图）





## 猎人们 ●朱天心

尚未帮家中母猫结扎的年代——啊，那真是幸福的年代，整个辛亥隧道南口山坡只有不到五十户人家，人家中又只有我们养猫。猫口增加缓慢，简单说，我们无须为他们结扎，所以当时很习惯做母亲不久的猫妈妈们的夜间训练课程。

神秘清朗的夜晚，小奶猫们从某个角落传来或撒娇或哀求或哭哭啼啼的叫声，不需起床、不需探看就知道，是猫妈妈把他们叼到高处，要他们练习跳下。

对此，我们硬起心肠不干涉，曾经因为帮小猫求情，气跑过自尊心极强的母猫。

猫妈妈遭结扎的年代开始后，陆续收养的都是零星的孤儿猫，未及让妈妈带大并传授任何技艺。不过这半点不妨事，他们吃饱喝足后，仍然可

以做优异的猎人。

家里的猫史上，排名一二的捕猎高手应该推花生和纳莉。花生是猫王朝中唯一的“武则天”。

花生晚她兄长金针和木耳大半年来到我家，但几乎可确定，他们是附近一只独眼老母猫先后两胎所生。花生是白底玳瑁猫，比真正的三色玳瑁猫要硕长许多，骨架大而又瘦骨嶙峋。依例，在她发情前我们给她做了结扎。

花生整日搜寻整条巷弄，把慕她美色而来的公猫们打得哀号逃命，半点不留情。花生也看不起家中的猫族，她常坐在家中高处，怒目四望，喉间发着怨怪牢骚声，连狗族都个个胆寒畏缩。而猫族小的们天真无邪，只顾追打厮闹，老弱的昏睡终朝……花生何以解忧？唯有打猎。

她轻易衔回蜥蜴，向我们炫耀。我们抢救蜥蜴情急，便洒些猫饼干换她松口，花生钟爱猫饼干，次次应声放开只是诈死的蜥蜴，专心享用饼干，我们趁此把蜥蜴送到远些的地方放生。

没多久，事情竟发展成这般：花生想吃饼干，便衔回一只蜥蜴向我们换取，一天好几回。她吃着饼干，一定暗暗叹息：“这主人是怎么回事？这么爱吃蜥蜴！”

我们决定忍耐几次，不回应花生的物物交易，预料聪明如她，也许会改改这习惯。花生聪明，却没聪明到能了解我们一夕之间不再爱吃蜥蜴的用心。于是她改打麻雀回来，打青蛙、打红裙子大蚱蜢、打某邻居家抹了盐和酒待下锅的生鱼……我们也傻了，有耐心的便好言相劝（因为她极会高声回嘴：“以前可以，现在为什么不行？”），而若压低声调告诫或禁止她，她掉头就跳窗跃上墙头，离家而去。

起初花生仍不死心，择家中人来人往要道蹲踞，不断逢人申诉我们“片面毁约”。她说得清楚有理，我们答不出话，或此中有好心人两手一摊，无奈地回她“猫饼干没有了”，她便尖声打断，简直掩耳不愿闻。再后来，她也不回嘴了，负伤的身影跳窗出走。

母猫和公猫对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公猫一旦确认你对他是无害的，甚至是可以为他提供食宿的，就把整颗心、整个身体交给你，绝不逊于一个男





子在盛年恋爱时对你所做的；母猫则可能因为养育后代的强烈责任感而显得保守谨慎多了，她们时刻暗暗给你打分数，并释出相对等量的信任和感情。

但话说回来，要说真正的好猎人，绝对是抚育喂养猫崽的母猫们。

花生之后，公认的捕猎高手是纳莉。纳莉是纳莉台风到来前夕别人家扔来的小野猫。纳莉从小就不近大猫，也不理狗族。她白日不回家，在我们与后邻超市之间的绿带隙地游荡，晚上回来吃完饭，又不见踪影，一度我们以为终会失去她。后来与超市潘老板说起，才知道原来纳莉天天与他们放养在绿地的一只名叫“三杯兔”的大黄胖兔厮混一处。潘老板说，他每蹲在那儿蒔花培土，总觉得有一对猎捕的眼睛在盯他，后来发现是一只藏在长草灌木中的小花猫（我们对了一下，确定小花猫就是纳莉），但纳莉打算猎捕的对象并不是他，而是体积大自己三倍的三杯兔。那三杯兔成天只顾忙着挖地道，谁都不理，包括经常箭矢一样从它背上跃过的纳莉，也不怕偶尔会跳骑到它背上，想法咬住它咽喉的纳莉。天黑时，潘老板会把三杯兔收进铁笼中，铁笼有一层阁楼夹层空间，纳莉不待邀请就自动住进去，三杯兔在楼下理毛，纳莉也在楼上理毛，那真是一段快乐纯真的伊甸园时光！幸福的猎人纳莉，仿佛狩猎女神狄安娜，光彩夺目地忙进忙出，从未掉入花生以物易

物的窘况。相处到这个地步，便会有很多惆怅时刻发生，好可怜啊纳莉，你都不知道大冠鸮遨游的天空是这样的，美味的异国鱼鲜是这样的，无论如何你都不会知道世界是那样大……我不免觉得悲伤，也深感到一种与死亡无关却无法修弥的断裂。

但其实我得这样猜想，她在我们这方圆不超过半里的绿地、山坡、覆满杂草的挡土墙间游荡，在星光下，有清凉微风的早晨，有众鸟归巢的黄昏……她花一两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蹲伏在长草丛中，两眼无情如鹰，目标是一只灵巧机警的麻雀，或一只闭目沉静、冷血入定的老树蛙……她一定曾想：唉，我那看似聪明什么都懂的主人永远不会知道这种乐趣，那微风夹带着多种

信息穿过草尖，草尖沙沙刷过最细最敏感的腹毛，那光影每秒钟甚至更小刻度的变化，那百万年来祖先们汇聚在血脉里的声声召唤，那掌爪下的搔动，那无论什么动物都同样柔软的咽喉，但不急咬断它……甲壳虫如何被肢解，飞鸟如何变得只剩飞羽和尾羽……洗脸理毛，将那最后一滴鲜血深深揉进自己的腺体中……那样精密，那样乐趣无穷，那样探索不尽，我的主人永远不会知道。

我只有努力为想象中的细节不断增补更多的小细节，唯其如此，才能平衡我们这一场人与野性猎人在城市相遇，既亲密又注定疏离的宿命。

（晓冬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猎人们》一书，赵希岗图）

## 还有一半的路程

◎〔以色列〕道格·李普曼 ◎陈荣生 译

拉比纳夫塔利以其韧性和智慧而闻名。

一天，他整个上午都在教堂里不停地祈祷，希望富人能够将自己更多的钱捐给穷人。

他回到家之后，妻子问他：“你的祈祷成功了吗？”

拉比纳夫塔利笑着回答：“我走了一半的路！”

妻子听后感到很困惑。

“哦，是的，”他让她放心，“穷人已经同意接受了！”

（田文英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 关于打架的记忆碎片

●张立宪

##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打架，贯穿于俺整个成长的日子。

那一代孩子全是一群狼。冬天，没有一个孩子不把手和脚冻得跟烂柿子一样，不过冻脸的人倒不是全部，因为有些人的鼻涕在脸上结的痂实在是太厚了，足以保护娇嫩的皮肤不受寒风刮割。越寒冷的日子越是我们奋战的舞台，因为衣服厚，伤不到身体，因为冬天夜长，除了打架实在没什么好消遣的，连露天电影都已经停放。

我参加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群殴发生在小学四年级。两条街分成两个阵营，在冬天的夜里，荒凉的野外，燃起几堆玉米秸，首领发一声喊，便斗起来，以摔跤为主，间或拿冻得

硬邦邦的土坷垃（野外没有砖头）拍之砸之。都是乡里乡亲的，加之烽火熊熊，所以基本不会分不清敌我。因为涉及两条街的荣誉，所以有的分属不同阵营的亲戚也全然六亲不认，趁对方犹豫迟疑的当儿就是一招“黑虎掏心”。

第二天，校长恼羞成怒，将全体学生集合到操场上，问都有谁参与打架了。我们中可没有那种敢做不敢当的脓包，呼啦啦举起了一片胳膊，棉袄袖沾满了尘土和牛屎。

俺最不满的就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让人没有兄弟姐妹。

别用什么大道理来反驳俺，俺就是看不得这个。一个人，如果不能享受到兄弟姐妹间的感情，是人生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缺憾。

好在俺的父母在政策推行之前让俺拥有了两个弟弟。俺让弟弟得到了俺没有享受过的东西，比如，有一个哥哥，打架的时候腰杆会硬许多。

谁不希望有个哥哥保护自己，不必害怕，不必遭人打？

我身为长子，从来没有得到过哥哥的保护。

##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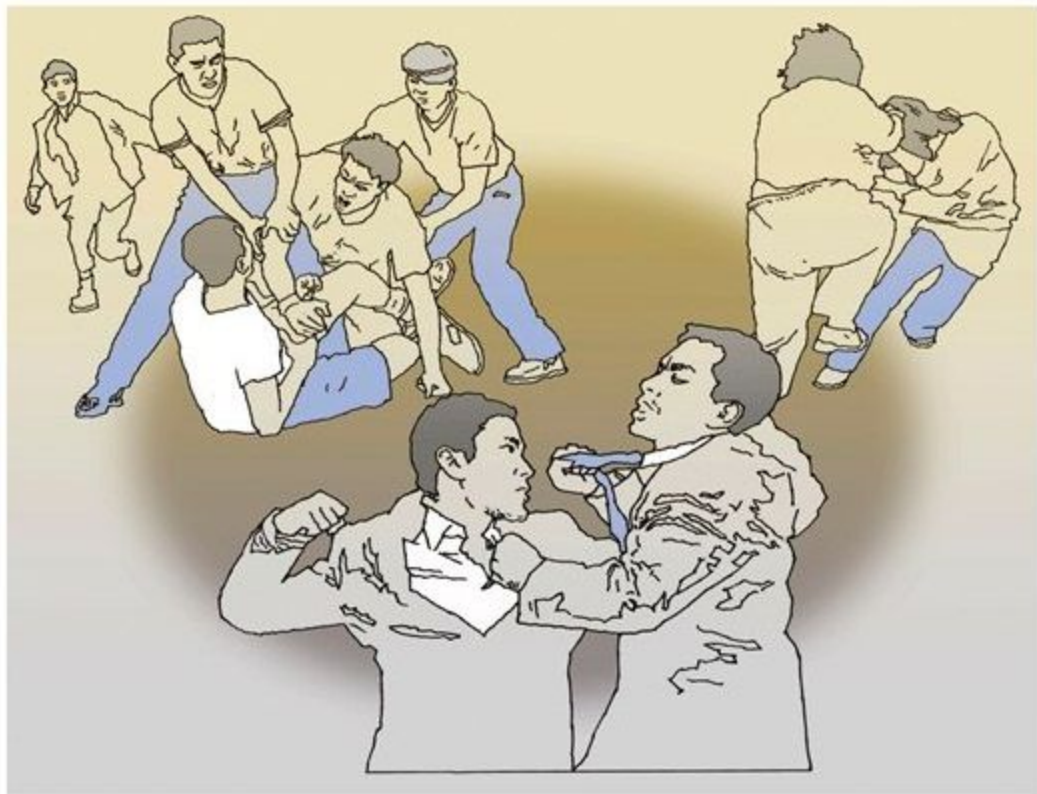
但人长大了，确实不太好玩，特别是在打架这件事儿上。

小学时的架，你说打就打；中学以后的架，你说着说着就不打了。

一个不大的由头，两个人伸手较量一下也就得了。偏不，一句“你等着”，就开始到处拉赞助，无论从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够大战规模了，但越拉人越多，不想打的人越来越多，相互熟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扭头再一看，原来打架的缘由竟是那么微不足道，随便谁的面子一抹，就打不起来，于是到最后便不了了之。

这时候，打架的真正魅力便在于约架后的枕戈待旦、打架前的剑拔弩张、劝架时的唇枪舌剑、散架时的觥筹交错、以后再见面时的义薄云天、再打架时的并肩战斗。如此循环往复，和平主义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我经历的一次比较危险的架发生在劝架时。人是一种很贱的动物，许多架友属于那种人来疯，越劝他越来劲，还没完了。俺当时劝的那位手里拿







着刀子，俺越劝他越比画，力气随着拉他的人增多而加大，等看到劝架的人都伸出手拉他，都张开嘴求他，再没有后备力量，他才善罢甘休，收起了刀子。

大伙正在彼此介绍，说些“久仰”之类的话，突然有人冲俺高呼了一声：“你的脖子！”

俺用手一摸，一手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挂的彩。

这个伤口后来成了俺炫耀的资本，因为离右颈动脉不到五厘米，谁见谁抽凉气。而俺当时就剩下后怕，并从此特别烦那种嚷嚷半天也不打、一见人多就咋呼的人。

打架真正的快感是在丧失理智、疯狂出手的时候——红了眼，咬着牙，不知道疼，不知道轻重，全身都兴奋得直哆嗦。俺曾经有一回跟哥几个追打一个人，真是越打越过瘾。这时的人，甚至比野兽还野兽，因为那股兽性是憋了许久的“陈年佳酿”，表现出来的简直就不能叫兽性，叫人性得了。

###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好好一个有志青年，非要跟这么一帮二流子混在一起，俺也说不大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像蝗虫一样扎堆在一起？

郑钧唱道：“我们活着只是为了相互温暖，想尽办法就只为逃避孤单。”

“义气”是那个年代对一个男人的最高褒奖，宛如现在

的“品位”“优雅”“格调”之类。

直到某一天，俺突然明白：原来我们为之动情、为之动刀子的所谓义气，竟那么经不起人性的推敲，那么经不起日子的锤打。这种幻灭感让俺无比沮丧。

###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关于打架这件事儿，说的比打的多，架友们在一起，多是回忆与憧憬，真刀真枪搏杀的时候其实很少。大家津津乐道的全是胜利的故事和勇敢得来的尊严。

道理要讲给能认错的人听。被英雄打趴下却懂得欣赏英雄的人们，才让英雄成为英雄。而在架圈，是没有英雄的，因为永远没有狗熊那一方。

这是俺后来退出架圈的主要原因。因为你拼杀半天，人家照样“肉烂嘴不烂”；而你也慢慢发现，拼杀半天，还不如吹半天牛更能博得江湖上的尊重和名声。

所以，俺以后也改练嘴皮子了，包括练笔头。

###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会打架的人，首先应该是会退缩的人，这便是经验之谈。至少，三种人你别惹：一是喝多的人，一是失恋的人，前者不知道疼，后者在努力作秀糟蹋自己，你打他越狠，他越有快感，咱可别给人家当枪使。还有一种人，就是身边有孩子的男人，不管那人如何逞能，你都要忍下那口气，不为

别的，一定要在孩子面前为父亲留下尊严。

还有另一条经验：拉出打架的架势，其实是为了不打架。

毕业，工作，俺开始枯萎，慢慢老去。

结婚后，俺某次陪太太去医院看病。突然楼道里一阵喧哗，大伙纷纷开始躲闪，一个浑身血污的汉子在到处找病房，一看就是刚从架场上挂彩回来。

等他走到俺面前的时候，俺问：“怎么了？”

“唉，没什么事儿。”那人轻描淡写地说。我见他伤口很深。

俺一下子就被打动了，想多看一会儿，但是，俺太太颤抖的手拽住了俺。俺知道，俺已经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

果然，已经好几年过去了，俺再也没打过架。俺这个当年追求民主、平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开始觉得自己的命很值钱，跟别人打斗、同归于尽，不值。

但人的血性毕竟不是因果分明的逻辑推理，不是天平两端的精密平衡，不是安慰自己的动听道理。如果所有的人都那么精明地知道值不值，就真的是一个恶人横行的世道了。所以俺说——最好是不打，可真要想打，那打就打吧。

（欣悦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一书，本刊有删节，张骏图）



# 两回事

● 邓清波



钱穆

一

钱穆在北大时，一天，有人突然闯进门来责备他：“你怎么这样无情呢？”钱穆愕然。对方便问他：“你知道胡适病得严重，已经住院了吗？”钱穆仍感不解，说：“刚刚才知道，怎么了？”那人便说：“胡适对你很好。有人问适之有关先秦诸子问题，他都说来问你就是了，不用再问他，可见他对你是多么器重。可是现在他病了，去探望的人踏破了门槛，你怎么能够不去？”钱穆释然，说：“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你把两回事硬扭在一起说，是打算教我做什么人呢？”尽管胡适当时在北大任要职，但钱穆终究没有去探望他。

## 二

军阀孙连仲的表弟贾克文，起初不愿意去投靠孙连仲，反而从保定跑到北京，应

图书馆研究员刘盼遂之聘，拟担任书记员。贾克文晚上才到，第二天早上，刘盼遂起床后要其为自己倒一盆洗脸水，不料贾克文闻言勃然大怒，说：“我是来应征做书记员的，不是来当仆人的，请从此辞去！”刘盼遂十分惊讶，连忙表示自己失言了，以后不会再这样，但贾克文仍然坚决要走，刘盼遂只好说：“你远道而来，如果这样刚来就走了，我的心会很不安。恳请再留一天，你如果实在不愿意在我这里做，我就介绍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贾克文这才答应。显然，在他看来，当书记员和给老板打杂做仆人，也是两回事。

第二天，刘盼遂便把贾克文介绍给钱穆。此后，贾克文便在钱穆府上住下。还不出十天，中日局势有变，钱穆全家奉送母亲南归，就请贾克文留

在北平为其守屋，贾克文毫不推辞。后来钱穆回到北平，贾克文便承担起照顾其饮食和洒扫庭院的责任，十分尽心，俨然成了钱穆的私人厨师。钱穆喜欢吃鱼，而且要鲜活的现宰现煮，贾克文虽怕杀鱼，但仍然从市场买活鱼回来，放在案板上等鱼自己死去再烹调。钱穆喜欢吃白菜，贾克文便每次买回白菜，将最好的白菜心炒给钱穆吃，自己把外边的叶子炒了吃。钱穆十分奇怪，有一次问他：“你刚来北平在刘盼遂家时，刘君仅仅要你倒一盆洗脸水，你就受不了，愤而辞去。现在你在我这里，成了一个厨夫，你却能忍耐下来，这是为什么呢？”贾克文说：“我来您这里还没有十天，您全家南归，就信任我，让我为您守屋。您对待我就像是一家人，没有半点疑忌，让我感到您就像我家里的长辈一样。您又把每月的开支都交给我管理，从来都不过问，这么信任我，我更加感动，只等以后师母回来我向她交账，如果没有亏欠，我就心安了。总之，我侍奉先生您，感觉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侍奉老祖父，请您不要再见外了。”

贾克文和钱穆一家的情谊一直维系着。后来贾克文在孙连仲举荐下到张家口担任警察局局长，觉得不惬意，又回到北平担任闲职，仍对钱穆执弟子礼。因钱穆想要有一个更清静点的住处，贾克文便尽心寻找，为他租到了一个大律师家的后宅，钱穆非常满意。“七七事变”后，钱穆南下，贾克





## 耳醒之地

◎韩少功

八溪乡只有四千多人，却一把撒向了极目望断的广阔山地，于是很多地方见山不见人，任雀噪和蝉鸣填满空空山谷。

近些年，青壮年又大多外出打工，去了广东、浙江、福建等以前很少听说的地方，过年也不一定回家，留下的人便日渐稀少，山里更显得寂静和冷清了。很多屋场只剩下几个闲坐的老人，还有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的孩子。更有些屋场家家闭户，野草封掩了道路，野藤爬上了木柱，忙碌的老鼠和兔子见人也不躲避。

外来人看到路边有一堆牛粪，或者田边的一个稻草人，会有一种发现珍稀物品时的惊

喜：这里有人！

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好多倍。外来人低语一声，或咳嗽一声，也许会被自己的声音所惊吓。他们不知是谁的大嗓门在替自己说话，不知是何种声音竟敢冒天下之大



不韪，闯下这一惊天大祸。

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浮出来。一双从城市喧嚣中抽出来的耳朵，是一双苏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还有各种天籁的纤细、脆弱、精微以及丰富。只要停止说话，只要压下呼吸，遥远之处墙根下的一声虫鸣也可洪亮如雷，急切如鼓，延绵如潮，其音头和音尾所组成的漫长弧线，其清音声部和浊音声部的两相呼应，都朝着我的耳膜全线展开，扑打而来。

我得赶快捂住双耳。

（清荷夕梦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山南水北》一书，赵希岗图）

文还常常到其家中督导教育钱家子女读书，并经常出钱周济。两年后，钱穆全家离开北平，贾克文恋恋不舍，表示他日如果钱穆回到北平，他将继续追随。后来他还和钱穆通过一段时间书信，直到钱穆去广州后双方才失去联系。40多年后，钱穆从台湾到香港会见侄子钱伟长，才从钱伟长处得知，贾克文已经退休在家，但每年必定去钱伟长家中一次，直到老得走不动了，又命其儿子每年去钱伟长家。钱伟长受冲击被下放劳动多年，贾克文父子仍然坚持每年去探望一次。

显然，钱穆当初收留并聘请贾克文为自己帮忙，和尊

重、信任贾克文的人格，也是两回事。

### 三

在北京大学时，钱穆喜欢外出游览。有一次去游华山，一行人雇了数十辆人力车，连夜从华阴车站前往。不料才到半路，便遇到劫匪。钱穆的财物被劫掠一空，新买的一部照相机也被抢走，连他的眼镜也被摘去。其余同伴也无一幸免。眼看劫匪要走了，钱穆突然想到，自己这次是专程来游华山的，如果没有了眼镜，就无法成游，因此赶快下车急追劫匪，告诉劫匪自己戴的是近视眼镜，别人拿去不适用，请求归还。劫匪根本没有理睬，扬长而去。晚上住下后，钱穆

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眼镜，心想，劫匪戴上自己的近视眼镜后，或许会感到不适用而随手丢弃在路边，因此又唤醒同行的一个清华大学学生，陪他重新回到遇劫处寻觅，但还是没有找到那副眼镜。幸亏第二天，陕西省政府一个陪同人员送给钱穆一副眼镜，可以使用，钱穆非常欣喜，说：“这回可以一睹华山真面目了。”

遭遇劫匪，不心疼被抢的财物，念念不忘的却是眼镜。随身财物被抢，和能够顺利地游览华山胜景，这也是两回事。

（六月的雨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20~30岁你拿青春怎么用》一书）





# 中国人网购的7个真相

●王 鑫

在需求和消费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对称性。电商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很多方面，还将继续扩大其影响力。

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商消费市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人在消费品零售中每花10块钱，就有1.3元是在网上花掉的。

在可以预期的未来，这一比例还将继续增大。因此，了解今日中国消费者的网购习惯和购物决策影响因素，对大到跨国巨头，小到电商创业者，都有切实的价值。

## 真相1：非理性——三成用户会在逛电商网站时“随性下单”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奔向电商网站？从用户的反馈来看，64.8%的用户在知道自己想要买什么时，才会进电商网站。

带着并不明确的购物目标来刷电商网站的用户，占比为30.4%。这一部分用户会边刷网站边挑感兴趣的商品买。这三成用户正是电商网站经营者努力做好产品推广和兴趣推荐的核心驱动力。和早期的刚需消费相比，今日的网购，正逐渐成为部分用户网上消遣和打发时间的一种选择。

## 真相2：社交崛起——基于社交的商品推荐，比传统广告更能打动用户

社交网络对传统网购模式并未形成颠覆性的影响，但在引发用户的购买动机方面，却优于传统广告。

购物类社交账号推荐的低折扣商品，会引发13.2%的网民产生消费冲动。社交网络中其他人推荐的商品，会引发10.7%的网民进一步了解并购买。这两条因素均高于广告引发的购物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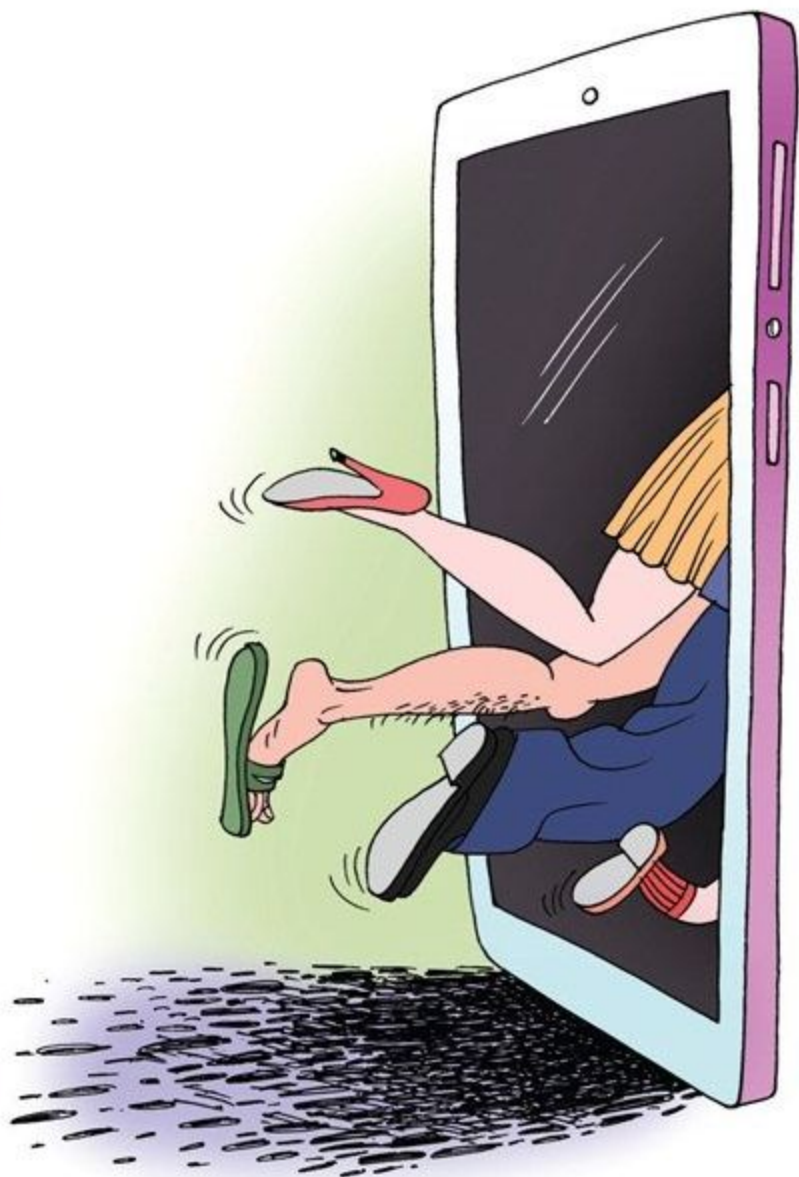
## 真相3：移动购物——冲动型消费者比理性消费者更依赖手机

“我们很少去想究竟浪费了多少生命，为了

那些其实不想要但又会去买的东西，仅仅因为它们被摆在我们面前。”

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那些冲动型的购物者贡献了自己的最大力量。由于对消费市场变化的高灵敏度，他们的偏好可能会告诉我们，到底哪些模式更易引发消费。从对比数据来看，冲动型网购用户最主要的购物场景是刷电商网站，挑感兴趣的买，这个占比为51.9%，而在理性网购者中，这个占比仅为19.6%。

手机购物的兴起对冲动型网购者的影响最大，48.1%的冲动型网购者会在玩手机时进行网购消费，而这一行为在理性网购者中的占比为10%。冲动型网购者也更多关注那些推荐商品的社交账号和社区，且易受社交网上购物达人的影响。







#### 真相 4: 众测时代——网友评测的权重远胜过网红

无论是电商网站, 还是一些垂直型购物社区里的用户评测推荐, 一旦获得大量普通网友贡献的有信息量的评价信息, 那么这些获得推荐的商品, 就要比社交网上购物达人的推荐, 更能引发用户的购买欲望。

在那些经常通过他人推荐来购买商品的用户中, 27.7%的人认可网友评测, 10.7%的人认可购物达人的推荐。这两年兴起的网红推荐模式, 在大众用户看来, 其吸引力还非常低, 占比仅有 3.6%。

#### 真相 5: 不再“难买”——用户更关注的, 是商品特色和体验

如果向用户推荐好用的商品, 那么你最不需要告诉他们的可能就是“去哪里买”。这在用户的关注中排名最靠后, 占比仅有 3.9%。

事实上, 用户最关注的三大信息是: 这个商品比同类商品有哪些优势, 这个商品的使用体验和它的价格。这对于那些想要基于电商网站导流, 来获得收益的创业者而言, 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

#### 真相 6: 明星效应——“00后”比“80后”“90后”更热衷于追星

在对比各个年龄段用户的网购特点时发现, 其实“80后”和“90后”之间的网购行为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而更为年轻的“00后”用户, 则将追星热潮延伸至网购领域。

因为喜欢的明星推荐, 而选择购买该商品, 这一行为在“00后”用户中占比为 29.5%, 但在“90后”和“80后”中的占比仅为 8.8%和 6.3%。对于那些商品目标人群为“00后”年轻用户的企业, 找到合适的明星推荐产品, 或为一个高效的方式。

#### 真相 7: 决策关键——用户不再那么关心“低价爆款”

若在社交网站中搜索以“购物”为主题的帖子, 不难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内容: “有哪些冷门却好用的东西可以网购”“说一说必须入手

的化妆品”“适合回家送父母的高品质礼物”……调查中, 23.6%的用户关注了推荐商品的社交账号或社区。在这部分人群中, 他们关注的动机核心是“节省我费心挑选商品的时间”, 占比为 40.9%, 其次是为了解一些不知道的商品, 或者是推荐的东西符合喜好。大部分人并非冲着“低价”“爆款”而来。更为关注低价的网购用户, 占比为 21.3%。

#### 新消费时代, 权威消解, 非理性崛起

一个新的消费时代正在慢慢形成, 消费行为从目的到过程都发生了变化。

价格依然是关键的因素, 但低价不再“那么重要”。随着消费渠道多元化和商品流通渠道的透明化, 商品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小, 电商的竞争门槛变得更高。

需求和消费之间的不对称性正在变大。目的明确的消费正在被“非理性随机消费”逐步替代, 崛起的消费主义与蓬勃的商品文化, 借助电商的便捷平台, 促成了消费引导的权重快速扩大。

影响人们做出网络消费决策的因素, 也在重新洗牌。社交平台与大众意见变得更加重要。明星代言对于低龄年轻人有着不可替代的效应, 但这种效应在中青年群体中快速消减。

最后, 如果你立志寻找那些可爱的“冲动型消费者”, 那么你会发现, 他们是重度的网络依赖者、手机依赖者和“网购达人”的粉丝。❀

(孙光星摘自《天津日报》2016年5月4日, 喻 梁图)

## 万能中介

今天中介给我打电话, 问: “买不买房子? 不买还会涨, 再不买这个价就买不到了!” 我说: “我已经买过了。”中介停了几秒钟, 又说: “那你的房子卖不卖? 现在房价这么高, 不卖就卖不到这个价了!” 我感觉中介也挺实在的, 就对他说: “其实我是穷人。”他沉默了几秒钟, 说: “明天我们这里开盘, 带上被子连夜来帮人排队, 一晚两百!” ❀

(馨 竹摘)





一般来讲，腿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名称，而与高矮、大小、功能都无关。腿的位置缩进来一块的为案，腿的位置顶住四角的为桌。

桌与案更重要的区别，是精神层面的区别。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在于案的等级比桌高。比如我们常说拍案惊奇、拍案而起、拍案叫绝，都是比较高等级的情绪；而拍桌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都是低等级的情绪。拍案惊奇是惊讶，拍桌子瞪眼是愤怒，二者表达的情绪不一样，这是它们的精神层面。再比如，我过去当编辑的时候，经常挑灯夜战、“伏案疾书”，是吧？如果“趴在桌子上”，恐怕不是睡着了，就是在写检查。感觉到了吗？凡是跟桌子相关的事都偏低，跟案子相关的事都偏高。

中国人把承具分得清清楚楚，这是我们的文化高于别人的精髓之处。我们平时不注意，跟“案”相关衍生出来的词语非常丰富，比如文案、方案、草案、议案。因为我们过去办公，都使用案，相对来说与桌无关。只有中国有这样的家具，形制上不一样。那么西方呢，没有这个概念，英文中就是一个“table”，没有桌与案的区别。

同样是案，也有很多形制。有一种叫作翘头案，它属于供案的形式，腿部非常夸张，过去都是在寺院或祠堂里使用，它表示对神灵、对祖宗的一种敬畏。衙门里也用供案，这里的

供案翘头非常高，非常夸张。它具有威严感，从心理上暗示你、警告你。如今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法官坐的椅子靠背都非常高，就是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如果法官搬一个小板凳坐那儿，估计犯人心里就该想怎么逃脱法律的制裁了。用家具作为文化符号传递给你，这是案子重要的本意。那么，衍生出来的词语就有“案件”，原指案子上的文件；有“审案子”，原指在案子面前审理事情，最后简称为审案子。没有人说“审桌子”。

文人设计出一种适合自己用的书案，它非常温和，也有翘头，但把夸张的感觉去掉了，翘头很小。这个小翘头干吗用呢？我们知道，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书画形式叫手卷，卷起来是一个轴，比如《江山万里图》《清明上河图》，看的时候要横向打开。过去看手卷有讲究，你不能趴在地上看，也不能搁在方桌上看，就得在这种翘头案上看。为什么呢？如果在桌子上看，手卷打开时，它的轴很容易滚到桌边，你一把没抓住，它咣当就掉下去了，很可能就被撕破了。但你在翘头案上看，轴滚到案子两头，就停住了，不会掉下去。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古人的生活非常讲究，连看画都要设计一个小小的机关。翘头的部分既可以产生视觉上的变化，又有实际的功能。

由于案子的陈设功能越来越大，它的实用功能就相对降低；相反，桌子的实用功能越来

## 桌与案

◎ 马未都







你鼓起勇气向上司提出加薪要求，你要求他给你加薪15%，可在内心深处，你觉得能加10%就已经很幸运了。让你万万想不到的是，由于你的工作表现棒极了，上司愿意给你加薪15%。你难道会暗自庆幸自己遇到了一家慷慨的公司吗？我想不会。你或许会想：刚才要是让他加25%就好了。

所以，即使对方开出的条件令自己满意，优势谈判高手也不会立刻接受，因为如果是这样，对方立刻就会想：他一定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下次我要更强势一点，争取把对方的利润压到最低。

许多年前，我曾在南加州一家房地产公司任职。一天，一位杂志推销员向我推销他们杂志的广告版面。我非常熟悉这份杂志，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决定在这份杂志上刊登广告。他提出的报价非常合理，只有2000美元。

我把价格压到了800美元。我当时想：既然我能在几分钟内把价格从2000美元压



## 优势谈判

● [美] 罗杰·道森

◎ 刘祥亚 译

到800美元，如果继续谈下去，不知道我还能压到什么价位。于是我告诉他：“看起来不错，可我必须征求管理委员会的意见，然后再给你答复。”

几天以后，我给那位推销员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情确实让我太尴尬了。你知道，我本以为我完全可以让管理委员会接受800美元的价格，可结果我发现自己很难说服他们。公司最近的预算情况让人头疼，因此他们给了一个

新的报价，可这个报价实在太低了，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电话那边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说：“他们愿意付多少钱？”

“500美元。”

“可以，我答应。”他说道。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一种被骗的感觉。虽然我已经把价格从2000美元谈到了500美元，可我仍然相信自己完全可以把价格压得更低。

这件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几年之后，我在圣迭戈举行的加利福尼亚不动产经纪人大会上做了一场演讲。

我在演讲当中提到了这件事情，可我做梦也没想到，那位推销员居然就站在后排。演讲结束后，他来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笑着说：“我终于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以前我急于达成交易，完全没想到我的这种做法会对客户产生什么影响。我以后再也不会那么着急了。”

（天堂飘雪摘自重庆出版社《优势谈判》一书，王原图）

越大，陈设功能越来越低。所以，桌与案从功能上有了区分，这是在使用中发生的区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比如过去的人家，一进屋就放着一张大条案，靠着主墙，上面摆两只掸瓶。我小时候，去我的外曾祖母家，她在北京有一个大院。我那时候很小，觉得这张案子非常高，根本看不见案子上面的大掸瓶。这就是我对案子的第一印象，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

桌子在越来越突出实用功能的时候，就跟案发生了分野。桌，最早写成卓越的“卓”，它是高出来的意思。比如卓然而立、卓尔不群，就是超出别人，高高地立在那儿。后来才把

“卓”字底下的“十”字变成了“木”字，写成现在的“桌”字。

桌与案从功能上讲，差距不是很大。比如我们有条桌就有条案，有画桌就有画案，有书桌就有书案，有炕桌就有炕案。但有饭桌，却没有饭案。因为吃饭这件事虽然在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从精神层面上讲并不重要。过去古人从文化上还比较鄙视吃，觉得天天去谈吃，层次太低了，得谈点儿文化，谈点儿梅花、竹子，才比较雅。所以，吃饭我们就在桌子上完成。

（余娟摘自中华书局《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一书，王青图）





## 毕业歌

◎肖复兴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大院里陆陆续续搬进好多新住户。好多是从农村来的，都是些出身贫寒的人家。租住的房子，是大院里破旧或废弃的房子改建的，房租仨瓜俩枣，没有多少钱。那时候，我们大院的房东心眼儿不错，可怜这些人，旁人一介绍，就让住进来了。

就在那时候，玉石和他的爸爸妈妈住进我们大院。他们的房子是以前的厕所改建的，我们什么时候到他家去，地上总是潮乎乎的，总觉得有股臭味儿。但是，玉石觉得这里比他们家以前在农村住的好多了，关键是，离学校近，这让他最开心。他对我说过，在村里上学，每天得跑十几里的山路。

搬进来那一年，玉石读小学六年级，来年就要读中

学了。这是他家决心从农村搬进北京城的一个主要原因。不然的话，玉石读中学就要到县城去，那就更远了。玉石学习成绩好，他爸爸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玉石读中学，然后上大学。那时候，上大学对于我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但和玉石在一起，天天听他念叨，上大学便也成为我特别向往的一件事情。

玉石的爸爸在村里是泥瓦匠，有手艺，因此到了北京，很快就在建筑工地找到了活儿。房子虽然是厕所改的，但是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我们大院里好多街坊，都像房东家一样关心玉石家，不仅因为玉石的父母待人和气，关键是大家心疼玉石。玉石学习确实棒，小学毕业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汇文中学。家家都拿玉石做榜样，督促自己孩子好好学习。我爸爸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几乎天天对我说：“你瞧瞧人家玉石是怎么学的，你得向玉石一样，也得考上汇文！”

三年后，我也考上了汇文中学，玉石又考上了汇文的高中。那时候，全院开始以我们两人为骄傲。那是1960年的秋天，饥饿蔓延，家家吃不饱肚子。冬天到来的时候，玉石的爸爸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当场没了气。事后，从玉石妈妈的哭诉中，人们才知道，玉石的爸爸是把粮食省下来让玉石吃，自己只吃豆腐渣和野菜包的棒子面团子，天天在脚手架上干力气活，肚里发空，头重脚轻，一头栽了下去。

玉石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走了，妈妈没有工作，他不想再上学了，想去工地接他爸爸的班。工地哪敢要他？他背着书包，不是去学校，而是瞒着他妈妈，天天去别的地方找活儿。一天，我们学校的老师找到他家里来了——是他的班主任丁老师，一个高个子教物理的老师。玉石没在家，还在外面跑呢。丁老师对玉石妈妈说：“玉石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是读书的材料，这么下去，就





可惜了。您要劝劝他，学校也会尽力帮助的。咱们双管齐下好吗？”

玉石妈妈没听懂“双管齐下”是什么意思，等玉石回来，只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玉石说：“孩子呀，你爸爸为啥拼着命从村里到北京来？又为啥拼着命干活儿？还不就是为了让你好好上学？你这说不上学就不上学了，对得起你爸爸吗？说句不好听的，你爸爸就是为了你死的呀！”

玉石又开始上学了。有一天放学，在学校门口，我碰见了她，他显然在校门口等我半天了。他要我跟着他一起去一个地方，我虽然很敬佩他的学习，毕竟比他低三个年级，平常很少和他在一起，不知道他要我跟他去干什么。

我跟着他一直走到东便门外。那时候，蟠桃园还在，大运河也还在，顺着河沿儿，我们一直走到二闸。这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地方，这里是一片凄清的郊外。他带着我走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地上，这时候，天擦黑了，暮霭四起，工地上黑乎乎的，显得有些瘆人。他悄悄对我说：“你就在这里帮我看着，如果有人来了，你就跑，一边跑，一边招呼我！”他这么一说，我更有些害怕，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不一会儿，就看见他从工地上拉出好多钢丝，还有铜丝，见没人，他拽上我就跑，跑到收废品的摊子前，把东西卖掉。

终于有一天，我们被抓到了。虽然是废弃的工地，但因有不少建筑材料，也有人看守。玉石拉上我就跑，那人追上我们，一把揪着我们的衣领子，像拎小鸡似的把我们抓到他看守的一间板房里，打电话通知我们学校。来的老师，骑着自行车，高高的身影，大老远我们就看出来，是玉石的班主任丁老师。那人余怒未消，对丁老师气势汹汹地叫嚷道：“你们学校得好好教育这两学生，明目张胆地偷东西，太不像话了！”丁老师点着头，把我们领走，他推着那辆破自行车，沿着河沿儿，一路没有说话，只听见自行车嘎嘎乱响，我感到我们的脚步都有些沉重。走过东便门，走到崇文门，在东打磨厂路口，丁老师停了下来，对我们说：“快回家吧。”然后，他从衣兜里掏出了几块钱，塞进玉石的手里。玉石不要，他硬塞进玉石的兜里，转身骑上车走了。走进打磨厂，路灯亮了，我看见玉石悄悄地抹眼泪。

玉石和我再也没有去工地。学校破例给了他助学金，一直到他高中毕业。1963年，他考入地质学院后，和他妈妈一起从我们大院搬走，我就再没有见过他。“文化大革命”中，听我妈说，玉石来大院找过我一次。那时，他大学毕业，在五七干校等待分配。可惜，我正和同学外出大串联，没能见到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来找我，是找我陪他一起回学校看看丁老师。那时候，丁老师被剃成了阴阳头，正在挨批斗。

前不久，我接到一个从西宁打来的电话，对方让我猜他是谁。我猜不出来，他告诉我他是玉石。他说他后来被分配去了青海地质队，一直住在青海。他看过我写的关于柴达木的报告文学，也知道我弟弟在青海油田工作过。他说他妈妈跟着他，一直到去世。他说他退休后在学习作曲，而且出过专辑。他笑着对我说：“你觉得奇怪吧？我是学地质的，怎么改行了呢？”我说：“我是有点儿奇怪，你是跟谁学的作曲？”他说：“我是自学的。但也不能这么说，你知道我读高中的时候，教我们数学的是阎述诗老师。”我问：“你跟他学的？”我知道阎述诗老师曾经为著名的《五月的鲜花》作过曲。他笑着说：“不是，但是，我想阎老师可以既教数学又作曲，我为什么不能既学地质、搞勘探又作曲？”玉石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世界在他面前是圆融相通的。

最后，他告诉我，他学作曲，是想为丁老师作一支曲子。那个晚上，丁老师让他难忘，让他感受到世界上难得的理解和温暖。他说，这么多年，只要一想起丁老师，心里就像有音乐在涌动。

我告诉他，丁老师好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知道，所以，我想你把我的这番心思写篇文章好吗？我想借助你的文章让人们知道丁老师。过几天，我会把歌寄给你。”

我收到了玉石创作的《毕业歌》。说实在的，曲子一般，但其中一句歌词让我难忘：“毕业了那么多年，你还站在我的面前；那个懵懂的少年，那个流泪的夜晚。”

（过往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9日，李晨图）



### 亲爱的妈妈：

这二十年来，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母女感情也一直不温不火，在外人眼里我们更像是远房亲戚。每当你想向我倾诉这些年的沧桑与曲折、无奈与绝望，我总会设法转移话题，不是不想听，而是怕听了之后会轻易原谅你当年无情地抛夫弃子、离家出走的事实。

依稀记得我五岁那年的某个炎热的中午，我吵着要吃冰棍，你换好衣服说去街上给我买，结果却一去不复返。那一年，父亲为了找你，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只要听说哪里有你的消息，他就会立即带上我前往那个城市。

本以为你已经彻底地离开了我们，但后来我们每年都会收到你从外地寄回来的一笔钱。那时我们家还没有装电话，整个村只有李婶家有。你说每个月月初会打电话回来，于是每到那时间，我一放学就会直奔到李婶家询问有没有你的电话，一到放假更是几乎全天候在李婶家。电话里你从没说过你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敢问，你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好好学习，等你考上大学妈妈就回来了”。村里长辈都说你不会回来了，我每次都会哭着和他们争辩。年年拿的奖状我都会小心翼翼收好，盼望着和你相聚的那天拿给你看，幻想着你将我搂入怀中为我骄傲的场景。

我十二岁那年，因父亲生病住院开刀，我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你，希望你能够回来看看父亲，或者寄一些钱回来给他看病，而你只丢下一句话：“我不管你，我跟你父亲结婚这么多年只花过他十元钱，叫他自己想办法。”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期待你的电话了。

考上大学那年，你遵守了诺言，千里迢迢赶回来了。你一点儿也没



## 爱， 从头开始

● 野 鬼

变，还是那么美，那么优雅，只是身材更加丰腴了点，穿着华丽的裙子，化着精致的妆容，和电视里那些城市女人一样。你告诉我你的住址，让我放寒暑假去你家玩。

大一临近寒假的某个深夜，父亲出车祸去世了。你在他的灵柩前撕心裂肺地哭着，无论你是出于对父亲的感情，还是仅仅想做给村里的长辈看，我都感谢你能够以一个妻子的身份为父亲守灵，那晚我突然觉得你又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了。

大学四年每到寒暑假，我都会去看你几天。每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你都会准时打到我卡里。如果没有你这十几年的资助，或许我早就辍学了，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要懂得感恩，即使内心对你仍有怨恨。

如今，已毕业两年的我，在N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一个月前，你打电话给我说想来看看我，那一夜我彻夜未眠，各种思绪涌上心头。我提前几天把家里打扫了一遍，买了很多印象中你喜欢吃的菜。接机的那天，我们没有拥抱，更没有热泪盈眶，只是简单地嘘寒问暖，彼此都有些尴尬，心中的隔阂依然存在。你带来了许多我小时候的照片和穿过的衣服，说：“二十年





## 女人发火时，男人该怎么办

● [日] 村上春树

◎ 施小炜 译

萨默塞特·毛姆的短篇小说中，有一个骗婚惯犯的故事。这是个专门在海滨疗养地诱惑老处女，重婚达十一次之多的家伙，为此他还被送进了监狱。关于这家伙的外表，文中有详细的描写。

他完全是一个寒酸潦倒的家伙，可怎么能迷倒那么多女人呢？身为叙述者的作家百思不解，把这疑问说出口来。那家伙说道：女人的确迷恋仪表堂堂的男子，可一说到结婚，外貌之类就无所谓了。亏你还是个作家，根本就不懂女人嘛。想必是因为只娶过一个女人的缘故喽。“只见过牛头梗犬的话，怎么能算懂得狗呢？”

我也只娶过一个女人，算是个“只见过牛头梗犬”的蒙昧无知的人，却也脸皮颇厚，对广大女性有自己的一家之言。那就是“女人并不是有事想发火才发火，而是有时想发火才发火”。

男人发火时，来龙去脉基本都很清楚。然而据我所见，女人多数情况下却不是这样。平日里也没怎么见她横眉立目，反倒是得过且过的事



情，不凑巧赶上了发火期，她就会发火，而且是大发雷霆，就是俗语所说的“踩上地雷了”。

刚结婚那阵子，我根本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三番五次地经历种种折腾，我渐渐明白了个中缘由：“呵呵，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对方大为光火时，我只能严防死守，老老实实地充当沙袋。面对自然灾害，正面迎战是不会有胜算的。我就像一个聪明的水手，只管缩紧脑袋，心中想些不相干的事情，等待那蛮横的台风过去。风停后，再慢慢地抬起脑袋，小心观察周围的情况。断定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再回归自己平时的节奏，哼着小曲儿，该干啥还干啥。可过上一段时间，头顶上又阴云密布了：咦，情况不妙啊……

假如有人单刀直入，问道“这样周而复始，人生是否有所进步”，那可就叫人尴尬喽。

但不管怎样，我通过“牛头梗犬”学到了这种实用的智慧，才得以维持大致相安无事的共同生活。

（张秋伟摘自南海出版公司《爱吃沙拉的狮子》一书，小黑孩图）

了都没舍得丢！”那一刻，我很想彻底地原谅你，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努力控制，只是淡淡说了句：“留着有意义吗？”你低头沉默不语。

在我们同住的这半个月里，你每天都会为我们做很多拿手好菜，家里也被你打扫得干净整洁，我突然觉得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有天下雨，我提前下班回来，远远看见你打着伞站在小区门口，左顾右盼，直到我走到你跟前，你才看见我，赶忙解释说：“你小时候最怕打雷了，我来门口接你。”那一刻，我的泪水任由雨水肆意冲刷。

你临走前的那个晚上，我怔怔地抱着枕头来到你的房间，轻声说：“妈，今晚想和你睡。”你将我搂入怀里，轻轻地捋着我的头发，你的体香还是从前的味道，肚子也还是那么柔

软。那一夜，你带我重温了许多我小时候的趣事，以及这二十年来你在外面漂泊的辛酸。这一次我不仅没有排斥这个话题，还听得很投入，甚至破天荒地撒起娇来，让你多讲一些。也就是在那个夜晚，我们像是真正的母女了，我们之间那道隐形的墙消失了。在你即将上火车的那一刻，我紧紧抱住你，哽咽着说：“妈，谢谢你来看我，我永远爱你。”

爱一个人比恨一个人轻松、幸福多了。这二十年里，我一直带着对你的怨恨辛苦地生活着。但从今往后，我想我会很幸福。妈妈，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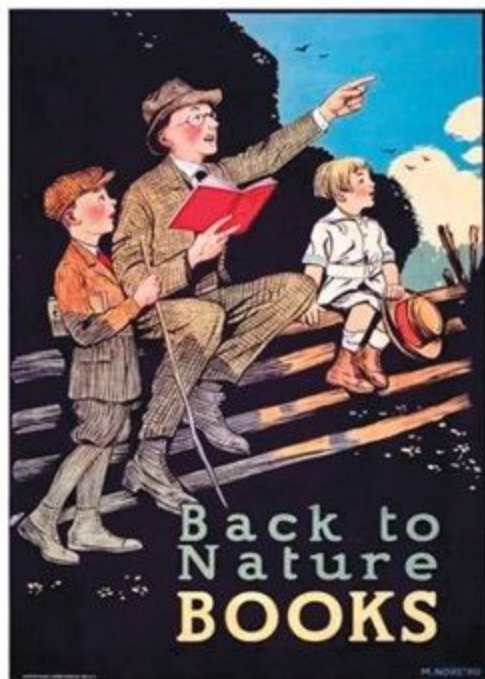
你的女儿

（高乐摘自《看天下》2016年第12期，宋德禄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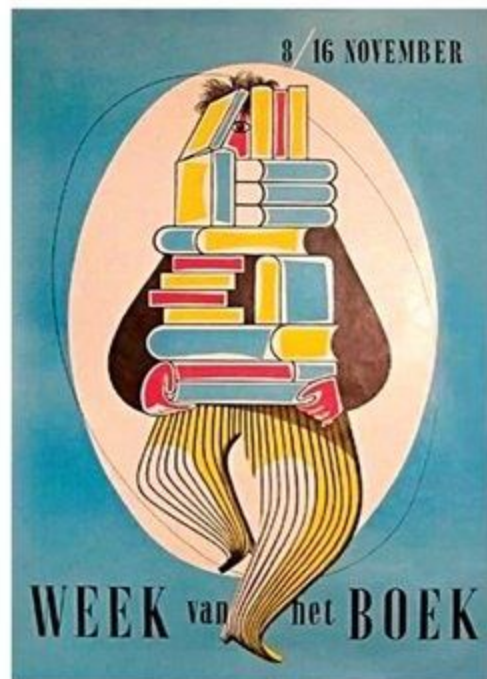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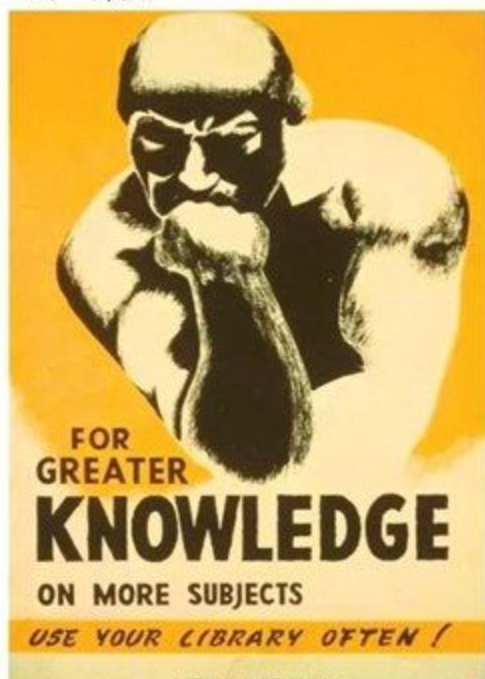
回归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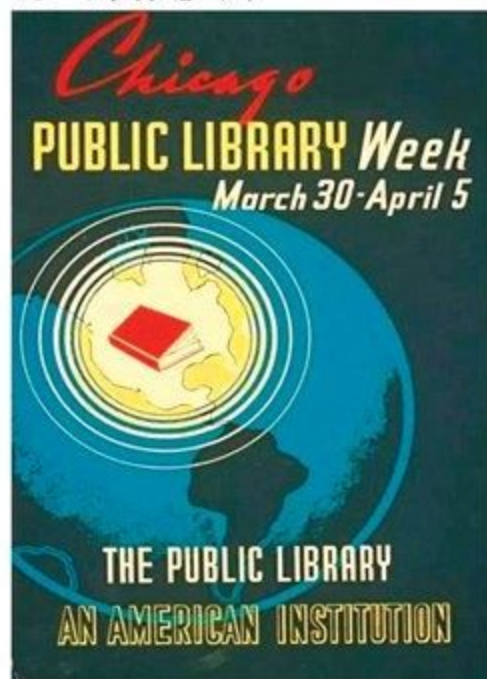
3月，读你一直想要读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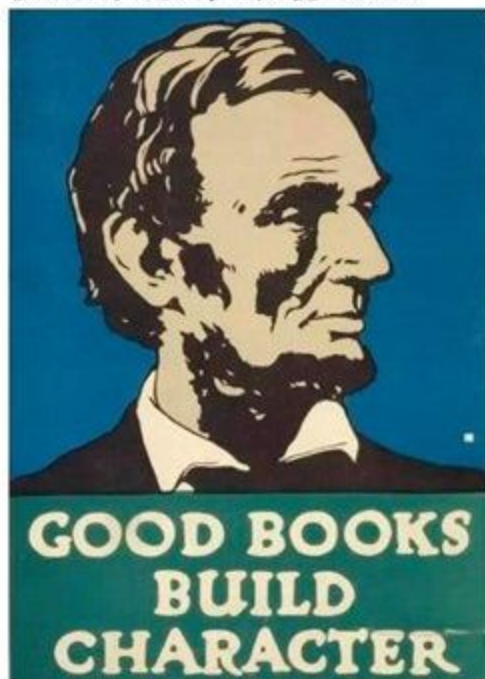
这一周读完的书



多去藏书室学到更多知识



一本书点亮整个北美



好书塑造性格



给我一本书



邮递员送来我的冬季必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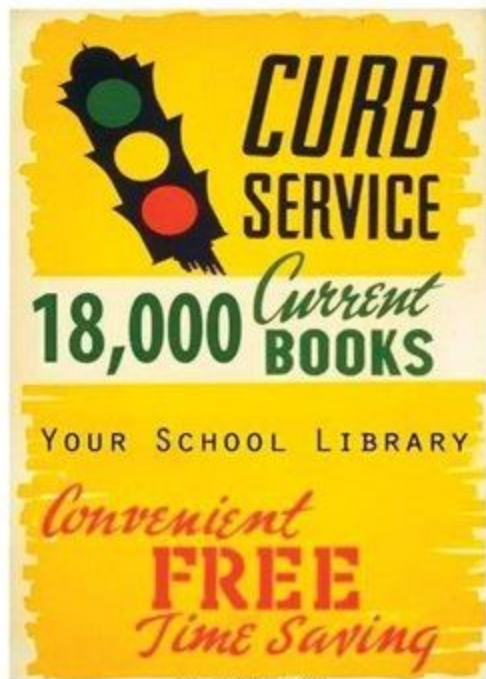




这些书太好了，怎能错过



远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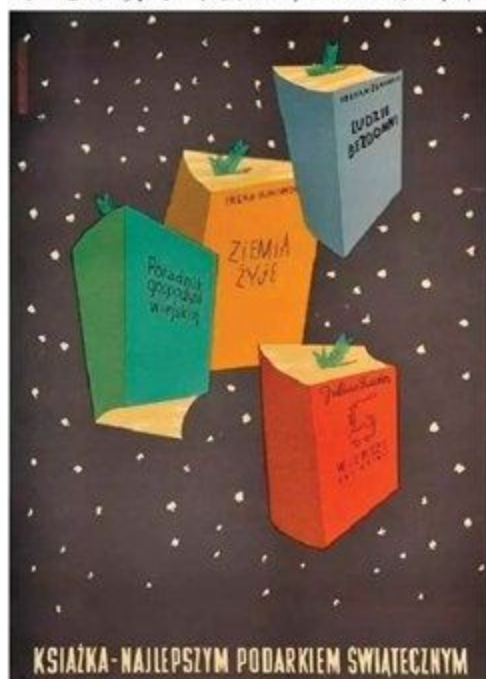


路边服务：提供新出版的图书



“我可以看一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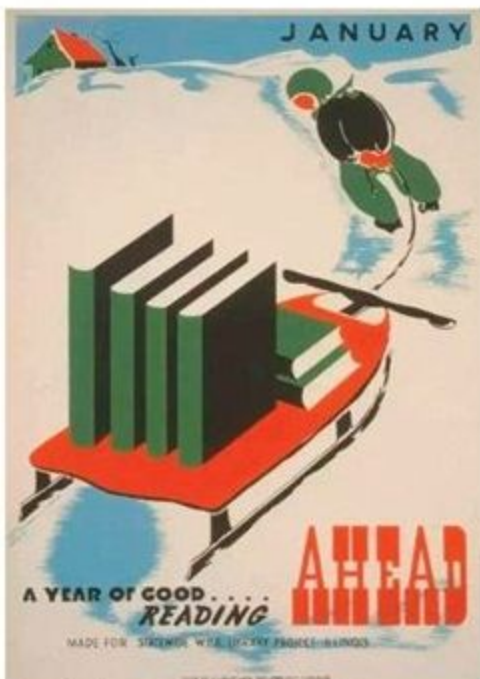
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府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WPA（公共事业振兴署）。WPA推出一系列的文化艺术规划项目，其中包括一些图书推广和鼓励读书的活动，并为这些活动设计了多种广告海报，该组图多来源于此，也有部分是来自荷兰和波兰的活动海报。



书是圣诞节最好的礼物



读书的好时节



提前选好一年要读的书



家里书更多





# 狱友记

◎〔美〕克里斯托弗·奥康纳

◎董小源 编译

“面包和水。”小时候我曾看到一部动画片，里面的囚犯都穿着黑白条纹的狱服，身上拴着铁链子在做苦工，我跑去问爸爸犯人们吃什么，这是他给我的回答。好多年了，我都以为犯人就配吃干巴巴的冷面包配白开水，谁让他们是社会的渣滓呢？他们一定都穿着巨大的外套，从来不刮胡子，一口大黄牙上还有闪闪发光的金属片，随时准备拿出巨大的棒棒糖来诱拐小孩，只要你靠近他们，立刻就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危险气息。

随着年龄渐长，我对犯人的印象有所改变，但也只是以为他们不穿大外套，而是紧身衣加刺青的装扮。

世事难料，谁能想到多年后我自己也吃上了“牢饭”。令我深感讽刺的是，自我从家里搬出去独居后，饮食就再也没有规律过，直到住进监狱，才吃上了营养均衡的饭食。我们每天都能享用盒装牛奶、动物蛋白、蔬菜和水果，遗憾的是食物总是供不应求。囚服也不是我当初想象的只有两种颜色的连体衣，而是上下装两件套。

但是给我冲击最大的还是那些狱友。起初，我对坏蛋的印象都能往他们身上套。如今，我觉得自己能客观地审视他们，因为至少在我自己眼里，我不是个坏蛋。他们确实身上有刺青，有些人还是帮派成员，光看外表都能令人不寒而栗。起初，我独来独往，一有时间就躺在床上，让自己沉浸在文学世界里，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勉强跟别人稍作互动。最终当我服刑期满要离开监

狱时，却觉得这里既舒服又清静。我的狱室就是我的家，是我社交娱乐的地方，监狱生活就是我的人生写照。虽然它占据我整个人生的时间很短，但是我在这里交了一些朋友，他们颠覆了我对囚犯的印象。

我认识的第一个囚犯叫迈克，我俩做了4个月的同室狱友。迈克42岁，从头到脚都有文身，确切地说，是从脖子到脚踝，文身无处不在。自制的监狱墨水很快开始褪色，他身上的图案也变得模糊起来，远远看去呈现发灰的鸟粪色。他头发稀疏，白色的山羊胡子留得很长。他的胳膊和腿上的肌肉都很明显，虽然活动受限，但他抓紧一切时间锻炼身体。我遇见他时，他已经在监狱住了18个月。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第一次握手时的场景。分配牢房时，我还没有走近，就听见了门响动的声音。迈克一脸警觉地站在门边上审视着我，我们对视一眼，然后默默地完成了一个很正式的握手动作。这个握手动作里面传达了很多内容：有尊敬，有警告，有依靠痛感传达的“我在看着你呢”。

后来我才知道迈克的经历：迈克的母亲怀着他的时候，就将他的父亲当场捉奸。母亲愤怒地带着迈克的哥哥和姐姐一起离开了家，她并不知道自己想把车开到哪里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加速行驶。不幸发生，车侧翻了。迈克的哥哥和姐姐当场毙命，母亲则被送到医院，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她失去了大部分的脑部功能，只







能依靠机器活命。迈克隆生时，没有像别的婴儿那样得到大家的祝福。他被父亲独自抚养长大，父亲的余生都没能从这场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迈克说自己就是父亲的影子，他们爷俩总是去医院看母亲，虽然母亲根本认不出他们是谁。迈克的故事离我的生活太过遥远，但是他说这些话时，我竟然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孩子挣扎在破碎家庭里的痛苦。

当我遇见迈克时，他正因为吸食了价值20美元的海洛因被判刑38个月。因为之前犯的罪太多，所以他之后只要有新的罪行，就会招致更为严厉的刑罚。

我对迈克了解越多，就越觉得我过去的的生活有多幸运。虽然成长背景有天壤之别，但我和迈克都是瘾君子，我们总是会谈起吸食毒品后的感觉。迈克说毒品让他忘记了生活里的所有不幸，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没有贫穷……

我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里，生来就拥有迈克渴望的一切，那么我又是怎样染上毒瘾的呢？也许是因为朋友义气，我在朋友的刺激下吸食了第一口毒品，也许是因为生活太空虚了，我已经记不清自己何时开始了第一次的尝试，只知道染上毒瘾后，再也没有理性能够左右自己的行为。一次我毒瘾发作，甚至记不清自己吸食毒品的过程，只记得给朋友打电话说我在兽医的办公室里，而下一段清醒的记忆就是自己在牢房中醒来——我竟然参加抢劫了！我怎么不知道？

不管在哪里的监狱，迈克都带着小山似的法院卷宗。他笑称自己“背负”的罪行越多，就能变得越强大。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热爱锻炼身体，他说，他想出狱以后干些体力活，多挣点钱，为父亲和自己残破的家庭做些什么。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似乎连清晨染上红光的地平线都在向他招手。他的表情感染了我，我也开始渴望监狱外的生活。只是我会忍不住想：迈克何时能等到他所期盼的那一天呢？那些厚厚的卷宗，记录着迈克过去的罪行，是他此生甩不开的负累。

同样是犯罪，我比迈克幸运得多，我们家有钱、有人脉，只要我愿意，我的人生就可以重新开始。在我第一次被捕后，我接受了地方

检察官提出的条件——6个月监禁，外加入院治疗一年。如果缓刑期间违反了相关条款，最高要被判10年监禁。那时我觉得住监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接受治疗。我逃跑了，像迈克一样，一门心思只想追求毒品带来的快感，至于后果，谁会在意呢。

但是等待我的并不是漫长的刑期，我的家人动用了更多社会资源，他们为我聘请了专家，说服法官再次审查了我的案件。最后，法官对我宽大处理，我被判刑一年，并接受一项特殊的治疗。我相信如果迈克能够得到跟我相同的司法援助，他在监狱里的日子就会短很多，他也更容易开始崭新的生活。

囚犯都是反社会的人，都是狡诈、冷酷、绝情的人吗？事实远非如此。很多人走进监狱只是因为生长的环境过于穷困，有精神疾病或者不慎染上了毒瘾。我和迈克都是苦苦跟毒瘾做斗争的可怜人，显然他因为毒品失去的东西比我多得多。每次谈到毒品，迈克都会告诫我，不要沉溺其中，否则会毁了我的前程。说这话的时候，他不是那个别人眼里的人渣，也不是那个法庭上面对14年徒刑还能笑出来的疯子，而是一个贴心的邻家老大哥。我衷心希望他能拥有更美好的人生，可是这话我却说不出口，因为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

与迈克一别已有10年，但我仍然会想起他。是他消除了我对于犯人的偏见。他的遭遇让我明白了，法律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段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再也不需要借助毒品来消除生活的空虚感，为狱友谋取权利的想法推动我不断向前。我回到学校，取得了学士学位，现在正在申请一项与辩论有关的博士生项目。激励我做个好人的正是曾经我眼里的坏蛋，我曾竭尽全力试图逃离的地方，成了我现在想要回去的地方。我亲爱的狱友们，是你们完善了我的人生观——哪怕生活已经千疮百孔，也永远不能放弃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每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我，要为你们真实的幸福而战。

（聃尘摘自《世界文化》2016年第4期，李晓林图）





# 懂得存钱

●〔日〕大塚寿 ◎吴宣劭 译

四五十岁，乃至60岁的人在回顾自己30来岁时的后悔之事时，肯定会提到金钱的话题。这个话题永远都是后悔之事清单上的前三名。存钱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等各种特征。就像松鼠储存坚果一样，我们平时应该或多或少地存一点钱，这样，在需要用钱的时候才不至于发现账户为零。而年轻的时候没有存钱，也成为许多年长人士最后悔的事情之一。

30来岁的时候，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在恋爱、结婚、搬家、生儿育女、买房等事上面。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多多少少照顾一下自己的下属，或者与上司和同事应酬等等。

40来岁时，我们要承担孩子的教育经费，可能还有房贷等。于是，开销又大笔增加了。

只要你问一个年长的人，他们总会告诉你存钱的必要性。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忽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直到上了年纪才开始后悔。

我在存钱方面主要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细水长流法”，一个是“迅速致富法”。我会将二

者结合起来实施，而不是只选择其一。

就我的性格而言，我是手头有钱就要花光的类型。所以，在Recruit人才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只要拿到工资，就立马按照职场前辈的经验，存3万日元到自己的公司账户里。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存钱的必要性。现在回头看看，这种“细水长流法”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平稳地度过30岁开始的10年时光。

不过，我30岁的时候也一直处在存钱和花钱的矛盾

中。我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的时候29岁，一直读到31岁。在这两年时间里，我花光了之前存的1000万日元。32岁的时候我决定要创业，第一笔资金就需要600万日元。为此，我先在杂志的广告部门工作，也兼做一些咨询的工作，半年内就存够了这笔钱。33岁结婚之前，我花费了大概半年时间存够了200万日元。

或许，大家觉得我能在短时间内存够所需的金额有点夸张，其实并没有这么神奇，我

只是在短时间内尽量不用钱，把钱全部存起来。我把这种光存钱的方式命名为“迅速致富法”。

如果我的年收入是600万日元的话，那我这一年的开销就严格控制在120万日元以内，这样，我还可以有480万日元的结余，这就是我迅速存钱的秘密。

这样的方式要连续5年可就不好说了。我一般间隔半年或者一年会这样操作一次。这期间，我就跟断水断粮一样，生活得挺辛苦。

我的一个经验是，在实施“迅速致富法”期间，尽量不







## 钱心跟着人心走 ●冯 仑

有一单交易，整个金额将近8亿元。对方买，我们卖。他面临决策问题，行还是不行。所以我给了个建议：可以先少给我一个亿，这一个亿先放在边上——如果我卖给他的这部分资产他买去做了房地产，每平方米达不到7000元，那这一个亿就算了，我得让他有钱赚；如果每平方米超过7000元，他就得把一个亿补给我。这样他就有了选择——如果觉得风险太大，他可以少支出一个亿；如果市场很好，也赚钱了，就再多给我一点。这么一让，马上就谈好了。

让的学问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人讲面子。面子值多少钱呢？就看你能从别人口袋里拿出多少钱了。经常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有朋友要买你的房，帮个忙，这个电话值多少钱？”我说：“你说值多少就值多少。”他说：“行啊，那你给他5个点吧。”这5个点就是他面子的价值啊！在社会上，面子意味着很多的特权，是通行证，也是一种可以从别人口袋里拿钱的资格。所以在中国研究面子，最后就是要学会在人情世故中找面子，你有面子，别人才会给你帮助。



做生意，无非是要在人情世故上让大家都舒服了。我一般采取的是“6-3-1”的办法——“6”叫情势，是社会、法律强制我们遵守的；“3”是经济利益；“1”是面子，是妥协。比如，我收购别人，一定要摆出我被别人收购的架势，明明是我很强大，但要说我很弱小，让他显得牛了，事儿一下就办成了。

一般我们都是留10%的余地来处理面子问题。

如果做交易我赚了钱，得在某种场合给对方一个好的说法，让他特别有面子。否则，在生意场上你就会变成一个刻薄寡恩的家伙。按照鲁迅说的，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总是尊重别人，把人家放到台上，你在下面，“善处下则取上”，这样你在社会中就可以比较好

地发展自己。

钱心跟着人心走。财的聚散有个“心”在里面，心和人有关，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是先研究人心和制度，然后才能反过来驾驭金钱的。

（林小冷摘自中信出版社《野蛮生长》一书，连培伟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购物。我从美国回来之后，一直努力存钱创业。就连我平时穿的西装，都是从职场前辈手里买到的二手货。

39岁的时候，我选择了买房，这还要多亏我采用的“细水长流法”。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每个月都会存钱，再加上平时发的一些奖金等，总算够付房子的首付和房贷利息了。

存钱的时候，我会非常仔

细地思考钱要花在哪些地方，我觉得这样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往往可以非常迅速地接触到一些新信息，所以，我之前还炒过股票。不过，我发现我的收入主要还是来自工资，不是什么投资等。为了学习金钱哲学，我可是没少走冤枉路。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

投资致富的方法。但仔细想，这样的投资方法有点像赌博。

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存钱的重要性，那实际上就很难存起钱来。存钱的时候，好好参考一下我的“细水长流法”和“迅速致富法”再行动吧！

（米 妙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幸福，原本触手可及：50件事让你一生不悔》一书，全景视觉供图）





●张佳玮

#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你们住几层？”右手餐桌的老先生问。

“八层。”若答。

“那你们好肯花钱啊！”左手桌的阿姨惊叫道，“八层舱不是要加钱才能买吗？”

“也不是。”我讷讷地道，“我们平时住在欧洲，订票的地方不一样吧，这里比较方便些。”

这艘游轮于2015年6月下旬从威尼斯出发，在东地中海晃荡十天，途经希腊诸岛与亚得里亚海诸城。

船分九层，旅客住舱占八层，第九层有餐厅、游泳池与水疗中心，上面就是甲板了，有户外健身场所。

“我们住四层。听说，五层以上的客舱有阳台，是吧？”惊叹腔阿姨问。她先生在旁，一脸肃穆地翻菜单。

“有。”我答。

午餐，大家都在九层的自助餐厅吃；晚餐，在三层的法式餐厅。船上给分配座位时，会着意按国籍来。这样分配也不无道理：方便给按国籍扎堆的旅客们分配侍者，同国籍的人也可以彼此解释。

我和若坐一桌，左手桌是惊叹腔阿姨和一脸肃穆先生，右手桌是一位老先生和两位老太太。一脸肃穆先生缓缓地翻遍了菜单，然后举着菜单，用中文问侍者：“为啥菜单上没中文？”侍者睁大了眼睛。

我替侍者回答了：“这是艘意大利船，这个餐厅是法式的，所以他们的菜单只有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

“我就不习惯这样。”一脸肃穆先生道，“我去美国，美国人就不这样。欧洲人最没有服务意识了，也不说给我们印中文。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我随口应了两声，一脸肃穆先生忽然将菜单朝我一戳，说：“你帮我们解释一下，这都是什么菜？”

“今天主打意大利菜。意面配松露碎、博洛尼亚牛肉汤……”

我刚读了两句，惊叹腔阿姨打断了我：“博洛尼亚牛肉汤是怎么样的？”

右手桌老先生始终侧着耳朵，听我介绍菜式，自己拿支铅笔，在菜单上勾着。等我说





完，他笑着对我说：“谢谢你啊。”

“需要帮忙吗？”我问。

他摇摇头，说：“没事，我都听到了。其实我懂一点英文的，就是有些菜名啊，说是英文，又不是英文写法，我也不好确认咯。”

一顿饭吃下来，大家彼此报过家门了。一脸肃穆先生和惊叹腔阿姨是夫妻，老先生和他的夫人、小姨子三位老人家则是一组出来的。都是在国内某网站订的票。

惊叹腔阿姨问了我若出游的价格，惊叹：“啊呀呀，你们订的比我们的便宜这么多！”

“国内旅游网站可能是加了点价，也可能因为我们住在欧洲，又是自己从巴黎飞到威尼斯的，所以……”我试图解释。

一脸肃穆先生在旁喝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欧洲真是不行，我去美国的时候……”

惊叹腔阿姨又问：“听说八层舱客房是套房啊，有甜品送的吧？有的，对吧？送几份啊？我们好不好到你们阳台去坐坐呀？”

吃甜点时，右手桌的老太太问了我一句：“你们俩去了圣托里尼岛，打算怎么玩啊？”老先生连忙道：“哎呀，人家小两口，爱怎么玩怎么玩。你不要去麻烦人家。”

若说：“去圣托里尼，倒是要注意一件事。比如你在岛西码头那里等缆车，排队久，费时间，不如到码头另坐船，绕到伊亚镇后山上去，玩过了，骑驴下来也好……”

老先生点着头，默默用铅笔记。惊叹腔阿姨凑过头来，说：“啊？什么镇啊？你好不好画个地图给我？这几个地名，用英语怎么说啊？”

次日晚饭相见时，右手桌的老先生先跟我们道谢：“谢谢你们啊，按照你们说的，省了好些时间。”

“他骑驴下来的时候，高兴得跟小孩子一样。”老太太笑说。

“我是不晓得这个岛有什么好玩的。”惊叹腔阿姨道，“也没什么东西可买。希腊人卖的东西都土得很，不洋气……这个岛又那么晒……船上又不好玩……”

“船上游泳池还挺好的，”若说，“九楼还有水疗中心。办张卡，十天都通用，不贵。”

“你们办了吗？”一脸肃穆先生审问道，“服务好不好？有没有按摩？”

“好不好你们用完了，把卡给我们用啊？反正可以无限刷的，是吧？”惊叹腔阿姨说，“我不是贪便宜啊，只是寻思，都过几天了，再买十天的卡，不合算，不合算！”

吃饭时，老先生点了我前一天点的菜。我发现了，看看他，他就笑：“我昨天就发现你点了这个，我就想，也吃吃看。”

“各人口味可能不一样的呀。”我道。他答：“我昨天看你吃得很香，就觉得一定也不错。再说，入乡随俗嘛！”

还有一天，航程就要回转威尼斯了。那天晚饭时，右手桌的老先生先到了，他点完了自己的菜，对侍者说了句“香槟”，右手比画了个“二”，又指指我们桌。

“这几天真的谢谢你们。”老先生说，“明天就要上岸了，不好意思再麻烦了。我也不晓得怎么感谢你们好。”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酒好，就听说香槟好，所以请你们喝香槟。”他那位小姨子微笑着说。

“都是小事情。”若有些不好意思。

老先生摆手，说：“但是帮了很大的忙啊。”

我和若都不好意思了，若于是跟那位老太太交换了微信号，说：“你们接下来，如果在威尼斯、罗马、巴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们说。到巴黎来，只要是7月5日之前，我们都在的，可以一起走走，巴黎我们还算熟。”

“好的，好的！”

说话间，惊叹腔阿姨和一脸肃穆先生来了。

“哎，你们舱里阳台是不是能看到很远啊？”惊叹腔阿姨问。

“还好啊。”我答。

“明天就到威尼斯啦，好不好进港的时候，让我们去你们房间阳台上拍几张照片啊？就拍几张。哦哟，你们买的真是便宜，我们这趟拍不到好照片，真的是亏了。”

“我就说嘛，”一脸肃穆先生说，“欧洲就是不行……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这个菜单，你再给我读一读，我又忘掉了。”

（心香一瓣摘自微信公众号“张佳玮写字的地方”，勾 犇图）





# “虚拟现实”其实可以很务实

●王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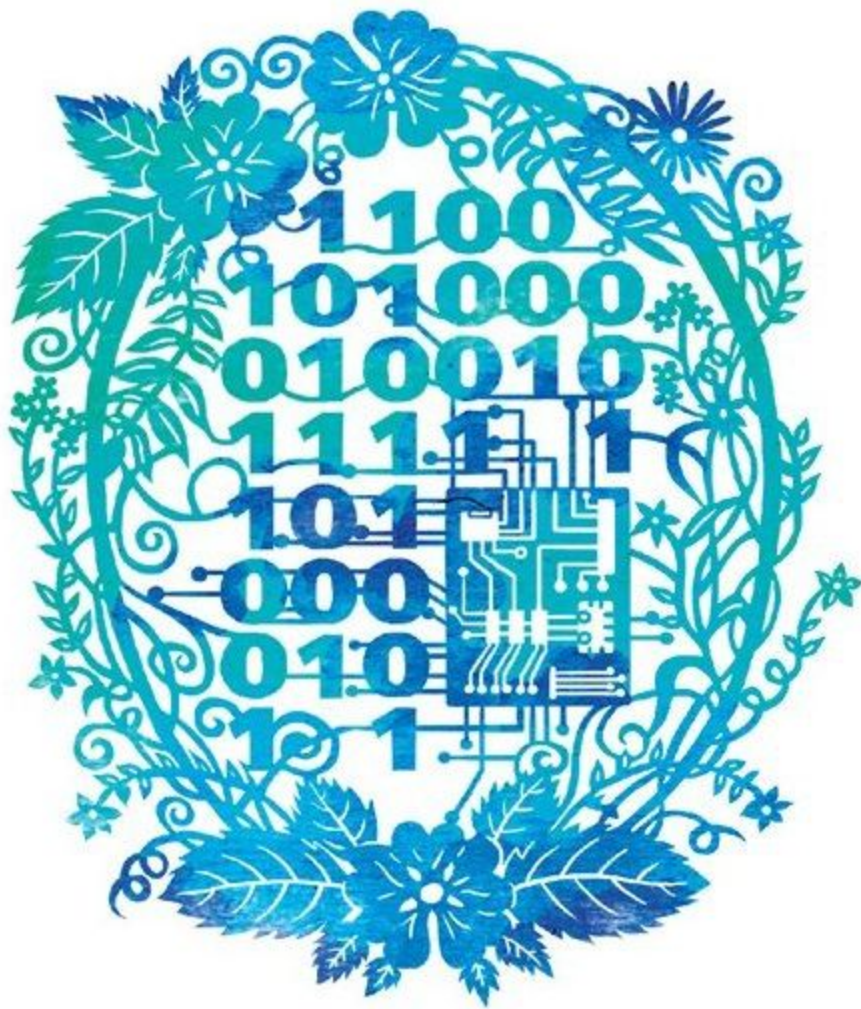
未来，会不会出现沉溺在虚拟现实中，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的一代？Facebook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宣布将虚拟现实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微软、谷歌等科技巨头纷纷投入巨资研发虚拟现实技术，整个科技行业对虚拟现实的热情像火焰般蔓延开来。在 2016 年 4 月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奥巴马和默克尔也对虚拟现实技术赞不绝口。然而，一些社会学家担忧：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人类将越来越逃避现实，活在由虚拟世界构筑的“壳”里。

这种担忧十分现实。现在，由虚拟现实技术搭建的世界将比互联网世界更加精彩、逼真，“壳”自然也更厚。在美国，随着“游戏一代”进入大学，许多问题已经浮现。21 世纪之初，我的同事 Bahill 教授调查发现，大学里多数学生不愿甚至害怕与老师面对面谈话，有问题多以电子邮件或用在论坛里提问的方式解决，令他十分担忧。

这种担忧或许是没有必要的，老一代与从小玩手机、平板电脑长大的新一代“数字原住民”之间的技术代沟与行为

差别是现实但自然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是新一代适应老一代，必须是老一代适应新一代。

虚拟现实技术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距离成熟并广泛应用，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实际上，虚拟现实是催生互联网最直接的动因之一，这一技



术的广泛应用也是互联网，特别是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必然结果。

过去的几千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未来，面对面交流这种形式仍会存在，但它的比重、角色将发生变化。虚拟现实和物理现实的交汇，将极大地提高

人的工作效率，让交流更简单，有限时间内可交流的人与事更多。通过平行控制、平行管理、平行计算，通过知识自动化、智能软件与物理机器人，各个领域被打通了，网络世界将被充分利用起来，人不可能触及的网络世界的各个角落，可以通过各种虚拟机器人到达。虚拟世界将不再是“壳”，而是信息和知识的机场、车站和港口，从一个点迅速而方便地到达其他地方。

就像蒸汽机的发明改变了农民的生活，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也将极大地改变人的生活，把社会效率带上一个新的台阶，这种变化甚至比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还要大。具体来说，虚拟现实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三大变化：

一、描述性和可视化。过去我们要理解一种理论，需要阅读

众多专著，查阅大量资料。而且，由于语言文字的特性，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理解很难达成一致。再加上，当某个专家看到某个现象并写进书里，由现实到文字这段时间，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依靠虚拟现实技术，如果要描述一个故事，就把人





## 不能忘记的书店

◎詹宏志

有着卷曲头发的白人男性店员猛地抬起头打量我，沉吟半晌，突然开口问道：“你每个月都按时收到书讯了吗？”

这真是太神奇了。我上一次来到这家书店买书时，就是这位斯文白净的年轻男店员为我结的账，也是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收到他们书店的每月书讯，我还一度担心他们不肯寄到海外呢。问题是，那个“上一次”是在六年前！

那一次，我挑的书太多了，艰难地把两大摞书满满堆在他面前。我拍拍身上的灰尘，对他说：“我可能还要挑一些。”

“慢慢来。”他吹了个口哨。

他埋头记录那些书时，我

又插话：“我需要帮忙，你们能帮我把这些书寄到台湾吗？”

他头也不抬地说：“我们收实际的邮费，再加五美元的手续费。我必须先拿到里面去称一下重量。”

“Fair play.”（公平条件）我用了推理小说迷的标准用语。

没有错，我所在的地方正是纽约市西56街128号，它是推理小说读者心目中的圣地之一——神秘书店。

这家书店由知名的推理小说出版人奥图·潘哲乐创办，是美国历史上最古老、声誉最好的推理小说书店。

书店本身是一栋正面狭窄的砖造老房子，书店中央有一座通往二楼的黑色铁铸旋转楼

梯。推理小说迷当然知道这座楼梯代表的正是美国推理小说开山女祖宗玛丽·兰哈特的经典名作——《旋转楼梯》。

店员知识丰富，几乎都是推理小说行家。在它每月发行的书讯里，每一位店员都有自己的推荐，都会写一小段评论文字，让你觉得自己仿佛和某位丹或莎莉也是老朋友似的。

上一次离开书店回到台湾，我并没有期待什么，但是店员信守诺言，每个月准时寄来几十页的书讯，精彩的内容常让我沉迷其中。

阔别多年，我忍不住又挑了一些书。柜台后面坐着六年前的那位白人男性店员，他的脸上好像没有时间走过的痕迹，六年前就像昨天一样。

（天堂飘雪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绿光往事：人生路上难忘片段》一书）

放到故事的虚拟场景中去，临场感觉将不通过语言直接进入脑海，省却很多通过语言转述、理解所消耗的时间，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

二、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现实的结合。由人工智能帮人选择，让人聚焦，使人能够预测性、实验性地进入不同的场景，这是虚拟现实未来要努力实现。

三、引导性，由牛顿时代向默顿时代升华，这一步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牛顿时代，人类需要遵循物理学定律；默顿时代，通过虚拟现实、云计算、大数据，人有能力自我实现想象中的一种目标或者场

景。引导的过程是交互的，可以把巨大的目标分成若干微小易实现的目标，并且将其封装化、组合化、可视化，让每一步做起来更加简单，不断给人选择，这就是波普尔所称的“零星社会工程”。

现在制定和实施一项社会政策，往往需要多年才能检验到实际效果。如果有虚拟现实构造的人工社会模型，政策制定后，拿虚拟人做试验，在“计算”试验中发现政策中可能出现的漏洞，推理中可能出现的局限甚至偏见，再通过虚拟现实，把逻辑上的错误和个人的私利尽可能剔除出来，加以修正。通过智能系统选择最

优化的方案，而不是拿实际的人力、资源、财政来试错。此外，还可以在虚拟和物理社会中同时实施政策，比较两者的结果，如果两者不一样，之间的差别就成为修正政策的反馈信号。

未来不单是社会政策，甚至每个人每做一件事之前都应该先虚拟化，模拟每一步有什么目标，怎样实现，这就是知识自动化的第一步。由于效率提高，节省出来的时间将被用到事前虚拟中去，不难设想，事前虚拟将减少许多社会矛盾和资源浪费。

（成诚摘自《环球时报》2016年4月28日，李旻图）



翁同龢



一笔长横是风。一笔斜点是雨。一笔卧钩是泪。

1898年7月8日这一天，整个江南山景就如同一幅黑白相间的书法作品，被“开缺”免职、遣送回乡后去祭祖的翁同龢，一路悲伤地向着这幅作品深处跌跌撞撞而去。一片墨黑的天空正下着细雨，刮着阴风。69岁的翁同龢早已脱下一品朝服，穿上一件玄色长袍，全身被阴风吹得瑟瑟发抖，雨水早已淋湿了他花白的头发。

风黑。雾白。雨清。

常熟虞山西麓，祖坟四周的垂柳飘拂着无奈，祖坟前新插的白幡飘展着悲苦，白色纸钱在四处飘飞着惆怅，焚香的青烟从土坟前升腾起忧伤。白发玄衣的翁同龢还没走到父母的坟前就痛哭流涕起来：“父母大人呀，儿子不孝，对不起你们呀！”他是一路喊着、哭着，踉踉跄跄地奔到坟前的。他流着泪在坟前供上祭品，点烛烧纸，乐手们吹起了唢呐。一曲凄凄惨惨的苏南民间悲调便从坟间传出，呜呜啦啦，凄惨动人。

翁同龢跪倒在黑白相间的水墨山景里，跪倒在撕心裂肺的绝望中。

一夜的漫天阴雨随风扫过，留下了点点愁苦；一夜的孤雁在林间盘旋，留下了沙哑的长鸣；一夜的寒霜无声地洒落，留下了一片揪心的惨痛；一夜的无边悲愁，使翁同龢白了一尺胡须。悲苦、惆怅、绝

## 一个王朝的挽幛

◎吴光辉

望，这便是翁同龢挥毫写下的《祭祖》手札的情感由来了。这恐怕也是我翻开翁同龢的《松禅老人遗墨》，就感到从那一幅幅白纸墨迹的字里行间，流泻出无限的愤懑与忧伤的原因吧。

我觉得那本在他去世后出版、现已发黄、陈旧斑驳的书

法作品集，早已不仅仅是翁同龢被削职为民、归隐山林时的艺术结晶，而是一种封建知识分子理想破灭时的情感发泄，又是一种封建王朝从兴盛走向没落时的历史笔录，更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时代挽幛。渗透纸背的不仅仅是翁同龢晚年的墨迹，而更多的是翁同龢报国无门、忧国忧民的无限惆怅。

我不知道翁同龢是不是色盲，但他肯定将他的归隐地江苏常熟虞山那原本五颜六色的景物，全都精简成黑白照片似的图像，然后用他的书法思维，将这远离县城的寂山静

水，勾勒成黑白相间的泼墨，从而写下了《黄昏犹作》《虞乡续记》《山居闭门》《春江绿涨》等一幅又一幅书法佳作。他让眼前的世界全都变作笔下和黑白与线条，又让线条和墨色在白纸上化作一种无奈与叹息；同时，他还让世间的刁钻乖滑全都变作笔下的朴拙敦厚，又让人世间的忠奸是非化作一种黑白对比强烈的独特形态。翁同龢就这样将自己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化作永恒。

我敢断言，翁同龢选择书法是他人生的一个必然。因为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他内心深处的这种非白即黑思维方式，才能得以充分地表达，而他的人生又一步一步地迫使他选择了这种表达。然而，正是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成为大清王朝的国家悲剧和翁同龢个人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翁同龢在甲午战败后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来挽救国家的危亡。他私访康有为，随后又在光绪帝面前举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百日维新”的序幕。然而，在“百日维新”的第四天，他就被以“言语狂悖，渐露跋扈”的罪名“开缺回籍”了。这恐怕便是非白即黑思维方式造成的结果了。正是这种非白即黑、非忠即奸、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认定了翁同龢这位两代帝师能一下子由忠变奸，他也就逃脱不了被削职为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下场，后来一大批维新人物也惨遭血腥镇压。

墨黑。纸白。泪浊。

他当日挥毫写下手札一幅：“伏哭毕，默省获保首领从先人于地下幸矣，又省所以靖献吾君者皆尧舜之道，无骯髒之辞，尚不致貽羞先人也。”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幅《祭祖》墨迹了，他在字里行间倾诉着一代精英忠心报国却被黜回乡的无限悲伤。

一笔长横是风。一笔斜点是雨。一笔卧钩是泪。

## 二

孤寂。黯然。神伤。

翁同龢踟蹰在残阳西斜、枯叶乱舞、哀鸿长鸣的山景中，沉思在100多年前晚清王朝的那个悲伤季节里。良久，满怀怨恨的翁同龢，缓缓地提起那支饱蘸悲愤的狼毫，渐写渐快，渐写渐浓。我在想他笔下的这幅墨迹《一笔虎》岂止是书法作品，分明就是一代文

化精英在经历“甲午”“戊戌”打击后的最后企望，分明就是一个王朝在甲午战败后垂死挣扎的时代梦想。

翁同龢一生的分水岭就是甲午战争。翁同龢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下子变成了“此去闭门空山里，只须读易更言诗”。由此，翁同龢的人生也“从白而黑，从忠而奸，从好而坏”了。



如果按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来判断，翁同龢的大半生是白的、忠的、好的，一直到69岁，突然就变成了黑的、奸的、坏的。他20岁被选为拔贡，22岁中举人，26岁中状元，从此官运亨通，一路高升，成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被皇上和太后誉为“讲授有方，入值甚勤”。他与光

绪皇帝的感情达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成为光绪皇帝最亲近的股肱大臣。他曾积极赞同开设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文馆，曾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建设，曾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曾在中法战争中积极主张抗争。在甲午战争中，他又声斥李鸿章的软弱求和，力主“以战求和”。在甲午战败后，他又积极组织 and 参与了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来探求中国富强之道，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势。也就在这时，他一下子变成了“言语狂悖”的奸党，被“开缺回籍”，原本“难舍难分”的光绪皇帝，这时居然一下子变得“上回顾无言”了。

可怕的是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表现在官场上形成的忠奸之辩。在朝野里将大臣们划分为忠臣、奸臣，在甲午战争中划分为主战派、主和派，在戊戌变法中又划分为帝党、后党，翁同龢的人生就是因为这种思维模式而兴衰起伏。当翁同龢被认定是个奸佞之臣时，他原本几十年的政绩也就被一笔勾销，结果也只有被“开缺”免职了。

因此，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武力拼搏，而且是一种体制与另一种体制之间的政治对抗，更是一种思维模式与另一种思维模式之间的文化较量。慈禧、光绪就是运用这种思维，翁同龢、李鸿章就是运用这种思维，国人同样运用这种思维。这样，甲午战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翁同龢被开缺罢官



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正因如此，翁同龢选择书法作为他人生的最后寄托，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思维模式，才能得到充分地表达与展示。

从此，翁同龢“此去闭门空山里，只须读易更言诗”；从此，大清国少了一位权臣，却多了一位书法大家；从此，他日临汉碑，勤摹图画，他的书法日渐老辣，臻于化境，成为《清史稿·翁同龢传》所言“自成一派，尤为世所宗”，他成为《清稗类钞》谓之“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之书法宗师。

苦雨。草堂。枯灯。孤居山野，了此残生，唯有书法相随。

### 三

一捺侧锋是风。一横中锋是雨。一点回锋是泪。

1904年7月4日夜，江南山林，溽热烦闷，一片墨黑，唯有一盏枯灯随风摇曳，似翁同龢即将飘逝的生命。

弥留之际的翁同龢已经不

能提笔，枯槁瘦弱，满脸愁苦，气若游丝。他自知大限已到，便断断续续地口占《绝别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他气喘吁吁地说完最后一句，就再也克制不住，两行老泪纵横而下。经历一阵痛苦痉挛之后，他又以



《论语》集句给自己撰了一副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他睁着泪眼看着自己给自己撰写的挽幛，让人代笔高悬于堂前，白纸黑字，黑白分明，他这才仰天长叹一声，闭上了双眼，饮恨长逝。就这样，一代爱国老臣抱着无尽的幽怨和孤愤，从此长

眠于江南虞山尚湖之间，长眠在大清国岌岌可危的命运里。

其实，他是在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殉情。他岂止是死在了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里，他还死在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想里，死在了垂死挣扎的封建专制体制里。

一笔长横写清苦。一笔斜点书悲伤。一笔卧钩画凄凉。

翁同龢就这样带着满腹怨恨离开了人世，也给后人留下了是非成败、功过忠奸的无数话题。他那绝笔的挽幛高悬在山间草堂里，也高悬在晚清王朝的天幕上。

然而，他给后人留下了《松禅老人遗墨》，也给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一座艺术高峰，更给晚清王朝走向最后灭亡写下了一个时代的挽幛。

一路纸钱飘飞，就是遣散他飘逸超脱的艺术灵魂。一路唢呐长鸣，就是高扬他质朴拙涩的书家境界。一路挽幛翻舞，就是高悬他悲怆厚重的爱国思想。

（晓荷摘自《北京文学》2016年第3期，本刊有删节）

## 鸟窝

◎戴文采

麻灯上原来有个旧鸟窝，我写过它。红胸知更鸟回来过两季，衔来软松针和荻花。铁铸灯罩有四个飞檐翘角，刚好托住了窝。后来它们不知从哪儿衔来几团废毛线，用口水糊出了齐整的家，总是雌鸟待在窝里。院子里有那么多树，为什么它们选择在门灯上筑窝呢？

也许是因为夜里门灯亮的

时候，橘色的灯罩像个小烘炉，在露湿的夜里，烘出一点干燥和温暖。它们在此孵蛋，孵出四只小知更鸟。小鸟生下来不久，它们搬到木兰树上，留下门灯上圈着的废毛线团，那是不朽的艺术品。来年它们还过来，仍是取那一点点干燥

和温暖孵蛋哺育孩子。

艺术模仿自然，生活先于艺术！真正的自然就是，生命都靠向温暖，在那里停留，创造爱。不觉得温暖时，爱也就消失了。它们不再来的理由，必是我太久没打亮门灯了。如果留不住爱，也许该问自己是不是个给人温暖的人。

（刘振摘自九州出版社《今日菖蒲花》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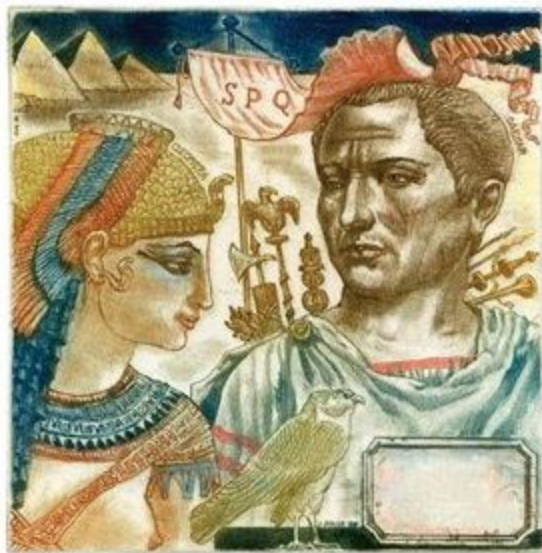
# 紫色为什么成了王室专用色

● 蕙 子

在西方，紫色与王权的联系不可谓不深远。据说，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就十分迷恋这种色彩，她曾让手下把船帆、沙发等各种物品统统染成这种颜色。公元前48年，恺撒大帝来到埃及，恺撒在迷上艳后的时候，也迷上了这种颜色，并规定紫色为罗马王室专用色。而在拜占庭帝国，紫色更是尊贵，统治者们穿紫色的长袍，签署法令时用紫色的墨水，他们甚至将宫殿修建成紫色，王室出生的孩子也被描述成“紫生”。

那么，这种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十分常见，甚至不怎么流行的颜色，怎么古人就这么喜好呢？还得从“提尔紫”说起。

“提尔紫”是古代欧洲服饰中紫色染料的来源。这种紫色可不是美术老师教我们的红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恺撒大帝  
(作者：D. Bekker)

色加蓝色就可以调制出来的，“提尔紫”需要从一种现在被称为染料骨螺的海螺身上提取。当然，这种海螺不是哪儿都有，它的主要产地集中在地中海，来自欧洲、埃及的王室要想购买这种染料，还得不远万里跑到推罗的古腓尼基城（现在的黎巴嫩一带）。

紫色染料不仅受到出产地和交易地的限制，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为了获得这种染料，染料师们需要敲开海螺的贝壳，提取能分泌紫色色素的黏液。同时，得将黏液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段时间，时间必须精确，因为晒的时间会影响色泽。从25万只染料骨螺中，只能提取约14.17克染料，刚好够染一条罗马长袍。稍微想一下就可以知道，在航海技术不怎么发达，还没有兴起人工养殖的时候，这么大量的海螺很难获得。

就算成功提取了这种紫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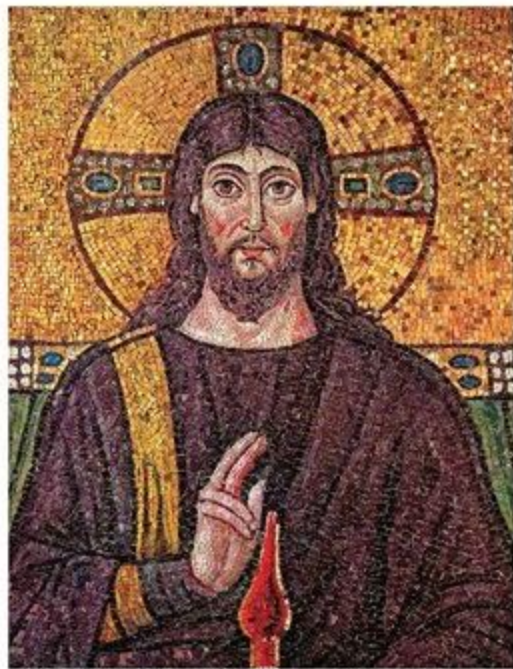
染料，还需要大量懂得利用这种紫色的古代染工。在东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这门复杂的技术就失传了。

原料十分稀少，制作工艺繁杂，紫色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众色之王”了。这种颜色的衣料更是贵得离谱，不到半公斤紫色羊毛的价格比普通人一年的收入还要高。所以它们也就成了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特供给埃及、波斯、罗马等国王室。

不过，你可别被这种色彩鲜艳又漂亮的紫色迷惑，它可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徒有其表”。据说，腐烂的染料骨螺要是与木灰一起，浸泡在尿液与水组成的混合物中，整个染料桶就会变得十分恶臭，以至于提取紫色染料的工序只能在城外进行，因为人站在旁边可能被活活熏死。不仅如此，这种紫色染成的华丽的贵族服装都会带有一股鱼类和海洋的独特腥臭味。所以，当那些王公贵族炫耀财富和美貌时，也不得不忍受这些恶臭。

幸运的是，这种残忍又令人反胃的生产过程被一位18岁的化学家拯救了。在1856年，化学家威廉·珀金合成了苯胺紫染料，取代了有异味的“皇家紫”。当第一批人工合成的紫色出现在市场上时，紫色终于走下了神坛。

（吴语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2016年第10期）



拜占庭帝国的马赛克艺术，耶稣身穿紫色长袍，头发也是紫色的



## “《读者》光明行动”(38)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2016年6月1日上午，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大楼里充满着欢歌笑语，来自甘肃省陇南市的36名弱视儿童经过45天的治疗，今天就要出院了。读者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永生来到医院看望孩子们，并带来了儿童节礼物——苹果，希望他们返乡一路平安，也祝愿每个孩子都能够平安健康，茁壮成长。带着一双明亮清晰的眼睛回家，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事了，他们稚嫩的脸蛋上满是幸福的笑容。他们争先恐后地分享着内心的喜悦，还表演了歌舞节目。（治疗信息已在新浪、腾讯官方微博@读者-光明行动公布，欢迎监督查询。）

自2013年6月“《读者》光明行动”启动至今，已整整三年。在三周年纪念暨向全国贫困家庭征集10万名弱视儿童——“圆梦光明宝宝行动”启动仪式上，一直热心公益的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金龟子（刘纯燕）和杜悦作为项目爱心大使送来祝福：“希望有更多生活

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弱视儿童得到救治机会，有更多爱心人士关注弱视宝宝，圆他们的光明之梦！”读者杂志社社长富康年说：“‘《读者》光明行动’三岁了，我们深知，凭借一己之力不可能解决中国400万贫困弱视患儿的所有问题，但‘不以善小而不为’，感恩所有关注、信任、支持‘《读者》光明行动’的朋友们，未来任重道远，《读者》与您一同前行。”

截至2016年6月19日，我们共收到善款11156443.08元。三年里，我们的足迹遍及甘肃、河北、黑龙江、四川、湖南、山东、江西、内蒙古、新疆、青海、河南、宁夏、广西、安徽、湖北、广东、贵州等17个省份的101个县（市），为37811名儿童免费检查了视力，确诊4555人患有弱视，并救治了其中来自贫困家庭的1033名弱视儿童。

守望相助，一路同行。为了孩子们明亮的眼睛和自信的笑脸，让我们携手并肩，继续努力！

200元，即可为一名贫困弱视儿童配镜矫正视力。微信“扫一扫”，帮助他们靠近光明。





**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互利共赢  
DEVELOPING ONE ROAD AND ONE BELT, AND PROMOTING WIN-WIN COOPERATION

# 第二十二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

## THE 22<sup>nd</sup> CHINA LANZHOU INVESTMENT AND TRADE FAIR

2016年7月8日-11日

# 盛大开幕

**主办单位：**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台办、全国工商联、中国侨联、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政府等。

**主题活动：**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丝绸之路经济带智库论坛、2016中国西部国际产能合作论坛暨企业对接洽谈会、中国—东盟经济技术合作兰州论坛、跨国公司西部投资项目对接会、2016中国西部创客节等。

**展馆设置：**约8万平方米，设综合馆（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展区、兄弟省市区投资合作展区、甘肃综合展区）、专业馆（装备制造、新材料及机电产品展区，特色农业及中医药、葡萄酒产业展区，清真食品及穆斯林用品展区，进口商品展区，创业创新展区）和甘肃地方特色馆（组织甘肃名优产品进行线下展销和网上营销）。

诚邀海内外各界人士、投资商、贸易商、专业采购商莅临洽会，开展经贸交流、项目合作、采购洽谈、互利发展。

联系人：甘肃省经济合作局 常辉 0931-8831085 何培智 0931-8873355  
E-mail: 2844278784@qq.com 758103756@qq.com

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办公室  
<http://www.lanzhoufair.gov.cn>

